

唐祝文周

四傑傳

續集

程瞻廬著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5243B

唐祝周四傑傳續集

第四集回目

第三三回

肆筵設席豪富延賓

立地頂天秀才應令

五五九

第三四回

唐伯虎調笑勢利人

文徵明感化衣冠賊

五七七

第三五回

桃花庵九空宿佛地

丹桂軒六如會人妖

五九五

第三六回

換題詞靈心推伯虎

工對仗秀士號公羊

六一一

第三七回

真決獄片言破詭計

喬坐衙諸美審狂徒

六二九

第三八回

輕發落便宜貪花賊

弄神通急煞小桃奴

六四五

第三九回

去匆匆留書感大德

情密密同枕療相思

六六三

第四〇回

小家奴權充風憲官

老媽子不懂蘇州話

六八一

第四一回

割雞頭止鄉女淫奔

啖蛇肉觸縣官忌諱

六九九

第四二回

楊永根控告僧女婿

祝希哲懲戒在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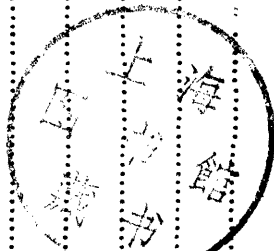
七一七

第四三回

照夜樓盛筵款貴客

獨釣圖重價索題詞

七三五



第三十三回 肆筵設席豪富延賓 立地頂天秀才應令

唐寅正待躡步入內。竊聽張雋英的談論。「欲知心上事。但聽口中言。」無論貞淫邪正。都可在言語之間。無形流露。自古道。「言爲心聲。」這是顛撲不破的道理。誰知恰才動步。已被友人喚住。這是熟友的聲音。他在回頭以前。便知道。這是文徵明的聲音。於是轉身相迎。把文徵明迎入書房以內。他們都是熟友。彼此往來。不須通報。所以文徵明來訪唐寅。可以直闖書房。比及坐定以後。自有書僮送茶。不須細表。唐寅道。衡山。你怎麼知道我業已回家。前來相訪。徵明道。今早我們的文祥小廝上街去買東西。遇見了你們的唐壽。才知道足下沒有去遊金焦二山。因此特來相訪。子畏。你怎麼回來得這般匆匆。唐寅便把不遊金焦的原因說了一遍。文徵明道。這倒不能怪你的。我在先只道你弟兄誼薄。兒女情深。捨不得同夢之人。因此把同胞之人撇下了。你既已回來。今天卻有一處宴會。和你同去一赴。唐寅便問何處宴會。文徵明道。新從揚州到來。

的方和甫。在他的花步別墅中宴客。前天廣發請柬。所有蘇州的文學之士。都在邀請之列。尤其注意的便是你我二人。他曾當面託我致意。假如你已回府的話。無論如何。總要屈你去列席。唐寅道。這位方和甫。不是揚州的大鹽商麼。徵明點頭道。便是他。唐寅道。既已請我。爲什麼沒有請柬到來。站在旁邊的唐興道。大爺動身的一天。方公館裏便有請帖來的。請帖便壓在鎮紙下面。唐寅笑向徵明說道。不瞞你說。我今天起得遲了。恰才走入書房。鎮紙所壓的東西。我還沒有檢點呢。徵明道。你恰才忙些什麼。躡着脚步。宛如小孩捉盲盲一般。唐寅笑着不語。便在鎮紙下面。取出一疊東西。其中大部分是懇求書畫的信札。出門數日。積書盈寸。方和甫的梅紅請柬便夾在這盈寸信件之中。唐寅道。恰才回家。又有酬酢。衡山。我想去回絕他。可好。徵明道。這又何必呢。左右無事。借着宴會。和同文談談說說。也是一樁樂趣。方和甫雖是鹽商。人卻不俗。且也略通文墨。要是拒之過甚。未免不情。唐寅經徵明這般拉攏。只得允許。徵明道。

你既肯去。此其時矣。若再勾留。人家烟窗裏要出烟了。望着了烟才去赴宴。豈非笑話。唐寅這時候本已打扮齊整。無須更換衣巾。也不須書僮相隨。爲着九美都在堂上招待來賓。便吩咐書僮少停告稟娘娘。說我今天出城到花步街赴宴去了。須待傍晚回家。於是唐文二人各坐着自己的轎兒。同往闔門外花步街。花步別墅中赴宴。原來方鹽商的別墅。便在闔門外下塘花步街。別墅中大有亭臺池石之觀。取名叫做花步別墅。當時的花步別墅。便是現在的留園。不過從花步別墅變到留園。其中很有幾番滄桑之感。從花步別墅幾番變遷。傳到明代徐泰時手中。這園林便喚做東園。又經幾番變遷。傳到前清劉蓉峯手中。這園林便喚做劉園。蓉峯歿後。子孫不能保其園。賣給常州盛代。爲着劉園兩字人家叫慣了。便換了一個諧音的字。這園林便喚做留園。到了最近時代。有時把留園籍沒入官。有時又把留園發回盛氏。籍沒了兩次發還了也是兩次。究竟盛氏子孫對於這座園林。能否永久保留。尙在不可知之數咧。閑文

剪斷。且說唐文兩人到了花步別墅。名帖傳入。裏面大開正門。把兩乘轎抬到轎廳下轎。這時候賓客已來了不少。大門前轎馬紛紛。異常熱鬧。唐文二人才下了轎。早見方和甫穿着員外的服飾。白面烏鬚。出外相迎。一種周旋禮貌。十分周到。一望而知是個商界中的領袖人物。迎到花廳。這其間有不少熟人。沈啓南徐昌國楊君謙仇十洲都在其間。沈啓南就是石田老畫師。和仇十洲在那裏高談畫理。楊君謙官名循吉。曾任禮部主事。現在告老還鄉。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老先生。徐昌國官名禎卿。是一位孝廉先生。他的文才也不亞於唐祝文三人。確乎可以算得江南才子。而不可以稱爲江南的風流才子。只爲他有才子之才。而無才子之貌。更性情拘謹。不肯尋柳問花。外面人稱他徐道學。又稱他醜徐公。徐道學是形容他的拘謹。醜徐公之稱。尤其促狹。只爲古代美麗的男子。喚做城北徐公。徐禎卿也是一位徐公。也住在城北。可惜生得太醜陋了。所以他是一個不美的徐公。合該喚做醜徐公。有這兩層。他便是一個不風

流的才子了。才子二字。全仗風流襯起。才子而不風流。便不能留傳後世。使那婦孺都知。所以唐祝文周的名字。真叫做誰人不知。那個不曉。惟有這位徐昌國先生。縱使在明史文苑傳中赫赫有名。然而讀過文苑傳的究屬少數。傳到如今。人家已忘卻他的姓名了。唐寅坐定不多時。互相寒暄。不暇應接。續來的人。又是衣冠濟濟。杜頌堯也來了。陸應龍也來了。彼此見面以後。唐寅便問應龍道。怎麼足下也來赴宴。昨天在舟中。沒有聽得你說起啊。陸應龍笑道。這也是我合該有這口福。昨夜等待木排通過以後。敝舟不及進城。便停泊在一處石駁岸旁邊。這石駁岸。便是花步別墅的河埠。當夜我還沒有知曉。比及今天上岸。恰值方和甫先生在門前送客。被他看見了。便邀我到這裏來赴宴。正在立談時。紳士來得更多了。有曾任溫州通判的桑瑜。曾任布政使參政的王鼎。曾任工部員外郎的錢仁夫。以上諸公。都和唐文二人是詩酒之交。還有許多不甚相熟的人。也都濟濟一堂。好在花步別墅地方寬大。單是花廳。有四照堂。

有筆花堂。有長春草堂。有妙香精舍。其他亭臺池館。窮極精巧。更是不消說得。唐寅所坐的一席。當然和文徵明楊君謙陸應龍徐昌國諸位熟友同席。坐在下面的一位少年。面目清秀。吐屬名雋。據他自報姓名。是花步別墅的鄰居徐公美秀才。通過姓名以後。唐寅忽的好笑起來。徵明道。子畏何事好笑。唐寅道。座中有了兩位城北徐公。是以好笑耳。楊君謙道。子畏依舊狂奴故態。該打該打。陸應龍不知其中情由。便道。坐有兩位徐公。何足爲奇。既無可笑。更無什麼該打之理。徐禎卿倒也老實。便道。應龍兄。這是子畏語裏藏機。有意取笑小弟。只爲小弟貌寢。外面有醜徐公的綽號。今天同席來了一位徐公美先生。又是翩翩年少。徐公美和醜徐公又恰恰斜對而坐。美者愈形其美。醜者益現其醜。子畏兄的好笑。不過笑我們一美一醜。都是姓徐罷了。徐禎卿說這話時。態度很是鎮靜。唐寅便不好意思再去取笑他了。楊君謙道。昌國兄自認爲醜。這是昌國兄的老實處。惟有老祝。却恨人提起他的綽號。人家無意之間。提起一個

蛇字。他便要設法報復。他越怕人說。人家越是要取笑他。這叫做畏影而走於日光之中。其走也愈速。其影之相隨也愈疾。不如昌國兄這般的老實相認。人家倒不忍以醜字相呼了。陸應龍聽得說起老祝。便問枝山的近狀。徵明便把枝山赴任。立志要做一位清廉的縣官。說了一遍。應龍點頭道。賢者自不可測。正在說話時。主人方和甫很殷勤的前來敬酒。且說。可惜枝山赴任。周解元又在杭州。唐祝文周四解元。只有伯虎衡山兩先生在座。今天難得聚會。雖不能作平原十日之飲。但是卜晝以後。還須卜夜。倘蒙諸位不棄。便請在這裏權宿一宵。庶幾張燈夜飲。不減春夜宴桃李園之樂。倘蒙允許。無上榮光。在座的爲着主人情重。大半都答應了。只有二人。當場辭謝。一人是陸應龍。他另有要事。卜晝以後。不能卜夜。一人是唐寅。他昨夜回來以後。還沒有和九美暢談離情。今天赴宴。又不曾向九美說明。午宴後還須夜宴。當然不能在這裏過宿。好在主人翁悉從客便。並不十分強留。這天的筵宴。水陸雜陳。異常豐盛。當然不消

說得座中都是飽學之士。佐酒行令。妙緒環生。行了鍾馗嫁妹令。又行唐明皇遊月宮令。又行范蠡尋西施令。所謂鍾馗嫁妹令。彼此各掣一籌。內分鍾馗唐明皇小妹新婿男媒女妁六人。唐明皇遊月宮令。內分唐明皇羅公遠嫦娥楊貴妃虢國夫人秦國夫人六人。范蠡尋西施令。內分范蠡越王西施文種吳王東施六人。彼此暗中摸索。倘有錯誤。罰以巨觥。三種酒令行畢以後。旁席都已宴罷。惟有筆花堂上居中的一席。兀自餘勇可賈。主人翁方和甫也來作壁上觀。吩咐值席的僕人老五。須得絡繹不絕的添菜添酒。不許怠慢。僕人連聲唯唯。唐寅笑道。我們都是饕餮之徒。飲到這時。還沒有散席。方和甫拱了拱手道。諸位多飲一杯。兄弟的面上便多增一層光彩。說罷。滿面春風的又到別處去了。輪到楊君謙行令。楊君謙道。兄弟行的一個令。叫做頂天立地令。却含有一種猜謎的性質。我們合席六人。依了席次。彼此各說一個頂天立地令。却教坐在末席的猜這一下。猜中了。行令者飲。猜不中。猜者飲。唐寅道。這個酒令。倒也

聞所未聞。請你詳細說明。楊君謙道。這是從射覆的方法。變換而來的。行令者說一句四字成語。只說首尾兩字。卻空着中間兩個字。所空的兩個字。却指着。一種眼前的東西。須由末座者猜測。徐公美道。小子末座相陪。今天要出醜了。拚飲了五杯酒吧。楊君謙道。猜令的不難。難在行令的。我先來舉一個例。譬如席上有香茶一杯。行令者把香茶藏在成語的空圈裏面。只說一句

酒○○熟。

猜令者把面前的東西。填在空圈裏面。如能湊成一句成語。這便合了頂天立地的格式。惟有香茶二字。填入空圈。香字上頂着酒字。這是頂天。茶字下立着熟字。這是立地。把酒○○熟。填成酒香茶熟。那麼猜者獲中。而行令者受罰了。徐公美點了點頭道。這倒很有意思的。請楊老伯另換一句。以便小子猜測。大概猜不出。不免要受罰的。楊君謙道。還是讓我行令者受罰一杯。我只揀一個易猜的說說罷。於是想了一想。便道。

燈○○綠。

徐公美脫口而出的說道。小子猜的便是杯中的狀元紅。這不是紅酒二字麼。紅字頂天。酒字立地。這句成語。不是燈紅酒綠麼。楊君謙道。我本說很容易猜的。於是舉杯受飲。杯中却有飲剩的餘瀝。其次輪着文徵明說。他便卽景生情的說道。

茶○○後。

徐公美尙沒有猜。唐寅笑着說道。衡山。你說的太容易了。你說的便是君謙先生杯中的餘酒。填入圈兒。便是茶餘酒後。對麼。楊君謙道。子畏要飲酒了。你不應猜而猜。須得受罰一杯。唐寅笑道。我果然要受飲。但是老先生杯中的餘瀝。也須飲個乾淨。兩人都把酒飲了。文徵明道。我的令行過了。應龍兄來吧。陸應龍道。衡山恰才的令。被子畏猜破。須得作廢。要另換一個。文徵明道。子畏不作美。又要我多費心思了。於是想了一會子。便道。這個稍難一些。不見得一猜便

着吧。

赤○○遊。

徐公美聽了沈吟不語。他肚裏打量。先要猜做赤壁之遊。但是中間的壁之二字。不成一件面前的東西。便把眼光在席上瀏覽一周。究竟他腦筋敏捷。看到瓜子盆中的幾粒松子仁。便道。有了有了。這是松子二字。松子上頂赤字。子字下立遊字。不是湊成了赤松子遊麼。徵明點頭。飲了一杯酒道。公美兄的心思。很是敏捷。其次陸應龍說道。我說的是

百○○○日。

徐公美搖頭道。這便難了。中間的兩個字。竟沒有線索可尋。他又把眼光瀏覽了幾遍。上一個令。他在瓜子盆中覓到答題。現在的答題。他以爲不在瓜子盆中。誰料舍近就遠。周圍的東西。竟沒法可把上百下日。湊成了四字成語。後來重又看到瓜子盆中。不禁失笑道。原來仍在這瓜子盆中。便指着瓜子盆中的

幾粒花生糖道。這是花生二字。頂天立地。湊成了百花生日。陸應龍飲了一杯酒道。好心思。好心思。唐寅道。不但猜的心思好。行令的想出這上百下日兩字。也非易易。現在輪着昌國兄了。徐禎卿思索片晌道。我說

人〇〇天。

這兩個字發表以後。大家都說。很難很難。上人下天。徐先生不愧道學先生。又在那裏研究什麼人心和天理了。徐公美也覺得諸人所行的令。愈行愈難。他把席上的東西瀏覽了好幾回。誰都不能填入人天兩字的中間。這一次。他已準備受罰了。却先把徐禎卿端詳一下子。看他眼光注射在什麼東西上面。可能觸機一下子。在這上面。竟被他看出苗頭來了。他見徐禎卿的眼光。時時注射在酒壺上面。他便要從酒壺上搜出一個答案來。但是酒壺兩字。依舊不能填入人天兩字的中間。而成爲一句成語。只得再從酒壺的形式上去搜尋。竟在酒壺的花紋上面覓到了一個答案。原來酒壺的花紋上面。有一個大大的

定勝。把定勝填入人天的空圈中。便是一句人定勝天的成語。他猜破以後。同席的人。無不擊節稱賞。其次便輪到唐寅了。唐寅暗想這徐公美不但翩翩年少。而且穎悟異常。確是一個可造之才。四人的頂天立地令。都被他猜中了。我行的令。須得略難一些。看他如何答覆。於是思索片晌。便道。恰才應龍兄說的是百日。我來對這一下子。

三 更。

這個三更。比着百日更難。一時全席的人。肅靜無聲。非但徐公美在那裏搜索枯腸。而且楊循吉徐禎卿文徵明陸應龍四人。也在那裏尋思。竟想不出什麼眼前東西。可以填入三更的空圈裏面。而成爲一句成語。徐公美這時只好謹謝不敏了。正要取酒壺斟滿了一杯酒。表示受罰。值席的僕人便提壺替他篩滿了一杯。唐寅把僕人看了一眼。笑向徐公美道。你真個猜不出麼。徐公美又看出了苗頭。便道。且慢。容我細思。他從那僕人身上着想。忽的喊將起來道。老

五老五。慌得這個僕人垂着雙手。忙問少爺何事呼喚。徐公美道。我不是喚你。我是猜那酒令。便向唐寅說道。小子猜的老五。對麼。把老五填入三更的空圈裏面。不是三老五更。湊成了一句成語麼。唐寅點頭道。足下竟是一位聰明絕頂的人。說時。把酒飲了。楊君謙道。不但猜令的絕頂聰明。行令的也是絕頂聰明。鄙人對於這三更二字。也曾竭心搜索。但是只在席上搜索。却不曾想到其中的答案。不是席上的着核。而是值席的僕人。僕人名喚老五。恰才主人翁曾一呼之。在座的都會聽得。只是誰都沒有注意。子畏把人家都不注意的老五二字。做入酒令中間。公美却因僕人斟酒。而會悟到老五兩字。你們兩人真可算得靈心四映的了。所以都配說一聲絕頂聰明。同座的聽了。個個點頭贊成。又問了公美的家世。才知他是一介寒儒。年交一十八歲。他在十五歲上。便入黌門。只因一貧如洗。沒有上南京去應過鄉試。在座的聽了。都說了一番勉勵之言。不在話下。席散時候。已交未刻。應龍伯虎告辭回去。主人相送出門。瑣事

不須細表。應龍呢。當然去幹他的私事。伯虎呢。回到家中。便有余美顏來做試金石的一幕好戲。不過爲難了編書的。一枝筆難寫兩處事。今夜的好戲。卻有兩處。一處在唐解元府中。一處便在張燈夜飲的花步別墅中。可惜雙管齊下。只是一句理想之詞。實在是是不可能的。明知諸君急於要知曉唐寅回去的話。但是這裏的筵席。卜晝以後。又須卜夜。只得把花步別墅中的事。寫成了一個段落。然後再行細敘唐寅回去的情形。在章法上似乎便利一些。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此回用秦雲斷嶺法。來一文徵明而局勢又變。於是撲朔迷離之案。一變而爲行令射覆之場。此非別生枝節也。蓋續傳中偏重唐解元。而其餘三傑。尙未以特筆寫之。作者於百忙中。忽插入文衡山小傳。而且所傳之事。頗有根據。不比換空箱唱本之厚誣賢者也。

正德間吳門才子。當以唐祝文徐並傳。禎卿在明史文苑中頗有地位。何說

部中不之及。而獨取影射張夢晉之周文賓乎。此其間蓋有由焉。論才子固當以唐祝文徐並稱。論風流才子。則禎卿當在擯除之列。何也。禎卿在吳中。既無風流韻事。流傳人間。而且其貌至醜。雖欲風流。其如彼美之不愛醜徐公何。明史文苑傳中。既言禎卿貌寢。以致蹭蹬仕途。明閩秀卿所撰吳郡二科志。列禎卿於文苑。而列夢晉於狂簡中。可知小說中之四傑。當及張而不當及徐也。且二科志中。亦言禎卿貌寢。少時見憎於其父。然則本回形容之醜徐公。固非惡謔也。

有一醜徐公。又有一徐公美。斜簽相對。妍媸顯然。然美於容不如美於才。美於才不如美於心。徐公美之名美矣。容美矣。才美矣。但不知其存心果美與否耶。

花步別墅之徐公美。與丹桂軒中之余美顏。同一美其名。美其容。美其才。四美之中。只有心之美。否不可知耳。作者有意聯帶書之。讀者互觀之。思過半。

矣。

正續四傑傳中。多行令之文。妙在各有精采。不相沿襲。

苟無下一回文字。則徐公美吐屬名雋。亦唐祝文周之流亞也。嗚呼。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鍾吉

字著

女學生外傳

一名「戀史」

近一代 唯一 名言 著名 全 國 青年 同聲 讚美

四版出書 已銷十萬冊

全書四厚冊二十萬言定價三元(六折)

在皇后與校花的勃興時代。本書是個最忠實的消息記載員。本書著者鍾吉宇君(現在世界晨報主筆)的足跡。北至燕趙。南至兩粵。中至兩江。各埠著名的女學校。他沒有不執過教鞭。村的俏的俊的俊的女學生。見過多多少少。關於學生們的樂事韻聞。也聽見過多多少少。這部書就是「多多少少」裏的一部份。事蹟是異樣的事蹟。筆調是異樣的筆調。歡喜異樣的人。來看這部異樣的書。有詩為證：

情願不赴情人約 來讀這部纏綿書
 書中多少哀艷事 任爾鐵石亦覺癡

欲知東宮西宮的宮主們消息如何。且聽本書分解。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三十四回 唐伯虎調笑勢利人 文徵明感化衣冠賊

花步別墅中的夜宴。更比着日間豐盛。所有山塘一帶的名花。都已徵到。環肥燕瘦。玉軟香溫。又另是一番旖旎風光。席間的賓客。畢竟是風流的居多。絃管聲中。勾魂攝魄。不但年輕人忍俊不禁。便是白髮如銀的沈石田先生。乘着醉意。也道一句「願醉佳人錦瑟旁。」文徵明所坐的一席。依舊是恰才的幾位。不過唐寅陸應龍不在座。換了王寵吳廷舉兩人。也是和唐寅時時唱和的人。但看六如居士外集。王寵贈唐伯虎詩。有「長袖嬌紅燭。飛花灑白袍」之句。吳廷舉贈唐寅詩。有「洞庭氣岸自英英。不落燕臺第二名」之句。他們的交誼。便可見一斑了。坐席未久。每人的旁邊多坐着一名歌妓。妓女們知道這一席中。都是有名才子。都把聚頭扇請在座。諸君卽席揮毫。不拘寫幾個字在扇面上。只求得才人簽名爲榮。值席的僕人。捧着硯臺和筆墨。在旁邊伺候。這是文徵明的生涯最盛。只爲他人旣漂亮。名望又好。所有歌妓。誰都要他揮灑幾

個字。其次。徐公美的生涯也不惡。他的才名雖沒有顯著。只是年少貌美。另有魔力。「自古嫦娥愛少年。」所以妓女也擁着他書扇。其他諸人都寫着幾柄扇。惟有綽號醜徐公的徐禎卿。任憑他才堪繡虎。學擅雕龍。只爲他生的嘴臉太難看了。妓女們懂得什麼。以爲貌醜的才情也醜。竟沒有一個來央求他的法書。最後來了一個詩妓張倩倩。他是認得徐禎卿的。知道他貌醜而才豔。竟執了聚頭扇。央求他的法書。徐禎卿見諸妓都是以貌取人。惟有張倩倩請他書扇。他便認爲風塵中的知己。笑向文徵明說道。我把那天和你登洞庭山的一首詩。替他寫上了扇面罷。於是落筆颼颼。寫出他的游山之作道。

徑僻雲深石徑迂。漸從平履復崎嶇。烟沈遠景山藏屋。林逗微明日墮湖。佳境到時應就宿。肩輿停處合臨圖。莫釐絕頂君還上。得似鄰峯縹緲無。

張倩倩得詩大喜。見他一筆米字。蒼勁中姿媚躍出。渾不似他的面目可憎。至於這首七律。尤其格律深穩。望而知爲斲輪老手。張倩倩曼聲吟詠。口中吟一

句。却把鞋尖輕叩。在地板上擊節。徐禎卿好不得意。居然青樓裏面。有這聆音識曲的人。也可替自己解嘲。其他的歌妓。聽得張倩倩讀這詩扇。讀的音調鏗鏘。他們都是以耳爲目的。知道這個醜男子也是懂得做詩的。於是一窩蜂的擁到徐禎卿身旁。都要他在扇面上寫一首詩。誰知徐禎卿却和他們生了分兒。沈着臉說道。我只替張倩倩書扇。其他諸人的扇。一概不寫。我的筆墨。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列位看官。凡是沈着臉的人。都給人看一副難看的面孔。徐昌國的面孔本來難看。還加着板起面孔。難看的上面。又加着一層難看。他竟變做雙料的難看面孔了。俗語說的。一豬八戒坐在冷鋪裏。醜的沒對兒。一那時的徐禎卿。正是這個樣子。一隊鶯鶯燕燕。誰都嚇的倒躲倒躲。當然不來撈他書扇了。惟有張倩倩還坐在他的旁邊。敷衍他的面子。楊循吉笑道。昌國和粉黛無緣。只爲他不肯遷就。所以一隊歌姬。不免見而卻步。要是老祝在這裏。他見了這許多粉白黛綠。擁在身旁。他便來一把寫一把。很高興的替他

們書扇了。張倩倩笑道。楊老爺說的不錯。倩倩有幾柄摺扇。都是祝大爺寫的。他在先不肯寫。後來倩倩坐在他身旁。替他捋幾下鬚鬚。搥幾下背脊。他便很高興的連寫了三柄摺扇。可惜他現在赴任做官去了。若在這裏。倩倩又可以勸他書扇了。說時。又向四周瀏覽了一下。很奇怪的說道。怎麼唐大爺不在這裏。楊循吉道。他日間在這裏。夜間沒有來。你問他做甚。敢是要同他聯句麼。張倩倩聽了。向楊循吉丟了一個眼色。彷彿教他不要提起這句話。文徵明忙問循吉道。聯的什麼句子。循吉正要背出來。張倩倩又是接二連三的向他丟着眼色。循吉假作沈吟道。他們所聯的句子。便在口邊。只是一時想不起了。衆人知道礙着張倩倩在旁。循吉不便明言。後來張倩倩到別席上去敷衍。王寵忍俊不禁。便道。君謙兄。請你告訴我。張倩倩和子畏聯的是什麼詩句。楊循吉道。這還是三年以前的事。子畏到南京去探親。其時秦淮河畔的花叢姊妹。久慕子畏的才名。都願和他一見。這詩妓張倩倩正在金陵高張豔幟。對於子畏。尤

其十分渴慕。再三託人。要和唐才子相見。子畏允許去訪他。但是不肯約定日期。却要試試他有沒有識人的慧眼。一天。子畏更換了布衣。做一副酸丁的模樣。却在張倩倩的門前打轉。張倩倩的妝樓。恰在臨街。他晨妝才罷。正倚在欄干上。閑眺道。上行人。子畏在街上踱來踱去。嘴裏咿唔不絕。好像念書。又好像是吟詩。倩倩見他點頭。不顧着身上。衣衫粗陋。也要在妓院門前打轉。不覺好笑起來。子畏抬頭看了倩倩一眼。口中吟道。

倚欄何事笑嘻嘻。

倩倩便聯接一句道。

笑你寒儒穿布衣。

子畏又把倩倩所穿的衣服。估量了一下。又聯着兩句道。

錦繡空包驢馬骨。這人騎過那人騎。

吟罷。便匆匆的走去。再也不回轉頭來了。倩倩受了子畏的奚落。還道是什麼

無賴文人有意和他相戲。却不知他便是唐伯虎。過了一天。倩倩又託人去約子畏。務須到他的妝閣一談。以遂他的渴想。子畏笑道。我和他早已相見。且已聯過詩句了。一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一穿布衣的寒儒。不須倚欄人笑了再笑。啊。有人把這說話。傳與倩倩知曉。倩倩聽了。懊恨莫及。他恰才向我示意。不要我提起這頁書。便是自悔當時不該道一句「笑你寒儒穿布衣。」徐禎卿道。做妓女的。自然只認衣裳不認人。子畏接的兩句詩。未免謔而近虐。文徵明暗暗好笑。這是倩倩請老徐寫了一首詩。所以他幫着倩倩。說子畏的不是了。假使子畏在座。一定要和他起着爭論。王寵笑道。昌國怪着子畏。我却要怪着倩倩。爲什麼子畏不肯去訪倩倩。這是倩倩笑的不道地啊。文徵明道。怎樣才是笑的道地。王寵道。他若笑了三笑。子畏便跟着他走了。衆人聽了。一齊拊掌大笑。這夜。他們沒有行令。一者日間行過了。夜間再行。便繁複了。二者侑酒的歌妓太多了。去了幾個。又來了幾個。花蝴蝶般的川流不息。管絃咿啞。多於在座。

的言語。當然不能行令了。直到夜深。瓊筵才散。也有好幾位客人辭別出門。惟有曾經主人翁挽留的人。都在花步別墅過宿。方和甫向着文徵明再三致意。明日便要央求他繪一幅花步別墅雅集圖。所有吳中文士。都要一一請他們題跋。以供一個盛大的紀念。所有潤筆。無論若干。自當惟命是聽。徵明是一位清高人物。聽說要把金錢購他的畫。他便竭力推却。他說。和甫先生要兄弟繪一幅雅集圖。不敢違命。但是說到酬潤兩字。兄弟只好謹謝不敏了。兄弟的畫卷。並無潤格。倘以金錢相惠。便非以知己相待了。方和甫道。衡山先生。何必如此。這是小弟的一種敬意。並非不義之財。請弗以寧王的聘幣相看。列位看官。方和甫爲什麼道及寧王聘幣四個字。原來其中也有一段小小的歷史。寧王沒有失敗的時候。很想網羅人才。他既放不下唐伯虎。當然也放不下文徵明。曾經派人到文徵明家中強下聘書。還送着五百兩的聘幣。文徵明拒也不好。受也不好。要是拒却。江蘇巡按便是宸濠的私人。只怕他授意巡按。加以陷害。

要是接受。他知道寧王日後必反。自己怎肯加入叛逆的漩渦。所以他把書幣權領了。只推託着暫有家事牽絆。須得料理完畢以後。才好動身。實則他把寧王的聘書。以及聘金。一一原封不動。外面再加着包封。記着年月。以待寧王造反時。向有司衙門去繳銷。果然沒多幾個月。寧王便造反了。唐寅爲着曾往江西一走。所以在東亭鎮時。曾受一度虛驚。惟有文徵明坦然無事。他既沒有到過南昌。而且寧王的書幣。封識如新。繳往有司衙門。更見他的操守不苟。今夜方和甫提起的話。便是指着此事而言。文徵明笑道。雖然情形不同。但是兄弟並非鬻畫之人。偶替朋友作畫。從來不曾取過酬金。現在倘取了和甫先生的潤資。便是廉於前而貪於後了。這是萬萬不敢從命的。方和甫見他決意不受。益發敬仰不已。便道。既是先生清標絕俗。小弟也不敢以阿堵物相渙。今夜時候不早。請先生安處罷。於是吩咐僕人掌燈。送文二爺入房休寢。這一間客房。鋪設得特別華美精潔。豪門留客。當然與衆不同。一切器用牀榻。都是十二分

的講究。最奇怪的。方才席上所用的銀杯盤和銀壺銀碗。一一洗拭以後。羅列在桌子上面。不知是何用意思。忙問僕人。這些銀器。爲什麼忘却收拾。僕人道。這是主人恰才吩咐小人送到客房裏來的。徵明心中明白。大概方和甫見我不要潤筆。所以送我這一席銀桌面。但是金錢和銀桌面。同是酬潤的東西。我不受金錢。豈有接受銀桌面之理。送不送其權在彼。受不受其權在我。今夜由着他。明天再作道理。待到僕人替他鋪疊被褥以後。道一聲文二爺請安處吧。便卽返身出房。隨手掩上了房門。徵明爲着有些醉倦。便忘却把房門門上。上牀以後。放下了羅帳。便卽深入睡鄉。畢竟是聰明人。便在睡夢中。也是容易驚醒。猛聽得房門咿啞有聲。徵明便從睡夢中驚醒。他這時。正側身向外而睡。房中的燈火。點得很亮。五月裏天氣。牀帳用一層很薄的珍珠香羅紗。望到外面。很是清楚。其時房門只開動半扇。徵明以爲是被風吹開的。正待下牀。去把房門加門。又聽得咿啞有聲。凝睛看時。房門竟大開了。隨後走進一個男子來。只

穿着短衣。徵明大驚。正待斥問。却見那人便是兩次同席的徐公美。同席的時候。他是溫文爾雅。現在入室的模樣。却變做了賊頭狗腦。徵明暗想。這是聲張不得的。自古道「人人要臉。樹樹要皮。」一經喝破了。他的顏面何在。於是寂然無聲。只暗暗的偵探他的動作。但見他躡手躡脚的走入裏面。走一步。側着耳。似乎竊聽床上人可曾睡醒。徵明便知道他不懷着好意了。益發屏氣凝神。隔着帳幃向他注目。但見他愈走愈近了。走到牀前的一張桌子旁邊。他便把桌子上羅列的銀桌面。順手掏了兩件。便慌慌張張的返身向外邊去了。走路的時候。寂然無聲。好像不曾穿着鞋子似的。徵明暗暗的歎了一口氣。「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不料同席的一位風雅之士。到了深夜。便呈露他的偷竊行爲。他知道徐公美的房間。便在隔壁。只怕他偷了兩件。返身以後。再來幹這穿窬生涯。於是假作睡醒的模樣。下牀小便。小便完畢。假意說道。我真醉了。房門開得直洞洞。竟沒有閉上。待我來閉上了。閉上房門。又加了門。

他又自言自語道。夜半起坐。動了詩興。不免吟詩一首。聊以遣興吧。於是口占七絕一首道。

頂天立地令初行。記得翩翩年少名。絕頂聰明人共羨。如何此處不聰明。
吟罷這四句。重又返寢。少時鼻息陣陣。復入睡鄉深處。列位看官。文徵明口占的二十八字。是一種「取瑟而歌使之聞之」的意思。他以為書生作賊。說破他不好。不說破他不好。說破了呢。只怕一時無地自容。慚愧欲死。不說破呢。作賊的膽。越發要壯大了。以後遇見了他人。總有一次要破露竊案的。這不是我害了他麼。徵明因此吟詩一首。婉而多諷。不失溫柔敦厚的詩教。好使隔壁的徐公美。方寸自訟。以後再也不要幹這辱沒名教的行爲。若說隔壁這位作賊的徐公美秀才。倘使真個知道文徵明是容易驚醒的人。那麼任憑賊星高照。他總不肯冒險一行。只爲知道文徵明已有了些醉意。酒醉的人。易入睡鄉。恰才主人翁吩咐家人把銀桌面搬入客房中。這是他親眼看見的。他又不免又妬

又羨。以爲文徵明是素封之家。主人翁何必替他錦上添花。自己却是一貧如洗的人。主人翁却不肯替我雪中送炭。更兼聽得文徵明沒有門上房門。這是天賜我一個好機會。待他睡熟以後。我不妨潛入裏面。攫取他兩個酒器。便是明天發覺了失去物件。主人翁總疑惑到僕人身上。決不會疑及我堂上之賓的。徐公美想定了主意。才有這偷偷摸摸的勾當。不料文徵明並未睡着。自己的不端行爲。都被他看得明明白白。這二十八字的絕句。不惡而嚴。好教人難以領受。隔房的文徵明已睡着了。賊人心虛的徐公美。那裏睡得安穩。一時捫心自問。萬分愧悔。待要把偷來的東西。送還隔房。只是隔房已上了門門。怎能夠敲門打戶的去送還賊贓。待要到了天明。守開了房門。然後交還原物。自己又怎有面孔去和文解元相會。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偷東西容易還東西難。假如還了東西。文解元守口如瓶。不把我的醜事告人。倒也罷了。只怕還了東西。依舊留這斯文作賊的話柄。被他逢人告訴。那便益發不值得了。徐公美想到

這裏他的主見便打定了。既已斯文作賊。便要作賊到底。那有舉棋不定。偷了東西。又要去還東西的道理。好在自家門。便在貼鄰。只須起個清早。趁着文解元沒有起身。我託言到門前去眺望。悄悄地把偷得的贓。在家中藏匿了。然後大模大樣。仍到這裏來做上賓。自古道「捉賊捉贓。」我把贓物藏去了。誰都不能冤枉我做賊。於是徐公美坐待天明。才啓着房門。自有僮僕入房來伺應。徐公美道。貴管家暫緩送進臉水。我是練習吐納之術的。須在洗面以前。到外面空場上吐納了一會子。才能進來洗面進食。僮僕們聽了。毫不懷疑。況且這時候。正在清早。須得略待片刻。才能送進茶湯。便說。徐少爺儘可自便。徐公美早把偷來的銀壺銀碗。納入秀才的海青裏面。託言導納呼吸。實則一溜烟的跑回家中。把銀壺銀碗。悄悄的藏放了。家中的老娘。問他何事。他說。方利甫先生賞識他的才學。要看他的詩稿。所以歸來檢取稿件。只這幾句話。又騙信了老娘。他並不遲延。重又回到花步別墅。僕人見徐少爺回來。送臉水。送茶湯。

送點膳。忙個不了。徐公美吃過點膳。才聽得隔房的文徵明有起身的消息。他這時毫不慌張了。靜坐在房中。且聽文解元起身以後。可要提起夜間失竊的事。提及夜間失竊。可要牽涉到本人身上。他不牽涉。假作不知。他若牽涉。便請他入房搜檢。自己儘可硬朗朗的出場。和他搶白一番。但是他候了多時。却不聽得文徵明向那伺候的僮僕提及夜間有人攫物的事。徐公美正自奇怪。隔了片晌。忽聽得文徵明吩咐僕人道。昨夜貴主人放在這裏的銀桌面。內有銀壺兩把。銀碗兩隻。我很愛這般的式樣和花紋。我想帶將回去。預備仿樣製造。這四件東西。我已收拾好了。誠恐少了東西。貴主人未免見怪。我已留下了字條。可以送給貴主人察覽。再者。我今天家中尚有要事。貴主人約我繪的畫圖。須待回去以後。再來這裏開始作畫。好在來去不過一個時辰。你也不須去稟主人。免得他多此一番迎送。說罷。他竟很匆促的去了。徐公美究竟是一個聰明人。他竟聽出了文徵明的一番苦心。文徵明怕說破了失竊東西。真個要到

房中來檢查。縱使自己的贓證已藏去了。但總不免失卻了體面。所以他不說夜間被竊。只說看中了銀壺銀碗的式樣。帶將回去。預備仿造。只這幾句話。便把自己夜間作賊的事。被他輕輕的掩飾過去。這便見得文解元隱惡揚善的一種盛德。足使自己感激涕零。但徐公美又有一層懷疑。自己只偷得一壺一碗。爲什麼文徵明說要借去兩壺兩碗。難道他也要佔些利益麼。轉念一想。便自罵着徐公美確是一個糊塗賊子。竟把小人之心。來測君子之腹。文衡山是一位義不苟取的人。他能封識寧王的聘幣。一塵不染。難道垂涎這兩件銀器不成。他今天不說一壺一碗。而說兩壺兩碗。他便是借這樣子。到銀鋪子裏去照樣定打這一壺一碗。待到製成以後。才來歸還主人翁。借去的是一壺一碗。歸還的是兩壺兩碗。那麼既沒有破露我的醜行。也不損傷文衡山的清操。他不是向僕人說的。要帶將回去。預備仿造麼。爲什麼要仿造。他便是成全我徐公美。不使我身敗名裂。我遇見了這般仁至義盡的人。再不改行爲善。一

洗舊污。我徐公美便是狗彘不如了。列位看官。這一段節目。却是信而有徵的。叫做文衡山感化斯文賊。不過事分先後。書卻平行。文衡山遇見偷壺賊的一夜。唐解元却在自已家中。和那偷花賊相會。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滄浪生曰。徐昌國枉具珠璣。竟遭歌姬之白眼。甚矣羣雌之祇知皮相也。登洞庭山一詩。格律蒼老。見於昌國所編之太湖新錄。是錄所載。皆與文衡山同時紀遊之作。昌國之才實不亞於衡山。而乃厄於其貌。蹭蹬一生。良可慨已。

唐寅調侃妓女詩。見「風流逸響」說部中。妙在出之於楊君謙口中。絕不另生枝節。自是妙文。詩中「這人騎過那人騎。」措詞似傷忠厚。偶從一騎字。連帶想及某君之燕臺竹枝詞。亦以騎字挖苦妓女。蓋北方輸運。恆用騾車。行長途時。騾怕人騎。恆在地上打滾。而窰子中之娘姑。則又濃塗脂粉。藉以引誘過客。詩云。「騾子卸鞍忙打滾。女兒賣俏慣搽脂。兩般心事都堪憫。

一要人騎一怕騎。此騎字用得滑稽。大有唐解元之流風餘韻。

本回寫文徵明之封識聘書託借銀皿。其事都有來歷。清李果書文衡山軼事云。「郡有富室者慕先生名。迎至家。酒罷。留先生宿。盡以席上銀杯陳榻前。將以貽先生。先生端坐羅幃。一人突入攫二杯去。蓋坐客也。先生曰。言之其人絕交矣。詰旦留一簡與闈者。給曰。杯吾暫假去。歸而訪知某工所製。經營半月。製以償焉。」又云。「寧藩召先生不赴。而封識其書幣。見於王弇州傳。」夫衡山之清風亮節如是。奈何以彈詞中語厚誣之乎。表而出之。彷彿漁陽三搥。可以解市井彈唱之穢也。

一問二答 大眾尺牘

——本書十大特色——

- (一) 一問二答 尺牘重要，厥在作答，本不同之答信兩封，使學者作覆信時有所借鏡
- (二) 體例新式 潮流所趨，百事更新，尺牘中之文字，亟須改革，舊式信中閣下足下及福安大安等之專制用語，本書一一廢除
- (三) 文字顯達 尺牘貴能達意，不貴多言之廢話，令人厭惡，本書語句簡明，詞意通達，使學者易於記憶
- (四) 格式獨多 坊間俗本，多載普通信，書搜羅完備，舉凡簡短便條公函條陳辯駁意見書等，無不應有盡有
- (五) 範圍廣濶 本書共分四大綱，一家屬會，舉凡農工商學軍政警各界之各種信件，無不平均分配於每綱之中

(六) 取材新穎 本書雖為普通尺牘，但取重文學，琢句平正通達，使學者於學習書信外，更得文學上之進步

(七) 指教詳盡 本書卷首，附有尺牘指南應用，及指教尺牘之作法，詞意淺顯，切合實用，初學得此，猶如師承

(八) 套用極便 本書共有二百四十信式。習見之事，封封皆可套用，熟讀此書，無論何信，即可一揮而就

(九) 校對準確 本書自屬稿以至排印，經亥豕魯魚，一一校正，以免學者因誤傳誤，貽笑大方

(十) 價廉物美 本書二十萬言，裝訂兩厚冊，布紋紙封面，原價八角，特價六折，售四角八分，為全國第一部價廉物美之尺牘範本

上海四馬路
大眾書局總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代售

二冊 定價大洋八角六折

第三十五回

桃花庵九空宿佛地

丹桂軒六如會人妖

花步別墅中的斯文賊。總算被文徵明感化了。但是桃花塢唐解元府中。也有一個斯文賊。可曾被唐伯虎捉住不成。事實是同時發生的。丟下了花步別墅。回轉筆尖兒。依舊要說到昨天伯虎赴宴回來的事。陸昭容要把這個假冒張雋英的余美顏。在丈夫面前做一回試金石。偏是丈夫去赴友人的宴。不能夠立時試驗。他是一個急性的人。定下了這個計畫。最好立刻施行。以便打破這懷抱數月的疑團。叵耐丈夫遲遲不回。究竟丈夫是不是失敗在試金石之下。這時還在鏡中。他心裏打量。嘴裏便不免喃喃的念道。他得勝呢。他還是失敗。他才一喃喃。便有人劈口說道。大姊的神機妙算。一定可以打敗大爺。奏凱而回。我春桃可以預料。又有人念着彌陀道。大爺轉敗爲勝。全仗佛菩薩在空中保佑。又有七張八嘴的聲調道。大爺是穩打敗仗的了。打了敗仗以後。是要他面縛銜璧麼。是要他肉袒牽羊麼。這都不要。只要他跪在地上寫那降表。不要

把大爺委屈了。背地裏有人要捨不得他。以上的說話。不是出於一人口中。是二四五六七娘娘的逆料之詞。最後這兩句。明明嘲笑着秋香偏袒唐寅。秋香微微的一笑道。我相信大爺決不受這委屈。「真金不怕火來燒。」何況這區區的試金石。陸昭容見秋香態度自若。毫不擔驚。他忽的一個轉念道。不好不好。假使九妹悄悄的在大爺面前走漏了消息。那麼我的計畫。豈不付諸流水。於是便向衆美人說道。今天我們總得飲一杯齊心酒。無論如何。萬不能走漏一些風聲。須知征服了大爺。使他死心塌地。撇卻了這一條偷香竊玉心。這非我陸昭容一人的利益。卻是九姊妹利益均沾。除卻三妹九妹。其他諸位妹妹。都和愚姊一般心思。說時。看着九空和秋香道。你們不要潛通着消息。敗我機謀。九空道。大姊放心。我雖不願意大爺失敗。只是除卻虔誠求佛以外。決不用其他方法。向大爺潛通殷勤。大姊如不信。我今天便在桃花庵中閉門念佛。過了今天。再出庵門。大姊可以相信我麼。原來桃花庵。便是唐寅所造的小小家。

庵專供九空焚修的所在。每逢朔望。九空總在庵中住宿一天。逢到宿庵的日子。庵門落了鎖。任何人都不能闖入。今天雖不是宿庵的日子。九空要表明自己的心跡。情願在桃花庵中多宿一天。陸昭容聽了。很贊成九空的辦法。又斜睨着秋香。候他的答覆。秋香笑道。大姊不須疑惑。小妹今天跟着大姊。寸步不離。使小妹沒有和大爺單獨說話的機會。大姊總可相信我了。陸昭容點頭贊成。疑團立釋。這天。唐寅赴宴以後。又去訪了幾位友人。所以回來的時候。業已六街燈火。齊現光明。回到家裏。九美之中。獨不見了九空。問及三娘何往。陸昭容道。今夜三妹宿庵去了。唐寅道。還沒有到望日啊。陸昭容道。他在大爺失蹤的時候。曾在佛前許下誓願。若得大爺無恙歸來。他願在每月中多宿庵一次。多念佛萬遍。唐寅聽了。也便不疑。又問及這位女賓張小姐。陸昭容道。我的表妹是一個很古怪的人。他對於你。又似羨你。又似怕你。唐寅道。大娘的話。無從索解。陸昭容道。這有什麼難解。羨你者。羨你的大才如海。怕你者。怕你的色膽。

如天。他恰才在這裏時。很盼望你回來。據說他有畫件要求你的題詠。又想要和你比較一下才情。看那燕北無雙的錦繡佳人。可能比得過江南第一的風流才子。但是他又聽得你的偷香竊玉的本領。異常高強。不免慄慄惴惴。恰才好好的坐在這裏。聽得你回來。他又慌慌張張的走了。唐寅笑道。這真是庸人自擾了。今日的唐寅。非比昔日的唐寅。昔日呢。我和消渴的相如拜得兄弟。今日呢。我和坐懷不亂的魯男子。認得本家。陸昭容道。我也曾向表妹這般說起。但是他總不肯相信。說話的時候。奶媽恰抱着玉麒。走上九成堂。小孩子久不見伯父。竟把小手一指。要到唐寅懷中來。唐寅昨夜回來時。玉麒已睡了。不會見面。這番見了。忙從奶娘手中接過。抱入自己懷裏。連喚心肝。衆美人一齊好笑。都說。大爺變做娘娘腔了。唐寅把小孩逗弄了片時。玉麒也戀着他伯父。把小手勾着唐寅的頸。兩隻點漆般的小眼睛。又秀又慧。簡直和尋常孩子不同。唐寅笑道。這孩子的眼睛。很像着他的母親。將來長成以後。一定是個很機警。

的人物。羅秀英道。這位憐香三娘娘確是機警中人。非但機警。且有膽量。當年定下先入咸陽的妙策。何等靈心四映。這是我們諸姊妹自愧不如的。便是有了他的機警。也沒有他的膽量。唐寅道。這話是不錯的。玉麒麟的娘的姿色。我們九位娘子都勝過了他。惟有他的機警和膽量。似乎你們都比不上他。非但先入咸陽的妙算。他已奏着凱歌。便是到了京師。他又有一樁奇功。當時若沒有他。只怕要鬧出許多關係名節的事。羅秀英奇怪道。又是什麼事呢。唐寅道。這事說來話長。北京城中有無數名門淑女。爲着機警上面欠缺了一些。以致入了奸人的圈套。倘使他們都有這位三弟媳的機警。那奸人便無所施其伎倆了。我此番從無錫回來。和陸應龍年兄同舟。陸年兄曾告訴我一件人妖公案。這件事雖不和我相干。但是我聽了總覺有些不安於心。所以在城外經那木排阻舟。陸年兄再三留我住在舟中。說到這裏。懷裏的小孩。不耐久立。又要投到奶媽身邊。奶媽道。官官這裏來。便把玉麟抱去。又到旁的地方閑走去了。那

時諸美之中。畢竟秋香心細。聽得人妖二字。不禁芳心一動。暗想這位余妹妹。不要也是一個人妖吧。便急於盤問唐寅道。大爺。你快把這人妖公案。講給我們知曉。唐寅道。此事從頭說起。始於成化時間的桑冲一案。才講得開端兩語。丫環們前來請問大娘娘。今夜張小姐在何處晚餐。陸昭容道。他是難得到來的人。我們諸姊妹須得陪着他同餐。大爺在這裏同餐有所未便。於是笑語唐寅道。大爺對不起。請你今夜便在書房裏自斟自酌。我們要陪着這位遠客了。唐寅道。難道天天叫我一人吃飯麼。陸昭容笑道。你且放心。除了這一次。下不爲例。素來懼內的唐寅。不敢違背着闔命。勉強起立道。那麼我到書房中去了。秋香道。且慢。大爺說的桑冲一案。桑冲是誰。唐寅道。桑冲便是人妖。此事說來話長。秋香道。不管話短話長。你且講些大略。陸昭容笑道。九妹。這些不相干的事。什麼時候都可講。我們陪客要緊。休得爲着閑文野帳。怠慢了客人。又向唐寅道。大爺請到書房中去吧。你去後。我便要吩咐丫環。去到那邊旁落中請我

們表妹來晚餐。唐寅被他一催。只好離卻九成堂自回書房。踏下堂階的時候。陸昭容又喊住了大爺。他說。晚餐以後。假使我的表妹請你到丹桂軒去論今談古。你便不妨和他比較一下。唐寅猜不出大娘是什麼意思。口中諾諾連聲。心頭暗暗好笑。他想江南風流才子。未必會得輸在燕北錦繡佳人之下。大娘的比較兩個字。用得很不得當啊。堂上的秋香。恨不得跟着唐寅到書房中去。把這桑冲的人妖公案。問個詳細。但是不能。恰才在大娘面前表明自己的公正態度。今天要常在陸昭容左右。形影不離。如何可以背着陸昭容。向書房中自由行走。只好熬住着肚腸上的奇痒難搔。跟着大娘招待這位西貝表妹。余美顏。他對於余美顏本有幾分疑惑。自從聽得唐寅說起桑冲的人妖公案。衆美人大都不大注意。惟有秋香心中。彷彿余美顏便是人妖。便是桑冲。從前在華相府中聽得管家婆閑談。說什麼世上有一種不男不女的人。叫做人妖。上半月是男子身。下半月又成爲女子身。莫非就是這位余妹妹。想到這裏。小鹿

胸頭亂撞。暗想不好了。他若是人妖。現在正交上半月。他正是男子身的時期。旁的不打緊。那天在能靜樓中。和我上比玉腕。下比金蓮。而且肌膚相偎的時候。他又有一種不穩重的舉動。這真叫做「羞煞人也麼哥。」在秋香滿腹籌思的時候。衆美人已陪着余美顏在堂上晚餐。秋香雖也叨陪着末座。但只默默無言。專向着余美顏呆看。竟越看越可疑了。越覺得他是個不男不女的人物了。他雖然是個女子裝束。但多少總有些不自然的態度流露。經着秋香的慧眼觀察。竟被他看出了一個破綻。這時五月裏天氣。羅衫單薄。胸前的一對玉峯。未免總有些隱隱的疊起。但是余美顏的隱隱玉峯。似乎和初次相見時不同。初次相見時。他的玉峯。似乎聳起在胸膛的上部。怎麼今夜的玉峯高處。竟移下了寸許。似這般的上下不定。看來這兩座玉峯。是假山不是真山了。不言秋香懷疑。且說陸昭容諸人依舊和余美顏談談說說。完全沒有絲毫的疑慮。余美顏再三央求。到了席散以後。不要放他單獨和唐解元會面。諸位嫂嫂

須得暗暗的監察。只爲我是怕見男子的。陸昭容道。我已應許你了。何用多言。丹桂軒的後面有一帶走廊。繞着雕欄。可坐可倚。你若不放心。我們諸姊妹除卻三妹住庵以外。都可預先埋伏在這裏。做你的策應之師。你有什麼緊急。只須歎嗽一聲。我們便來接應。那麼你便不怕什麼了。余美顏聽了。果然膽氣一壯。不再憂慮了。少頃席散。陸昭容便依着自己的計畫。先把伏兵布置好了。然後再令小鬟去到書房中請大爺出來和張小姐談論古。一比才情。走廊裏的燈火預先熄了。八姊妹靠着欄杆而坐。都是靜默無聲。燈火雖熄。月光卻還皎潔。一帶婆娑樹影。映上了八美的羅衫。宛如畫圖中人。於是余美顏獨坐在丹桂軒中。專候唐解元到來。他也操着勝算。以爲唐解元不來則已。來到這裏。只須自己放出些狐媚手段。管教唐解元當場出醜。一定要受着衆美人的譴責。把他貶入冷宮。不許登樓入房。尋這歡樂。那麼唐解元辛苦得來的九位美人。可以排着日期。夠他受用。雖只有暫時的歡樂。但是他也不指望做那長久。

之計。只須一一真個銷魂以後。享遍了桃花塢中的閨房豔福。又可另換一個洞天福地。去尋覓他的香豔生活了。再說唐寅在書房裏面。真個自斟自酌。慢慢兒飲酒。他想。枉有了九位妻房。竟無一人相陪。未免感受着寂寞。飲到中間。忽的自己又好笑起來。他想。來了一位女賓。便要把我拒絕聚餐。此例一開。只須每天來一位女賓。我唐寅只好一輩子吃那獨桌。枉受着擁擠有九美的虛名。實際上卻是沒有陪伴。覺得又是可憐。又是可笑。張雋英。我唐寅。又是妬你。又是羨你。想到這裏。又暗暗自慰道。唐寅唐寅。你太小器了。張雋英不是男子。便由着他。和九美相親相愛。有什麼妨礙。休說今夜同席飲酒。便是席散以後。他看中了九美裏面的一美。竟爾閉上房門。同牀共枕。我唐寅也不須吃什麼醋。女人和女人要好。這叫做「惺惺惜惺惺」。便是一輩子形影不離。也不會生出什麼花樣。也不會贈給我一頂綠頭巾。代替那頂解元巾。我唐寅這般器量狹小。益發可笑了。想罷。放聲大笑。旁邊伺候的鸚哥。見大爺這般好笑。暗想。你

不要笑。苦在後頭呢。唐寅獨飲了幾杯酒。覺得沒甚趣味。便吩咐鸚哥盛飯。胡亂吃了兩碗飯。鸚哥收拾以後。又送上了熱手巾和香茗。便道。大爺請在書房裏多坐一些。大概諸位娘娘陪着張小姐還沒有散席。待到席散後。再來稟告說罷。急匆匆的去了。唐寅飲過香茗。又把各處寄來的書信。細看了一遍。其中有應當早覆的。趁着空閑。便在燈下寫了幾封覆信。但是奇怪。鸚哥竟沒有來稟告。難道他們談得起勁。這些時還沒有散席。猛又想到日間我要去窺探這位女賓。爲着文徵明來了。以致欲行又止。他們既沒有散席。我何妨去窺探一下子。自信眼力非凡。張雋英有沒有幽閑貞靜之德。錦心繡口之才。只須窺探一下。便時立見分曉。他正待躡着脚步。轉到九成堂的後面。從事窺探。誰料恰才離座。書房中早有人來。來的不是鸚哥。卻是芙蓉。見了唐寅。便道。大爺。九成堂早已席散多時了。唐寅道。怎麼鸚哥不來。芙蓉道。他跟着諸位娘娘上堂樓去了。臨走時。教我轉稟大爺。報告席散。唐寅道。那麼時候不早。我也該上堂樓

去了。芙蓉掌燈伺候。芙蓉尙沒答應。又跑來了一名雛鬟小燕。見了唐寅。便道。大爺。今天來的張小姐。現在丹桂軒中。請大爺去到那邊相見。唐寅道。這位張小姐。日間已見過了。明天再見吧。小燕道。張小姐說的。久知大爺是一位才子。他要和大爺談今論古。芙蓉也攬掇着說。大爺日間雖和他相見。但只匆匆一面。沒有談到學問。大娘娘說的。張小姐的才情。不在大爺之下。也許彼此談論起來。大爺或者比不過他。唐寅素來自負。芙蓉所說的。是大娘娘傳授他的激將之法。經這一激。唐寅便不推辭。便急於要到丹桂軒中去和這位才女會面。從書房到丹桂軒。是由外至內。並不從後面的走廊中經過。所以八美在後面一排坐着。唐寅並不知曉。他踏進了丹桂軒。余美顏款移蓮步。便在燈下相迎。櫻唇微動。喚一聲表姊夫。唐寅雖自有把握。但覺得一顆心在腔子裏有些躍躍欲動。趕緊想到三寶座前定下的誓願。這顆動盪的心。才歸寧靜。彼此相叫以後。道些客套。同時坐定。他們坐定。軒後的八位美人卻坐不定了。陸昭容首

先起立。秋香繼之。走得稍近一些。靜聽他們的談論。外面的唐寅。覺得夜間的張雋英。比日間更加着美麗。本來燈下美人。是一句顛撲不破的老話。不是美人在燈下也成了美人。何況本是美人。經着燈光照耀。更成其爲唯一無二的美人。到了這裏。才相信芙蓉在樓頭稱讚之語。果然話不虛傳。更兼余美顏在這時恃有伏兵。對於唐寅。全沒有忌憚之心。而且準備施展他的狐媚手段。竟和唐寅坐得很近。談吐的當兒。陣陣的口脂香。送到唐寅鼻邊。自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麻醉力。幾乎打破了他的三寶座前的誓願。丫環送過了香茗。便依照着大娘的指揮。盡都退出軒外。裏面靜悄悄。只有一男一女相對而坐。倘在昔日。這在唐解元絕好的獵豔機會了。現在呢。他反而不願有這機會。最好自己的九美之中。有任何一位在旁邊做那監察委員。那麼自己業已懺悔的綺情。或者不會重行衝動。現在他們都上了堂樓。這裏只有男女兩人。更兼張雋英出言吐語。渾不似日間的矜持模樣。而且說話的時候。一雙很活潑的秋波。

接二連三的向着唐寅送媚眼。每一道眼波裏面。彷彿有一個勾魂童子。攝魄仙官。唐寅暗想不妙。我這顆動盪的心。竟有些捉摸不住了。唐寅的方寸陣線。漸漸地動搖。余美顏見有隙可乘。竟從對面的坐位。坐到唐寅身旁來了。其時羊角燈臺中的兩枝紅燭上的火燄兒。一顫一顫的動個不止。正可以代表着唐寅的心絃。余美顏要麻醉唐寅。這正是相當的時機。丹桂軒後面的衆美人。輪流在那裏偷窺。都是屏氣凝神。眼睛都不敢一霎。只怕「眼睛一霎。老婆雞變做了鴨。」八美中間。秋姑竟把着幾分的憂慮。滿意大爺自有把握。必不爲美色所迷。現在倒難說了。只爲大爺談話的聲音。漸漸露出不自然的模樣。語漸輕而微微帶些顫動。自古道。「言爲心聲。」假使心不動搖。言語怎會發顫。列位看官。他們在丹桂軒中。畢竟道些什麼話。在先是很規矩的。女說。表姊夫大才。如雷灌耳。男說。惶恐。怎及妹妹才高。女說。雋英僅識之無。非得你表姊夫隨時指導不可。男說。妹妹太謙了。只可彼此互相討論。萬不敢以指導自居。女

說。既這麼說。雋英要時時鬪着你表姊夫談今論古。你不討厭麼。男說。怎說討厭。不勝欣喜之至。後面竊聽的衆美。覺得唐寅道這兩句。聲調已有些顫動了。女說。九位嫂嫂多大福份。有你這位多技多能的風流才子。做他們的指導之人。雋英很有志於研究藝術。只可惜覓不到一位知音。假使昭容表姊允許我在這裏久住的話。我便要無分晝夜的跟着你表姊夫談書談畫。你肯應許麼。男說。一定應許。只怕妹妹不肯久住舍間。女說。有你表姊夫這麼多技多能的人。雋英怎捨得離他去。除非表姊夫下着逐客之令。我的表姊夫。假使我長住在這裏。你不下逐客之令麼。唐寅道。我的妹妹。你肯久住。是我的莫大之幸。說到莫大之幸。聲音益發顫動了。後面的陸昭容湊着秋香的耳朵。輕輕說道。看來我們已勝利了。快快出去問罪吧。秋香不答。拉着大娘娘的袖。卻向裏面走。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兩部四傑傳。都以秋香爲全書之系統。譬諸經緯。秋香其經。而四

傑其緯也。正傳中描寫秋香易。續傳中描寫秋香難。正傳中之秋香爲處女時代之秋香。追舟以後。便用全力寫之。當然易於出色。續傳中之秋香爲少婦時代之秋香。一入唐府。其班在九。陸昭容又大權獨攬。秋姑娘而欲出人頭地。誠憂憂乎其難之。而作者偏能因難見巧。自余顏美登門以後。使用特筆描寫秋姑娘之機警過人處。後來居上。又安得不使八美低頭耶。此回文字。善用離合之筆。忽而接近。忽而颺開。其接近也。咫尺蓬萊。會心處正不在遠。其颺開也。風引偏舟。似隔蓬山。無路通矣。唐寅因玉麒而憶及憐香。因憐香而憶及北京之桑冲。餘孽語在口邊。一經宣露。便可恍然。此接近之筆也。開講伊始。便有丫環上前。動問張小姐何處晚餐。以致唐寅不能自竟其詞。此颺開之筆也。唐寅起立之時。偏有秋香急於要知桑冲一案。請唐寅簡單說明。此又接近之筆也。陸昭容不許唐寅細談閑文野帳。以致簡慢來賓。而唐寅遂不得不出。此又颺開之筆也。忽離忽合。可謂極行文之樂事。

第三十六回 換題詞靈心推伯虎 工對仗秀士號公羊

陸昭容是個豪爽性子。聽得唐寅說這情不自禁的話。以爲試金石已試破了。丈夫的色心未改。便要拉着秋香。同到外面去問罪。秋香怎忍教丈夫失敗。連忙拖着大娘。不到外面。而到裏面。和丹桂軒隔離得遠了。才說。大姊。你怎麼恁般性急。恰才所聽的話。不是男子挑逗女子。卻是女子勾引男子。女的既這麼說了。男的不好置諸不理。自然要有個答覆。大姊要問罪。只好去問余妹妹的罪。不能去問大爺的罪。陸昭容道。依你說。須要怎麼樣才好去問大爺的罪。秋香道。須得有了真憑實據。或在吟詩裏面。或在對仗裏面。大爺果然含有輕薄的字樣。那麼情正罪當了。我們出去問罪。大爺一定俯首無辭。陸昭容笑道。我便瞧你份上。放寬他一步。且到那邊。再去探聽一下。只怕輪到吟詩作對。大爺不見得沒有輕薄字樣吧。於是又挽着手兒。再到丹桂軒後。但見二娘娘羅秀英向着他們連連的招手。多分又發現着什麼祕密了。陸昭容欣然。秋香卻不

免悵然。重又在月光下。樹影邊。放輕蓮步。側着俏耳朵。再去探聽外面的動靜。羅秀英附着昭容的耳。悄悄說道。他們愈談愈要好了。恰才你們入內的時候。余妹妹說有小影畫幅。要請他題詞。他竟絕不猶豫。諾諾的答應了。現在正把畫幅展開。你看兩人立到一處去了。陸昭容怎敢怠慢。趁着他們並立看畫。便在軒後舒頭探腦。看丈夫能否守着三寶座前的誓言。其時兩盞羊角燈。並放在花梨木的供桌上。面一張畫幅。平攤在燈前。男女兩人都靠着這供桌而立。細觀這畫筆。女的說。雋英的肖像。經着多少畫師描寫。沒有一幅愜意。惟有這幅。是一位京師的名畫家所繪。看來差強人意。男的說。畫筆雖不苟。但描寫玉容。未必傳神。阿堵。待過一天。我來替妹妹重繪一幅。一定可以惟妙惟肖。女的道。那麼感激不盡了。陸昭容扯了扯秋香的衣角。輕輕說道。你聽。要好不要好。秋香指指外面。搖搖頭兒。意思是說。但看動靜。且莫多言。外面女的說。好姊夫。你可以題詩一首。男的說。這裏沒有筆墨。待我攜到書房中去書寫。女的說。我

是一個急性的人。大爺詩才敏捷。出口成章。請你先把這首詩念給我聽。然後請你把小影攜回書房。把這口占的詩。題上畫幅。陸昭容點了點頭兒。余妹妹煞是可人。果然一言一動。悉照着自己的錦囊。原來昭容所授的錦囊。有云。倘使大爺已肯題你的玉照。你先請他把詩句從口中讀出。那麼我們在軒後便可以知道大爺的用意如何。現在女的真個請男的把題詞從口中讀出。這又是緊要關鍵。大娘娘益發要側耳靜聽了。但聽得男的道。妹妹。你這玉照上面。爲什麼胸襟一帶。繪這密密重重的鈕扣。女的道。這位畫師。專寫元人筆意。元朝美人的衣襟上面。是鈕扣兒很多的好姊夫。你可記得元曲上面。有一句叫做「我將你鈕扣兒鬆。」男的顫着聲說道。好一句「我將你鈕扣兒鬆。」這是西廂記酬簡中的豔句啊。女的道。你不是個好人。你把我當做鶯鶯。你唐解元難道要做張解元不成。軒後的秋香皺皺眉。搖搖頭。以爲余美顏太放浪了。全不像大家閨眷。大爺所說的人妖。看他倒是十有八九。秋香搖頭。陸昭容卻

在點頭。以爲余美顏煞是可兒。果能隨機應變。在那錦囊妙計以外。他自會生發不窮。又聽得男的道。妹妹。你一定要我口占一詩。我便替你題一首七絕吧。女的道。姊夫的妙句。須得曼聲讀出。只爲我是耳鈍的。讀的太快了。只怕我聽不清切。陸昭容又連連點頭。以爲余妹妹並非耳鈍。他要大爺曼聲讀這詩句。好教我們匿在軒後的八姊妹。聽一個碧波生清。又聽得男的道。妹妹要口占。我便口占了。但是只怕出言不檢。唐突西施。陸昭容暗想道。正要你出言不檢。唐突西施。那麼我可以敲着鑿鑿的得勝鼓了。外面女的道。姊夫。不用客套。快請賜教。男的琅琅的念這絕句道。

一幅鮫綃剪素羅。美人體態勝姮娥。

陸昭容聽了前兩句。已連扯着秋香的衣角。秋香指着外面。搖搖頭兒。意思是叫他續聽下去。又聽得續念道。

春心若肯牢關鎖。鈕扣何須用許多。

女的微慍道。姊夫不是好人。你竟調笑着我麼。我要打你。說時。竟發展他的打情罵僧的手腕。把男的輕輕地打了一下。陸昭容忍耐不住了。又要拉着秋香往外面走。秋香輕輕的說道。有緊要話。請大姊到裏面去講。陸昭容又只得回到裏面。向着秋香發嗔道。你要包庇他麼。前兩句詩還可恕。後兩句詩。大有輕薄之意。還不好去問罪麼。秋香道。大姊錯怪着大爺了。後兩句詩。字面上似乎輕薄。骨子裏是含着箴規之意。這姓余的實在太放蕩了。料想大爺眼睛裏看不過去。所以用這婉而多諷的句子。好教他按捺春心。歸於幽嫻貞靜。這正是大爺用心忠厚之處。怎好興師問罪呢。大姊。我看大爺不會失敗。在先。我還擔着憂慮。現在無慮了。大爺既瞧破了他的不端之處。決不會受他的迷惑。而且還要疑及他不是真個張雋英。正在密話時。春桃急匆匆的走來報告道。大爺轉敗爲勝了。似乎看出了余妹妹的破綻。正在那裏盤問不休。余妹妹漲紅着面皮。窘態畢現。陸昭容才知道自己的見識。遠不及秋香。又是靜悄悄地走到

那邊去竊聽。按下軒後八美。且說軒中的唐解元。春桃說他轉敗爲勝。他確乎是轉敗爲勝了。假使今天丹桂軒中兩人相會。余顏美的賣弄風情。在乎不卽不離。若真若假之間。假使陸昭容又預把張雋英的家庭歷史。詳細講給他聽。那麼便經唐寅盤問。也不容易看出破綻。再加着一番絮語。論不定真個要風魔了唐解元。只須題詞之中。情不自禁。稍有幾句輕薄說話。那麼陸昭容率領着一隊娘子軍。便要出來問罪。唐寅便是伏地叩頭。也都沒用。於是書房權作冷宮。至少總有十餘天的孤眠獨宿。陸昭容一定奪着余美顏。奏凱回樓。到自已房中去雙眠雙宿。今夜余美顏伴着大娘眠。明夜便伴着二娘。以次類推。直到九娘。那麼弄巧成拙。便要鬧出笑話來了。假使余美顏真個是女子身。當然不生問題。無奈余美顏的性別問題。除卻秋姑。誰都當他是個純粹的女子。惟有閱者諸君的胸中雪亮。明知他是桑沖的餘孽。卻沒法通個電話給陸昭容大娘娘。教他不要自稱能幹。妄作聰明了。他的計畫如果成功。分明教唐解元

的頭上。頂着九級浮圖。這寶塔是綠頭巾做的。一項綠頭巾。便是一級浮圖。今夜一級。明夜又加上一級。一連九級。九項綠頭巾。便似疊寶塔般的疊將起來。那麼成了一個寶塔牌的唐寅。還要說甚麼風流才子呢。幸而三寶座前立誓以後的唐寅。已換卻了狂奴故態。並非那時的唐解元。變做了道學先生。他風流依舊風流。浪漫仍舊浪漫。但是他的方寸主宰之地。有了一個把舵的舵工。遇到情潮怒起的當兒。這方寸中的舵工。自會從驚風駭浪中。把住這個舵。慢慢的得達彼岸。這般不夷不惠亦聖亦狂的本領。除卻唐解元誰都不能有。這懸崖勒馬的神通。所以滄浪亭五百名賢之中。唐解元也是其中的一分子。這不是編書的編這部續四傑傳。大拍唐解元的馬屁。但到滄浪亭去瞻仰名賢。唐解元的石刻儀容。依然存在。這便可以代表唐解元的人格。實在和唱書口中的魔子唐伯虎大不相同。閑話少敘。且說唐寅在丹桂軒中初見這燈下美人。確乎心絃躍動了多次。確乎想到他肯久住在這裏。和他朝朝夜夜談今論

古未爲不可。確乎想到自己在三寶座前雖然立下了誓願。但是這個誓願。是出於陸昭容強迫而成。假使陸昭容允許他把張雋英收羅在金屋之中。他也肯在三寶座前。默默通誠。取消他那天以立的誓願。其張口脂香一陣一陣的接近。方寸地的一隻不繫之舟。漸漸的要流入戀愛的漩渦裏面。比及余美顏說到鈕扣兒鬆。唐寅的方寸舵工幾乎要失職了。余美顏請他口占一詩。風流自喜的唐寅。免不得要在詩句之中。挑動他的春心。况且知道衆美人都上了堂樓。外面雖有幾個婢女伺候。但是都不通文。怎會聽出詩中的寓意。他吟了兩句。想接着便吟「春心何必牢關鎖。鈕扣應教減許多。」詩句已到了口邊。忽的天良提起着警告。以爲這兩句詩意太輕薄了。春心何必關鎖。便是引誘他的春興發動。鈕扣應減許多。便是教導他的酥胸微露。他既是文學鉅子。張適聲先生的千金。又是大娘子的表妹。他可放蕩。我不可以輕薄。與其勾動他的春心。不如遏止他的浪態。唐寅本是個隨機應變的人。所以預定的腹稿。宣

布時換了幾個重要的字。叫做「春心若肯牢關鎖。鈕扣何須用許多。」經這一換。便是忠告他關鎖春心。不是教唆他放蕩春心。幸而換了這幾個字。才有秋香的一番解釋。不使陸昭容出外問罪。要是不然。陸昭容便捉住了他的輕薄證據。指着唐寅的面。問他是何用心。卻要你的表阿姨不鎖春心。減少鈕扣。任憑唐寅怎樣申說。秋香怎樣辯護。總歸沒有了。唐寅改換詩句。便見得他是一個懸崖勒馬的大丈夫。值得後人崇拜他的人格。余美顏勾引不出他的輕薄句子。便用着打情罵俏的方式。輕輕的打他一下。看他麻醉不麻醉。誰知經這一打。反而促進了唐寅的醒悟。暗想不對不對。他決不是張適聲的女公子。這是大娘子小試伎倆。故意預備一名詩妓。來和我開頑笑。要知他是不是張適聲的女兒。只須細細盤問。便可以立分涇渭。想定了主意。方寸中的舵工。已握住了這個動搖不定的舵。從此再也不怕情波的衝動了。列位看官。談到這位張適聲先生。也是江南的有名才子。他雖久住北京。但是他在早年做秀才

的時代。卻在蘇州一個鄉鎮上讀書。其時他的家况很窘。失館多時。衣食不繼。好容易有一個鄉下財主。請他去坐一條冷板橙。比及開館的一天。那財主談起城裏請來的西席先生。往往欺侮他是鄉間人。教讀的時候。故意教他兒子識別字。曾經辭去一位先生。重延了一位。教讀的時候。依舊教兒子識別字。只得又辭去了。現在請到你這位老夫子。已是第三位了。聽說你是秀才出身。大概不會再教別字吧。張遙聲聽了悚然。便問東翁。以前的老夫子。教的是怎樣的別字。那財主道。實不相瞞。兄弟雖是個田舍翁。識字不多。但是父母兩個字。到底不會念錯。可恨那第一位老夫子。他教小兒讀曲禮。明明是「臨財母苟得。臨難母苟免。」他欺我不識字。卻把母字念作父字。我爲着他有意開頑笑。送了他一個月的修金。把他辭掉了。辭掉的理由。叫做「將母作父。請你回府。」張遙聲暗替第一位先生呼冤。他教這兩句曲禮。並沒教錯。曲禮上是母字。不是母字。道是東翁誤母爲母。不是先生將母作母。怎樣把他辭去呢。他心裏

這般想。卻未便糾正東翁的錯誤。又問東翁。這第二位先生又教的怎樣一個別字。那財主道。說來令人惱恨。他第一天教書。又教小兒讀什麼臨財父苟得。臨難父苟免。我說。先生念錯了。是母字不是父字。前一位先生認母作父。請他回府。你先生又認母作父了。你難道也要回府麼。那先生便和我強辯。以爲非但自己沒有教令郎讀別字。便是前一位先生也教得很正確。這個字雖和母字相像。但稍有不同。便是下面鑽出一截小小的尾巴。所以不讀作母。而讀作父字的聲音。我聽到這裏。知道那先生益發不是個東西了。非但念了別字。還要說這俏皮話。母是娘。父是爺。兩個字的解釋。大不相同。怎說娘的下面鑽出了一截小尾巴。便成了爺呢。於是又把那先生辭去了。教他回去。看他的老娘。可曾鑽出一截小尾巴。變成了他的老子。那先生見我不信任他。只得面紅頸赤的走了。現在請到你這位張先生。大概不會將母作父的了。大概不會說老娘下面生了尾巴。便成爲老子的了。張遙聲雖替以前的兩位先生不平。但是

要保障着自己的飯碗。便不敢說是東翁錯了。以前的先生都沒有錯。只得唯唯諾諾。和着東翁的調。說以前的老夫子。端的豈有此理。明明是母字。如何可以念作父字。那財主大喜道。你先生才配說是一位名師。於是張適聲只好咬一咬牙齒。要吃飯。沒有別法。只好將錯就錯。把那臨財母苟得臨難母苟免讀得怪響。學生依先生範讀。村館裏面好似充滿着一片母狗的呼聲。那財主以爲先生教書正確。從開館日起。款待甚優。每日三餐。非魚卽肉。但是張適聲心中未免總有些天良自責。深抱不安。似這般的誤人子弟。豈不要應了笑林廣記所載的一段笑話。將來身死以後。閻羅王要罰他投到人間去做母狗麼。原來笑林廣記上有這麼一段記載。「有一個專教別字的先生。身死以後。閻羅王恨他誤人子弟。罰他到陽世去做狗。那先生道。做狗不怕。但求投到陽間去。做一條母狗。閻羅王問他爲什麼願做母狗。他說。曲禮上有云。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做了母狗。何等自在。發財是有份的。遭殃是沒份的。」這段笑話。張

適聲耳熟能詳。他以為這是形容過甚之詞。想不到也會輪到自己身上。在這裏做一位母狗先生。有一天。蘇州知府劉雅南太守。穿了便服。隨帶一名幹僕。來到鄉間察訪輿情。恰恰打從張適聲的書館中經過。卻聽得裏面的兒童。讀書讀得怪響。正讀着這兩句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劉太守皺了皺眉兒。他想學生口中別字連篇。先生的學問便可想而知了。劉太守出身翰苑。對於文學非常注重。以為這裏雖是鄉間。但村學中的兒童。也該讀字正確。似這般謬種流傳。豈不是誤盡了鄉間子弟。便借重游春疲倦為詞。要借着先生的書館暫時休憩。先遣那幹僕到裏面去。這般措詞。果然得到先生的應許。請他們到裏面去暫坐何妨。於是一主一僕同到裏面。劉太守預料這位村夫子一定是一個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的人物。誰料一進書館。見了先生。竟是一位眉清目秀的年少書生。款待賓客。也是彬彬有禮。彼此通問名姓。劉太守說的。並不是真名實姓。敷衍了一會子。劉太守道。足下不須招待。免得荒了館政。於是靜坐。

在旁邊聽先生是否別字連篇。其時這個讀曲禮的學生正捧着書本。到先生座邊來背書。偏又湊巧。背到臨財毋狗得。下一句有些格格不吐起來。先生道。怎麼背不出了。這是臨難毋狗免啊。劉太守暗暗的歎了一口氣。原來不是學生讀的別字。卻是先生教的別字。想不到眉清目秀的書生。胸中却是一團茅草。待到背書完畢。劉太守問着先生道。足下既爲人師。料想懂得平仄。會得對仗。張遙聲道。小子略知一二。劉太守聽了。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字都不識的人。怎會懂得作對。便冷笑一聲道。既是足下懂得平仄和對仗。我有一個上聯在此。叫做

曲禮一篇無母狗。

張遙聲聽了。不假思索的對道。

春秋三傳有公羊。

這七個字對得真好。竟使劉太守連連稱讚道。妙對妙對。看來足下也是吾道。

中人。張遙聲指着頭上的破方巾道。小子在前年曾入黌門。只因家況清苦。不曾應過鄉試。劉太守恍然大悟。這先生本是個秀士打扮。只因自己進來的時候。存了一個瞧他不起的心。所以不曾注意在他的衣巾上面。於是微微的嗟歎道。我道是一個母狗先生。卻原來是一位公羊秀士。張遙聲聽了。俯首不語。劉太守又問道。足下能對這下聯。明明是一位通品。決無把毋苟兩字讀作母狗的道理。恰才學生背書。學生背母狗。足下也跟着他讀母狗。豈不奇哉怪哉。張遙聲皺着眉說道。老先生有所未知。小子跟着他讀母狗。才有飯吃。要是讀正了字音。早已索我於枯魚之肆矣。劉太守聽了。莫名其妙。便向他動問原由。張遙聲不慌不忙。便把這裏的特別情形。一一告訴了老先生。劉太守喟然長歎道。這是寒士的特別苦况。人家念了別字。也要跟着他念別字。足下且莫牢騷。過了三天。自有好消息奉告。說罷。帶着幹僕。飄然出門去了。張遙聲送到門口。方才折回書館。重做了母狗先生的生活。他雖知道這位老先生氣象不凡。

但只疑他是一位林下搢紳。卻不疑他是一位現在的黃堂太守。過了三天。忽然來了府裏的差役。執着本府的名片。要延請這位張適聲相公到衙署中去談話。特地備着鞍騎。便請相公上馬。張適聲不知是禍是福。卻又不敢不去。比及到了衙署。下馬入見。才知道今天的賢太守。便是那天的老先生。劉太守愛才如命。便教張適聲辭去了村館。卽在衙署中用功勤讀。後來張適聲在成化癸卯科中了舉人。後年甲辰聯捷。便入翰林。這時劉太守早已告老回鄉。他的籍貫是北直隸人。劉太守的千金。便嫁與這位張適聲太史。從此張適聲便久住北方。置有田產。差不多成了北方人了。但是公羊秀士的佳話。早已傳誦士林。這是唐伯虎深知其細的。況且張適聲每逢寫聯寫額。總印着兩方圖章。一方是甲辰翰林。一方便是公羊秀士。他把老丈人所說的話。鑄在圖章上面。便是君子不忘其本的意思。唐寅暗想。若要知道張雋英是不是假冒張太史的女公子。便該從張太史的這段佳話上發問。看他答的符合不符合。唐寅定了

主見。便請女賓坐了。自己只坐在對面。向着他一條一條的盤問。這正要了余美顏的命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丹桂軒中會人妖。自是本書中之緊要節目。正不亞於前傳中之點秋香也。作者分兩種寫法。前半是虛寫。後半是實寫。虛寫之法。只從八美竊聽偷窺着筆。而軒中之情形。歷歷如覩。衆美之態度。栩栩欲活。軒前軒後。雙方兼顧。殆所謂手揮五絃。目送飛鴻者耶。

書中所言男的如何云云。女的如何云云。讀之令人失笑。男的誠哉是男的。女的何嘗是女的耶。然而軒後衆美人的心理中。固以爲軒中之主賓。無非男一女一而已。衆美人既以一男一女視之矣。作者亦不妨以一男一女書之。明知其非女。而姑以女的作代名詞。客觀的妙寫。固應如是也。

軒後諸美。獨詳寫昭容秋香二人。一寫其躁急。一寫其穩健。一寫其鹵莽。一寫其精細。一寫其自作聰明。一寫其別具隻眼。軒中決賽。軒後亦決賽。軒中

決賽。決之於唐余。軒後決賽。決之於秋香與諸美。秋香與唐寅同一陣線。唐寅勝則秋香亦勝。唐寅敗則秋香亦敗。秋香一敗。似乎陸昭容與諸美均操勝算矣。然而凱歌聲中。其名節亦因之而喪失。一敗塗地。萬劫不復。諸美暫時之勝。卽諸美終身之敗也。由此觀之。唐寅之勝利。卽秋香之勝利。亦卽陸昭容等八美之勝利也。吾讀至此回文字。默默爲唐解元祈禱勝利。百忙中夾敘母狗公羊笑史。卻又出於自然。絕非節外生枝。文人之筆。固無可無不可也。

第三十七回 真決獄片言破詭計 喬坐衙諸美審狂徒

唐寅見這位女賓異常放蕩。十有八九猜他是假冒着張雋英的閨名。好在雋英的父親張適聲先生自有佳話流傳在文壇裏面。要知真僞。全在和 he 細談家世。於是開口第一句。便問余美顏道。請問妹妹。令外祖雅南先生近來強健否。余美顏呆了一呆。只得勉強回答道。家外祖不幸已亡過多年了。這句話卻沒有答錯。只爲劉太守早已做了古人。唐寅是知道的。不過余美顏對答的時候。想了一想方才出口。唐寅便動疑了。這個問題本可劈口回答。並無思索的必要。他爲什麼要思索。可見他的答案。不過偶然符合。並不當真。又續問道。令外祖在那一年亡過的。余美顏頓了一頓道。大約七八年了。這是在雋英兒童時代。記憶不清。姊夫何須問他。唐寅道。怎說不須問起。令外祖是一位清官。余美顏道。確是一位清官。唐寅道。令外祖在世的時候。做過什麼地方的官吏。余美顏紅着臉道。姊夫原諒。雋英其時尙幼。記不真切。唐寅道。官階記不清楚。籍

貫總記得清楚了。令外祖是何處籍貫呢。余美顏道。也有些恍惚了。唐寅大笑道。這叫做「數典而忘其祖」了。你記不清令外祖的籍貫。難道令堂的籍貫也忘卻了麼。余美顏真窘極了。他不好回答娘的籍貫也不知曉。又見唐寅注視着他。好像守候他的答復。他一時失檢。竟道了一句家母是山西大同人。唐寅聽了。點了點頭兒。他爲什麼點頭。他想劉太守是北直隸人。怎說是山西大同人呢。照此看來。非但他的張雋英三字是假。而且他的女子身也是假的。對了。對了。怪不得方才在日間初見他的時候。我便疑及這位北方佳人。有些不倫不類。現在被我窺破。大概是桑沖餘孽無疑了。他在這般想。所以點了點頭兒。但是余美顏卻弄錯了。以爲自己回答的不錯。所以唐寅向着他點頭。他的窘態便減了幾分。但是躲在後面竊聽的陸昭容。卻替他大大的捏了一把汗。暗想大爺實在刁鑽。竟把他的家世仔細盤問。這叫做「若要盤駁。性命交託。」余妹妹說的山西大同人。竟是大露着馬脚。唉。錦囊妙計。完全失敗了。早知

如此。我何必多用這一番心思。秋香心中。卻是暗暗快活。他想大爺贏了。大姊輸了。究竟大爺是一位名不虛傳的才子。究竟我是深知大爺的人。我說大爺不會失敗。果然不出我的預料。外面余美顏不知失敗在卽。還想要從敗中取勝。便道。姊夫。你不用盤問我的家世了。好在我的家世。表姊都知曉的。你要盤問。只去盤問表姊便是了。唐寅道。尊大人健全否。余美顏道。家大人託庇安康。唐寅故意仰着頭道。尊大人是那一科的翰林。一時竟想不起來。余美顏道。我也有些模糊了。唐寅道。尊大人做秀才。有公羊秀士之稱。余美顏道。原是唐寅道。究竟怎樣得名的。余美顏道。爲着他熟讀公羊傳。所以有這名稱。唐寅道。原來如此。但是他又做過一次母狗先生。倒也有趣。余美顏道。確是有趣。唐寅道。這又是怎樣得名的。余美顏想了一想。勉強回答道。只爲他有一個女學生是屬狗的。所以人家取笑他。道他做了母狗先生。唐寅又是點頭播腦。彷彿被他猜中了一般。余美顏以爲尙沒有露出馬脚來。忙道。姊夫。請你不再要盤問家

世吧。雋英要和你論論學問。並不是和你細談家世。你若再問。我便不答了。這兩句話。分明關門落門。杜絕唐寅的問長問短。誰知唐寅早已窺破了他的底蘊。便不再問。業已如見肺肝。於是笑着說道。妹妹要談文學。恰才題的一首詩。其中還有漏義。我便再續一首。你道如何。余美顏道。若得再賜一首。非常感激。只求不要把雋英挖苦。仍請姊夫口占以後。再行筆錄。唐寅便琅琅的念着詩句道。

薄薄羅衫掩素胸。廬山真面白雲封。

才道得兩句。余美顏吃吃的好笑道。你做了姊夫。怎麼道及表阿姨羅衫裏面的祕密。你好輕薄。你好不規矩。余美顏道。這兩句。分明要催動裏面的衆美人出來問罪。陸昭容也覺得這兩句太不莊重。大有出來問罪的意思。卻被秋香輕輕附耳道。且莫性急。聽完了這首詩。再作道理。又聽得唐寅續下一句道。

一朝雲破廬山現。

余美顏道。好不好。你愈說愈輕薄了。雲破以後。現出什麼東西來呢。虧你是一位解元公。做出這不知尊重的詩句。唐寅道。你休責備我。畫龍點睛。全在結束的七個字。假如我接一句「露卻東西兩座峯。」這便是十分輕薄的詩句。現在呢。我把這七個字換卻一個字。那麼這首詩便是十分嚴重的詩。不是十分輕薄的詩了。余美顏道。你便換給我看。我想「露出東西兩座峯。」輕薄情形。顯而易見。任憑你怎樣的換卻一個字。總不會脫卻輕薄的意味。余美顏在外面這麼說。陸昭容也在裏面這麼想。很輕薄的「露出東西兩座峯。」無論如何的換法。怎會變做嚴重的詩句呢。於是屏氣凝神。專聽唐寅的結句。唐寅道。說那雲散以後。瞧得見東西兩座峯。這是輕薄語。說那雲散以後。瞧不見東西兩座峯。那便不是輕薄語了。我所換的一個字。便是把露字換一個失字。叫做失卻東西兩座峯。

這一字的效力。何等偉大。唐寅換了一個失字。竟使余美顏的玉容失色。俯着

頭兒不敢做聲。陸昭容聽了。竟是莫名其妙。湊着秋香的耳朵問道。這句詩是什麼意思。秋香輕輕的答道。大爺已看破了姓余的不是個女子。卻是個人妖。陸昭容聽到這一句。不禁胸次卜卜的亂跳。但願他真是一個女子。若不是女子。而是人妖。這便羞煞了人也。外面的唐寅笑道。我念出這一句詩。你怎麼呆了。余美顏強辯道。姊夫的詩句。雋英實在莫名其妙。所以沈吟片晌。唐寅道。我的詩句。再要確切也沒有。道破人間詐僞。拆穿世上機謀。你說莫名其妙。我要還你一個證據。余美顏聽着。又是俯首不作聲。陸昭容吐了吐舌頭。卻聽得耳邊輕輕的一句阿彌陀佛。心裏奇怪。三妹不在這裏。誰人輕宣佛號。回頭看時。卻出於秋香的口中。原來秋香見余美顏破露在卽。他要做大爺的試金石。誰知卻被大爺做了他的試金石去。一時樂而忘形。不覺輕輕的念了一句阿彌陀佛。唐寅又笑道。你要和我比較才情。我的詩句已獻醜了。但沒有試過你的才情。我有一個上聯在此。你且對來。叫做

睨院一春鶯。獨坐不聞對語。

余美顏聽得唐寅出對。以爲又有什麼誅心之論。在先不敢答應。待到念出了上聯。覺得平淡無奇。所以也便對了這個下聯。叫做

翩翾兩粉蝶。當前願效雙飛。

他對了這個下聯。依舊迴眸一笑。還想轉敗爲勝。把唐寅麻醉了。好教軒後問罪之師。早早出場。誰知唐寅冷笑了一聲。便道。你的對仗不大貼切。我和你改換幾個字。叫做

馳驅兩駿馬。當先願效雙衝。

這個對仗好不好。你可是願效雙衝。余美顏這一嚇非同小可。嚇得他粉面上汗流淫淫。軒後的陸昭容莫名其妙。他想大爺的下聯。未必勝過了他。爲什麼一經刪改。他竟嚇得這般模樣。正待去問秋香。秋香已附耳輕語道。大爺說的雙衝。是借着同音的字。說這人妖桑沖。陸昭容方才醒悟。恰才晚餐以來。大爺

曾提起人妖桑冲。不料這個姓余的。便是桑冲的餘黨。啐。羞煞了人。這幾天來。和他相親相近。原來他是個人妖。他是個陰陽人。其時軒中的余美顏到了進退惟谷的地步。行藏既被識破。看來此地存身不得了。只得顛着聲說道。既已見疑。只索告退。唐寅道。來時容易去時難。便是我肯放你出去。我們的九位娘。娘沒有知道你的來意。也斷然不肯放你出去。今夜你的行蹤已露。你也不須藏頭露尾了。不如趁着夜闌人靜。老實供個明白。要是不然。我也沒有工夫問你。送往知縣衙門。不怕你不一一招認。成化年間的桑冲一案。是怎樣一個結果。大概你總知道的麼。余美顏又沈吟了片晌。方才仰起頭來。眼睛裏充滿着懼怕的模樣。戰兢兢的說道。假使你唐大爺不把我送到當官。小子情願依實奉告。這小子兩個字。分明自認爲男身。他不含羞。卻羞煞了軒後的陸昭容。他在先還以爲姓余的是一個陰陽人。聽得小子之稱。不禁胸頭一跳。自思我陸昭容真糊塗。怎麼拖了人家的一個小子到房中去陪寢。想到這裏。面孔便烘

烘的熱了。這時候。八位美人。都擠在遮堂門後。要看那唐解元喬坐衙。審問這
個將男作女的人妖。人一多了。免不得總有些喁喁唧唧的聲音。唐寅早已聽
得。假作不知。但見余美顏仰首乞憐。很有些穀鯁的模樣。唐寅的心腸是很軟
的。默默的念一句「吾不忍其穀鯁。」便大有要超豁他的意思。但是想到他
冒稱張雋英。闖到自己家中。一定是存心不良。便又咬了咬牙齒。余美顏見唐
寅的面色冷靜。益發哀求道。唐大爺憐念小子誤入迷塗。以致膽敢混入府中。
但是諸位娘娘依舊冰清玉潔。並沒有給小子玷污清白。唐大爺。你總可憐念
着小子。從輕發落了。這幾句話。說得益發明瞭。遮堂門後八美人。早已烘染着
十六朵紅雲。但是唐解元心中。卻寬慰了許多。他既沒有污我閨閣。我對於他
富亦不爲己甚。於是霽着顏說道。你若毫不隱瞞。說個明白。我體着上天好生
之念。便可以從輕發落。免送當官。余美顏聽得這般說。便卽跪在唐寅身邊。自
供罪狀。據說他是山西大同府人。父親余天福。也是桑冲的弟子。桑冲失敗。所

有他的弟子如任茂張端王大喜等都是亡命四方。不敢出頭露面。惟有余天福不會被緝。仍舊可以安處故鄉。只爲他拜桑冲爲師。日子還淺。不曾飲過滿師的酒。不曾實行桑冲魘魅女人的法術。所以桑冲被捕以後。州官審問羽黨。他只把幾個滿師的弟子供出。而沒有供出這個未滿師的余天福。桑冲伏法以後。忽忽多年。余天福的年齡也漸漸的老了。桑冲的魘魅祕方。什麼變音方。滅鬚方。平結方。以及什麼昏迷藥。昏迷呪。外間雖然失傳。但是余天福的家中。都有師傳的祕本。他在先也不敢輕於嘗試。後來歷年愈久。人妖的公案。早已沒人提起。他想桑老師的祕法。埋沒了也覺可惜。不如死灰復燃。趁着沒人注意。在這裏面覓一個生財方法。但是蠱惑婦女。全仗着年輕貌美。余天福的面貌既然平常。況且又是五旬左右的人了。鬚髮蒼蒼。已失卻迷人的能力。他自己不能蠱惑女人。儘可以收買貧苦人家眉清目秀的男孩子。養在家中。從小就裹起脚來。效作女子裝束。教導一切針黹音樂歌唱的技能。假如資質聰

明的。還可以教導他吟詩作對。工書善畫。他一共收買了四個男孩子。都替他們取着女名。一名余美容。二名余美顏。三名余美姿。四名余美身。四美中間。惟有余美身幼年夭折。不曾教導成就。其他三人。都是色藝俱佳。還加着窄窄蓮鉤。在人前行走娉婷。誰都瞧不出他們都是雌外而雄中。三人裏面。尤其是余美顏。天賦靈敏。不但擅長着針黹音樂。而且吟詩作對。以及書畫等類。真叫做教無不會。會無不精。余天福靠着這一門三美。費了十年的教導。又把覓人的方法。一一傳授以後。居然成了三株搖錢樹。被他騙得的金錢。不計其數。他把余門三美。分散在外。只須訪得那家的男子出門。止有婦女操家。便認爲使行覓魅的絕妙機會。便借着針線娘爲名。登門自薦。人家見了他們的面貌俊美。吐屬溫文。技能純熟。誰都肯收留在家。不忍下那逐客之令。一經收留。借着夜間伴寢爲名。只須念動昏迷咒。使用昏迷藥。任何三貞九烈的婦女。到這時也沒法拒絕。只好任他擺布。待到清醒以後。業已破壞了身子。飲恨吞聲。只得求

他速去。以免醜聲外揚。他捏定了一個不二法門。知道女人家的通病。破壞身子還猶可。破壞名聲羞煞人。便向女人家婪索金錢。須得填滿了他的慾壑。才肯離此遠去。另到他家。余美顏跪陳大略。說到這裏。猛聽得有人喝道。我當你是一個才女。你原來是一個狼心狗肺的人。話才說完。余美顏的頰上。清脆有聲。已重重的打了幾下巴掌。他不敢抵抗。只說。小子知罪。大娘娘饒了小子吧。原來陸昭容憤不可遏。早已颯颯的走了出來。一動手便擰巴掌。陸昭容一露面。衆美人也都來了。唐寅笑道。很好很好。你們都來做陪審員。丹桂軒中審人妖。倒也算得一齣新鮮話。巴戲。陸昭容兀自怒氣未平。打了幾下。還得再打。秋香道。大姊何苦呢。打這臭小子。吩咐家僮把他處置便夠了。陸昭容聽了臭小子三個字。又想及他是一個男子身。打了他的嘴。便是髒了自己的手。便喚鸚哥去取水。給他洗手。鸚哥捧了銀盆去取水。暗暗好笑。幸而大爺昨夜回家。早來了一刻。要是不然。便取了西江的水。也洗不去大娘娘的羞辱。那時衆美人

坐的坐。立的立。丹桂軒中頓然熱鬧。丫環們剪一剪燈臺中燭煤。站立兩旁。宛比着站堂的衙役。只有外面小廝們。爲着中門阻隔。沒有知道裏面有這一齣好戲。那時余美顏依舊跪在燭影紅搖之下。除卻苦肉計。再也不能引動唐寅的慈心。唐寅歎道。看你這模樣兒。確是可憐。但是仔細一想。卻又令人切齒。污了人家的清白。還要訛詐人家的財物。居心險詐。勝如蛇蝎。聽得北京有人來說起。輦轂之下。已發生了兩起慘案。一起懷孕案。那女子憤而自盡。絕命書中。說是一繡娘害我。一起失釵案。那女子含羞畢命。絕命書中。只寫一說也羞慚。可見得你們這輩桑沖餘孽。簡直是世間惡魔。人中蝨賊。余美顏道。唐大爺聽稟。這都是余美容余美姿幹的勾當。他們兩人。只會些針黹和音樂。都是文墨不通。所以只好勾引些中等人家的婦女。他們在北京確乎鬧出這兩起慘案。便不敢在北京勾留。聽說現在到濟南去了。唐寅道。你在北京難道沒有做什麼案件。余美顏道。小子在北京也曾想小試其伎。但是第一次便失風。我

父親說我不利於北而利於南。因此帶着我到江南繁華之地。行使這魘魅之術。唐寅道。你在北京怎樣的失風。難道被人窺破了機關不成。余美顏道。小子第一次想去嘗試的。便是北京周翰林的公館眷屬。爲着周翰林入闈充考官去了。公館中有二位夫人都很有些姿色。而且才學也都不弱。小子爲着自己略有些才學。小子魘魅人家的婦女。也要揀些有才貌的婦女。才肯一試着伎倆。小子第一次登門自薦。便是周翰林入闈時候。欺着他們女流之輩。一定可以墮我計中。進門以後。被我一番花言巧語。哄得大夫人二夫人深信不疑。他們又試驗我的刺繡本領。見我運針如飛。本領不弱。他們都嘖嘖歎羨。以爲得未曾有。當時相見恨晚。大有留賓之意。誰知他們這位三夫人。不言不語。專把我的上下打量。看個不休。後來他拉着大夫人二夫人到裏面去談話。大概總說了多少懷疑的話。所以他們出來的時候。便下着逐客之令。說什麼我家主人不在這裏。女流之輩未便擅作主張。你願作繡娘。且待主人回來以後。再

行定奪吧。小子聽了。只好廢然出外。後來父親知曉了。以爲小子總有什麼可疑之處。瞧在人家眼裏。所以又把小子訓練了幾個月。才帶到江南。行使這魘魅伎倆。其時羅秀英走到陸昭容身邊。輕輕的說道。他哄出的周翰林三夫人。好像便是玉麒的母親。陸昭容點了點頭兒。想起恰才大爺說的。憐香三娘娘。非但有這先入咸陽的奇謀。便是他到了京師。也立下一樁功勳。若沒有他。便鬧出名節攸關的事。大概就是此事了。唉。同是一雙眼睛。三弟媳的慧眼。何等厲害。我陸昭容這一雙笨眼。只可挖了下來燉醬吃。不提陸昭容自怨自尤。且說唐寅聽他供出三夫人窺破機謀。便知道那人就是憐香三娘娘。問道。你可知道這位周翰林是何等樣人物。他的三夫人是怎樣一個機警的人物。余美顏道。周翰林便是你大爺的胞弟。幼年過繼與周姓的。這位三夫人名喚憐香。曾經定下一個先入咸陽的計謀。使那一夫兩妻。同成花燭。他後來也做了周翰林的三夫人。他所生的官官。便是大爺府上的玉麒官官。他在不久以前。還

在這裏住着。小子停留的地方。便是他們寄跡的所在。唐寅大驚道。奇哉怪也。你難道是個地理鬼。我們家裏的事。被你知曉的。這般詳細。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軒中審案。軒後烘起着十六朶紅雲。丹桂軒化作朶雲軒矣。喜揚便宜之陸昭容。此便宜揚得如何了也。卿若自問。當亦忍俊不禁。

余美顏混上堂樓。與諸美上齊玉腕。下比金蓮。陸昭容僅僅擱之以掌。未免便宜此小子。

京師兩命案。幸而非余美顏所爲。否則唐解元輕縱此貪花賊。未免失計。第八回周仲熊口中的繡娘自薦。便爲此處張本。伏筆已久。至此乃先後呼應。聯成一氣。是知作者寫第八回時。已預作第二十三回至三十九回之計畫也。彼枝枝節節而爲之者。烏能解此。憐香之慧眼是賓。秋香之慧眼是主。將寫秋香之富於辨別力。先寫一憐香之預燭奸謀。以作一小影。作者之運筆不苟。如是如是。

第三十八回 輕發落便宜貪花賊 弄神通急煞小桃奴

唐寅聽了余美顏的供狀。不覺稱奇道怪。以爲自己家中的事。如何被他知道得這般詳細。余美顏供道。小子初到蘇州。便是大爺送周二爺動身的一天。只爲九位娘娘都去送行。哄動了桃花塢中多少行人。都是站立街旁。爭先快靚。小子跟着父親。也在人叢中駐足。便見周翰林的大夫人三夫人都是坐轎經過。心中奇怪。怎麼周翰林和唐解元這般親密。看來是非親卽眷吧。問及旁人。才知周翰林便是唐解元的胞弟。此番攜眷北上。唐解元便要送到鎮江。大約有多日的勾留。只爲兄弟倆還要遨遊金焦二山呢。後來大爺的九位娘娘坐轎而過。閑人們又是嘖嘖歎羨。尤其讚美九娘娘。說什麼不但容顏絕世。而且妝奩獨厚。他是華太師的義女。華太師的偌大家私。大約總有一半用在這副盛妝上面。小子的父親是個有心計人。回到旅舍。他便主使小子到府上來哄騙。小子不肯。父親再三強逼。說你在北京第一次登門自薦。便失了風。後來在

鎮江揚州一帶。也曾小試其技。雖沒有被人家窺破行蹤。但是都非殷實門庭。騙得的金錢。並不十分豐厚。此番到蘇。難得遇此機緣。若能混入唐解元府中。趁着主人不在家。大可隨機應變。徧施魘魅的方法。而且九娘娘的嫁妝獨厚。只須騙得些金珠首飾。也可夠我們一輩子的享用。小子不該貪財戀色。從了父親的指使。要在老爺的府上行險徼倖。入門以後。大娘娘至八娘娘都是深信不疑。惟有九娘娘稍懷疑慮。幸而信的人多。疑的人少。才把小子留下了。畢竟是大爺的福分好。遊山作罷。提早回家。才不會鬧出不名譽的事。要是遲回了一時半刻。小子已行使了魘魅方法。那便不堪設想了。唐寅奇怪道。你不是今天才來的麼。怎說我昨夜遲回了片時。便會惹出事來。余美顏俯着頭道。小子不敢說。說了。只怕大娘娘要打我。這時。窘煞了陸昭容。越是余美顏不肯說。越是唐寅要他說。余美顏沒口子的只說不敢說。不敢說。大爺要問。便去問大娘娘。唐寅回頭問陸昭容。端的是甚麼一回事。陸昭容雖然羞窘。但是生就爽

快的性子。事已如此。便把叮囑余美顏做一回試金石。始末情由。約略說了一遍。又說。憐香三娘娘先入咸陽的事。也是他告訴余美顏的。祝枝山讀了踏莎行。說了許多挑撥的話。也是他告訴余美顏的。端的自己太疎忽了。萬萬想不到那廝是個男子身。畢竟九妹靈心慧目。不亞於憐香三娘娘。他見了那廝。便悄悄的向我進着忠告。莫教那來踪不明的人。住上堂樓。幸而從了他。要是不然。我便今夜鬻割那廝。也不能洩我的恨。遮我的羞。秋香也說道。那廝的來意不善。我已十窺七八。但沒有疑及他是個男子身。只疑他是一個不規矩的女子。似這般撲朔迷離。簡直容易受欺。唐寅又問余美顏。你的化粧本領。委實不少。兩脚既然纏小了。胸前又是隱隱的凸起。我口占的兩句詩。一朝雲破廬山現。失卻東西兩座峯。這兩句可曾被我說破。余美顏道。爲着被大爺說破了。所以小子覺得心驚膽戰。唐寅道。那麼你且脫去衣衫。解去抹胸。看一看怎樣的假造東西兩座峯。余美顏怎敢違抗。只得解去了羅衫。鬆去抹胸。抹胸一

鬆。兩座棉花做的假山峯。一齊落地。胸前光坦坦。只有兩個小小的壁蟾窠。原來化男爲女。全仗着這兩座假山峯。現既袒着半身。男相已露。唐寅回頭向着陸昭容笑道。看看令表妹的本相。卻是這般。陸昭容向來不肯在言語上吃虧。現在鬧出這場笑話。全在自己多事。所以受了唐寅這句話。並不和唐寅辯論。只向唐寅眨了一個白眼。春桃是幫着大娘娘的。見着大娘娘爲了余美顏。吃這啞苦。便要吩咐丫環。取着棒槌門門。把余美顏一頓痛打。余美顏聽得要打。向着唐寅叩頭不迭。口稱大爺饒命。唐寅畢竟是慈心的人。早已打定主意。要把他從輕發落。好在九房夫人。都不曾被她玷污。與其臨之以威。不如結之以恩。若把他痛打以後。他恨毒在心。難免不在外面。破壞自己的名譽。至於網送當官。這姓余的當然難逃死罪。但是唐解元府中捉出人妖。紛傳到外面。也是一樁不可湔滌的奇辱。況且余美顏雖是男子。天生這副面首。還加着許多技能。這也是大可惜憐的人。他的魘魅行爲。並非他有意造惡。這是余天福強迫。

而成。他若是生在我們這般的家庭。有了賢父賢兄悉心教導。當然可以發科發甲。做一個士林中很有名望的人。不幸幼年時被人掠賣。又纏小了這一雙脚。變做不男不女的一個廢人。這是應在哀矜之列。何忍再加鞭撻。他既有這般的用意。聽得八娘娘要責打余美顏。便即搖手阻止。一面安慰着余美顏道。你若在旁的人家。破露了奸謀。早已送到當官。釀成大獄。桑沖淩遲處死。便是你的前車之鑒。幸而逢着了我們行善人家。抱着息事寧人的宗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況且你的爲惡。出於強迫。並非是不可教訓的人。你既已悔誤。自可從輕發落。無須久跪在地上。且穿好衣服。在這裏守候着。至於怎樣發落。我不能一人作主。待我和諸位娘娘議妥以後。再作計較。余美顏知道自己的生死問題。決定於諸美人的櫻口之下。便又膝行到諸美人的面前。連叩了九個響頭。口稱唐大爺既肯大開天高之恩。諸位娘娘也當宏施地厚之德。倘蒙恕其死罪。小子沒齒不忘。大娘娘沈着臉兒不理他。八娘娘向着他怒目而視。其他

諸位娘娘大都不徇不睬。惟有秋香九娘娘吩咐他站起。大爺教你守候在這裏。你不用懼怕。儘可靜候發落。余美顏方才放下了這條心。他知道九美之中。惟有秋香是智囊。秋香不肯難爲他。他的生命便可無慮。便又叩頭道謝。方才穿衣起立。唐寅吩咐鸚哥芙蓉兩小鬟。把他看守在丹桂軒中。於是同着諸美人回到九成堂上。商議一個發落的計畫。陸昭容素來心高氣傲。今天爲着余美顏。第一次受着委屈。咬咬銀牙。一定要把他送到當官。辦個千刀萬剮的罪。春桃和着大娘娘的調。說這個奸徒非得把他千刀剮萬刀割不可。假使把他幫赴刑場的話。我一定要陪着大姊同到教場去監視行刑。把他割下的肉。一定要出錢購買幾塊。煮爛了餵給桃奴吃。羅秀英道。送往官廳。斷送了他的生命。似乎不忍。李傳紅道。把他痛打一頓。驅逐出門。才是酌中辦法。蔣月琴道。他的月琴本領很弱。專打他的腿。莫打他的手。便是打的他一蹺一拐。他也可以抱着月琴沿街賣唱。做個看家本領。其他諸位娘娘主張不一。也有主張送

官的。也有主張吩咐丫環把他痛打的。惟有秋香微笑不語。唐寅道。怎樣九娘不發一言。秋香道。據我看來。送官不是辦法。私打也非良計。陸昭容向來每喜自作主張。此次失敗以後。他便深深的佩服秋香。只爲從了秋香之言。決不會款留余美顏。連住兩宵。決不會鬧出自己幾乎失身的事。可見秋香的主張。遠在自己之上。陸昭容生性雖剛。卻有一種服善的好處。他不佩服那人便罷。一經佩服那人。便會永遠佩服到底。於是很快爽的說道。處置那廝的辦法。須聽九妹主張。若沒有那天九妹忠告。我這粗魯性子的陸昭容。第一夜便要教那廝住在堂樓上面。分明引狼入室。只怕早已鬧出了許多不好聽的說話。我雖然貞潔自守。但和男子同住在一房。便無曖昧。也是百口難辯。我能保全清白。一半是九妹苦諫之功。一半也是大爺早日回來之效。所以處置那廝。我們的主張都算不得主張。惟有九妹的主張。才是主張。從今夜起。無論什麼事。我陸昭容都不敢擅作主張。須得九妹以爲可行。才敢放心做去。唐寅暗暗歡喜。今

番因禍得福。若沒有余美顏混入府中。怎會顯出秋香的靈心慧眼。怎會使那陸昭容對於秋香這般的心悅誠服。於是也附和陸昭容的論調道。既然九娘有這大功。我們處置那廝。便悉照九娘的辦法。時候不早。須得早定辦法爲是。秋香道。大爺大姊這般說。但不知諸位姊姊的意下如何。衆美聽得大娘佩服着九娘。當然沒有一個不佩服九娘了。都說。九妹怎樣主張。我們決無異言。於是秋香便不謙讓。把自己的主張說出。以爲把那廝送官究辦。供詞中便要牽涉我們的閨門。宣揚在外。有何體面。唐寅點頭道。我不主張送官。便是這個意思。秋香道。若把他一頓痛打。雖可暫時洩憤。但是一冤家宜解不宜結。一和他結下了冤仇。難保他不在外面說這許多侮辱我們的話。況且他又上過我們的堂樓。又曾和我們上齊玉腕。下比金蓮。倘使他再加些枝葉。便要說得我們九姊妹不堪設想。唐寅拍着手道。我也慮到這一層。所以八娘要打他。我便搖手相阻。秋香道。據着我的愚見。與其示之以威。不如結之以恩。唐寅轉着頭顱。

道。誠哉是言也。吾亦曰。與其示之以威。不如結之以恩也。陸昭容道。你休在那裏打扯。九妹這般說。你便跟着這般說。這便是掠人之美。虧你不羞。懼內的唐寅。便不敢多言了。實則陸昭容說他掠人之美。卻是冤枉話。看官們可以做得證人。唐寅的心思。不是和秋姑娘一般無二的麼。不過唐寅懾於積威。卻不敢向陸昭容申辯。秋香道。好在我們發覺得早。沒有受着那廝的欺侮。在這分上。便可寬恕他幾分。再者。他混入閨中。是受了余天福的驅迫。罪不在他。而在余天福。在這分上。又可饒恕他幾分。他登門求見。見不見其權在我。相見以後。留不留也。其權在我。我們既已見他。又要留他。雖說是受了他的欺騙。但受騙和行騙。彼此都擔些不是。在這分上。又可饒恕他幾分。饒恕雖然饒恕。勸誡依舊要勸誡。大爺到了丹桂軒。不妨細細的勸誡他一番。教他回去見了余天福。也該苦苦諫告。作偽欺人的事。遲早總要敗露。何苦以身試法。在刑場中斷送性命。再者。他在這裏時。我們被他花言巧語所惑。以爲他真是個好人家女兒。自

從大姊以次。都曾送給他衣飾等件。這些東西。一概都要追回。免得流落在外。惹人家笑話。他隨帶的一個包裹。自己攜上了堂樓。重又攜下。不敢假手僕役。看來這包裹裏面。定有什麼很祕密的東西。大爺不妨吩咐他打開包裹。以便看個明白。倘有魘魅的東西。須得投畀污穢的地方。以絕禍根。一切完畢以後。給他幾十兩紋銀。着他作爲盤費。跟着余天福回轉山西。做一個安分的良民。閉門想過。努力悔懺。或者可以免遭刑戮。要是不然。禍發不遠。唉。這般辦法。叫做恩威互用。余美顏若肯悔悟。大爺有指示迷塗之功。若不悔悟。將來奸謀破露。捉到官廳。他回想到不從大爺之言。也該天良愧悔。他的供狀裏面。決不會牽涉到我們的家庭。秋香的一番主張。不但唐寅佩服。便是衆美人也都點頭贊成。唐寅到了丹桂軒。果然一一按照着秋香的錦囊而行。余美顏當然感激涕零。所有衆美贈給他的釵環首飾。一一繳出。惟有這隨身法寶的小包裹。唐寅要他打開檢驗。他有些支吾其詞。希圖寬免。唐寅道。你這小子難道是野

心未死。我把你在鬼門關中追取回來。你兀自不肯回頭。定要撇開生路。到死路上去一走。這個小包裏。中間有鬼門關的路憑。你不把這路憑燬掉了。你不久便要死於非命。余美顏聽了這危言悚論。才肯將這小包裏打開。裏面的隨身法寶。有藥物數包。符籙幾紙。其他木人兩個。硃砂一匣。都是層層包裹。看來祕密非凡。唐寅問他藥物符籙木人的作用。余美顏道。藥物便是昏迷藥。是用桃辛柳辛以及其他幾種祕藥合製而成。假使夜間調情的時候。那婦女木然不動。只須把昏迷藥噴在婦女身上。任憑三貞九烈。也化做了七葷八素。這符籙是輔佐昏迷呪的。焚了符籙。念動昏迷呪。便是自己不去調情。婦女也會遷就男子。便可成其魚水之歡。這木頭人是禁止那被姦婦女向人說破真情的東西。在先把那婦女的年庚八字。探聽的確。用着硃砂。寫在木人身上。那麼被污的婦女。即使清醒以後。寧死不願把受辱的事。告訴他人。余美顏在外面招供。裏面的八位娘娘。依舊坐在丹桂軒後的旁聽席上。聽個仔細。聽到這裏。八

位娘娘都是口吐丁香般吐了吐舌尖。尤其是大娘娘陸昭容。他吐了一次舌尖。重又吐舌尖。爲什麼呢。他聽得那廝所說。把婦女的年庚寫在木頭人的身上。任憑受污。只可忍氣吞聲。至死不言。他想到昨夜挽了余妹妹的手。自己想揚便宜。做什麼喬丈夫。才進那閨房。余妹妹便偎着自己。竟以大爺相稱。說什麼大爺既做了奴家的丈夫。丈夫的年庚八字。決無妻子不知曉之理。大爺。你把年庚八字告訴奴家吧。自己第一次享受大爺之稱。樂極忘形。正要把年庚八字告訴那廝。虧得真個大爺回來了。假使大爺遲了一時回來。自己不但身遭污辱。而且被他把年庚八字。寫在木頭人身上。便要忍氣吞聲受這奇恥。那麼苦了我陸昭容。只好一死才好。陸昭容在軒後這般思索。所以吐了舌尖。又吐舌尖。外面的唐寅動了一種好奇心。要試一試他的藥力符力呪力。是不是名副其實。便向余美顏說知。須要小試其技。驗這方法靈不靈。余美顏搖頭道。這是很厲害的東西。一經施術。便迷本性。如何可以試得。唐寅道。既可施術於

人身上料想也可施術於禽獸身上。余美顏道：同是肉體，同是動物，料想感覺也同。唐寅便喚鸚哥，快去把這桃奴找來。桃奴便是飼養的一頭雌貓。鸚哥知道大爺要把貓兒做試驗品，起勁的了不得，趕快去找尋這頭雌貓。桃奴找了一會子，果然被他找到了。那桃奴是雌貓中的美麗者，渾身雪一般白，只是額上有兩隻漆一般黑的雙桃。春桃八娘娘尤其歡喜他，替他取一個名字喚做桃奴。他又是雌貓中的幽嫻貞靜者，逢到雌雄相感的時候，旁的雌貓都是擻起着屁股跑去跑來，騷的了不得，惟有桃奴比較的可禮自持，沒有這般雌趕雄的醜態。這一夜，桃奴正舒展着四足，睡在一個香牛皮的炕墊上面。五月裏天氣已過了叫春時期，這頭很規矩的桃奴雌貓，色心不動，正自尋他的美睡，睡的寂靜無聲，只是兩隻前腳微微的抽動，這是貓兒熟睡的一種象徵。鸚哥悄悄上前，把他托上了手腕，桃奴微微的張着雙眸，見是熟人，他睡的正懶，仍展着四足，睡在鸚哥手腕上面，口中只是喃喃的念佛。鸚哥且抱且走，且說

道。乖乖的桃奴。你不要慌。捧你到丹桂軒中去頑把戲。乖乖。捧到了丹桂軒。桃奴知道仍在熟人之手腕上面。眼都不張。依舊念着他得自先天的自由佛號。這時余美顏已準備着一切。先把昏迷藥少許。糝上桃奴的肚皮。旋把手中的紙煤。焚化了一張黃紙符籙。口中喃喃的念着昏迷呪兒。說也奇怪。安臥在鸚哥手中的桃奴。忽然起了很劇烈的性的衝動。撲的跳到地上。不及伸他的懶腰。便已聳高着臀部。在丹桂軒中亂跑亂走。口中只是嗚嗚的叫。而且逢到牆角壁脚。以及庭柱的石礎。桌椅的木脚。他總拚命的把臀部在上面亂磨亂擦。到了後來。叫的愈急促。跑的愈慌忙。磨擦的愈厲害。若沒有解救的方法。這頭雌貓。便要死於性的衝動之中。諸美人見這光景。又是連吐着舌尖。春桃不禁着急起來。捨不得這頭心愛的雌貓。死於非命。便連連的在軒後喊道。大爺。快叫他行個解救之法。要是死了這頭雌貓。要他償命。唐寅便令余美顏快施解救方法。余美顏道。小子雖有解迷咒。但須到了相當的時候。才好念動。這時便

施解迷咒。雌貓也須得病。不出三天。仍不免於一死。唐寅沒奈何。只得靜待時機。隔了片晌。桃奴的亂叫亂跑亂擦。比着方才好了一些。余美顏道。這便可以行施解救方法了。於是口中喃喃的又念起解迷咒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兩座棉花假山峯。已引起秋姑娘之疑慮。一朝雲破廬山。棉花落地。秋姑娘之逆料。爲不虛矣。蠢哉唐興。乃猶戀戀此兩座假山。以致病害相思。可憐又可笑也。

陸昭容自詡聰明。其結果只替秋香造機會。故有「此後無論何事。惟九娘之言是聽。」云云。余美顏之奸謀破露。正秋姑娘「鞭敲金鐙人唱凱歌」時也。唐寅謂爲因禍得福。苟無余美顏混入府中。卽不能顯出九娘娘的靈心慧眼。洵是確論。兩部四傑傳。扼要言之。只替秋香作一部佳傳而已。其描寫秋香之戰勝羣芳。分作三段寫之。第一段在點秋香時。華府美婢。雖有四

香。一經唐解元作考官。在鴛鴦廳上口唱黃鶯兒。對於春香。貶之曰。「身高一丈。彷彿扈三娘。」對於夏香。貶之曰。「後藏鴨蛋。前面賣生薑。」對於冬香。貶之曰。「唾花飛舞。點點濺衣裳。」獨於秋香。則致其滿意之詞曰。「因緣美滿。戲水效鴛鴦。」於是乎秋香入選矣。此秋香第一次戰勝羣芳也。第二段在能靜樓頭。唐寅聽鸚哥之品評衆美。沈府二娘娘。不及文府三娘娘。三娘娘尙嫌清瘦。不及周府二娘娘。二娘娘尙嫌脚大。不及祝府大娘娘。大娘娘尙嫌年長。不及文府二娘娘。二娘娘尙嫌語帶鼻音。不及杜月芳。月芳美矣。而王秀英更美。華秋香尤美。以三鼎甲言之。秋香爲狀元。秀英爲榜眼。月芳爲探花。唐寅聞之。樂極忘形。此秋香第二次戰勝羣芳也。第三段在余美顏混入閨中時。陸昭容不疑其有他。其他諸美亦不疑其有他。而秋香獨戚戚焉憂之。惴惴焉慮之。迨夫水落石出。果不出秋香之預料。而八美皆自愧不如。此秋香第三次戰勝羣芳也。作者描寫秋香。努力如此。然則四傑傳

者。秋香傳也。續四傑傳者。續秋香傳也。
春桃欲鬻割美顏。餵給桃奴吃。不過一時憤語。然而桃奴二字。已爲下文伏
線矣。文心細膩。如是如是。

最近出版
長篇小說

徐哲身先生著

清代三傑 曾左彭

六大厚冊
裝一錦盒
定價六元
實售六折

有清咸同年間。南有天國之起義。西有回民之獨立。兵戎頻見。人才之盛。真如漢末之三國。

清國有曾國藩彭玉麟左宗棠等之智。鮑春霆劉松山塔齊布等之勇。天國有石達開錢江李秀成等之智。陳玉成韋昌輝林鳳翔等之勇。回國有白彥虎馬化澂等之智。白朱氏白珊瑚等之勇。智智相敵。奇謀妙計。層出不窮。勇勇相戰。刀光血影。極盡酣烈。

本書敘述當年之人物事蹟 粒粒如數家珍！

寫當年文字

則有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曾國荃錢江石達開勝保文道希杏徐林等書札詩聯。琳琅滿目。

。可作清代文選讀。

寫當年武功

則有兩廣雅片之戰。曾彭胡等紅羊之役。左宗棠征西之役。以及中法戰爭等等。實人實事。

非近代虛構武俠說部所可及。

寫艷事韻聞

則有曾國藩彭玉麟胡林翼陸建瀛蕭朝貴等等之艷史。及清國天國之宮闈穢聞。珠香玉斃。可

作數十部香豔小說讀。

寫異聞軼事

則有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張之萬徐杏林鄒中丞溫紹原石達開楊秀清等百餘人之奇聞奇事。情節離光怪陸離。但所語皆有根據。

上海大衆書局 印行

第三十九回 去匆匆留書感大德 情密密同枕療相思

這真可以見得解迷咒的靈驗了。余美顏只須口中念念有詞。受着性的衝動的桃奴。彷彿冷水沃背。澆冷了他的熱戀。咿的一聲。便即止住了他的亂叫。好像受了打擊。身子便疲乏不堪。既不跑着浪步。也不向牆邊椅角亂摩亂擦。只是沒精打採。一步一步停留的在那裏行走。若在水滸傳中。便該叫做宛如鬪敗的公雞一般。編書的套着舊調。說這頭雌貓。宛如戀後的母狗一般。軒後的春桃。很覺得心中不忍。便即嗷嗷喚起這頭雌貓來。桃奴聽得主母喚他。正受得一番創深痛鉅。彷彿要去告訴春桃。便依着喚聲所在。徐徐的向軒後走來。桃奴走到了春桃裙邊。又是咿的一聲。這一聲之中。彷彿含有許多苦哀。假使有一位懂得貓語的公冶矮先生做那貓的繙譯。定可以代達桃奴的苦衷。說阿奴好端端的睡在香牛皮的炕墊上面。心無繫戀。魂夢正酣。冷不防促狹的鸚哥。把阿奴抱到丹桂軒中。不知甚麼一會子。阿奴便迷着本性。如醉如

癡的發動着很劇烈的色情狂。在這時候。真叫做比死還苦。阿奴自己也詫異着。一向在中門裏面行動。沾受着諸位娘娘的幽嫺貞靜的好模好樣。便在叫春時節。也不曾似方才這般的騷聲浪氣。阿奴爲什麼一時變了相呢。自己也糊塗了。你們諸位娘娘可知道麼。這是桃奴含意未伸的一番說話。他不會開口。只會在春桃裙邊依戀着。春桃輕輕的說道。我的嗟鳴。都是大爺多事。苦了你也。說時。把桃奴捧在手中。要和他親熱一會子。卻不料偶然碰着桃奴的臀部。桃奴便大叫了一聲。春桃知道詫異。便湊着軒後的月光。把桃奴的臀部檢視一下。只見上面擦去了一塊皮。隱隱的有血掛下。便把桃奴放下。口中道一句好厲害的魘魅術。衆美人見這光景。又喜又懼。喜則喜發覺的早。沒有受他的魘魅邪術。懼則懼萬一大爺遲來了數天。我們諸姊妹豈不要和那桃奴一般無二。尤其是陸昭容加倍的喜。加倍的懼。只爲他的名節關係。所爭只在一片時刻。總算祖宗有靈。在那緊要當兒。大爺倦遊回來。保全了自己清白。所以

加倍的喜。要是不然。桃奴恰才的怪模怪樣。只怕我在昨夜。早已演了出來。唉。這般的可怪東西。留在世間。豈不害人。他便走到軒中。催促丈夫。快把這可惡東西消燬了。唐寅道。不須大娘着急。我已吩咐芙蓉連同包裹一起都丟到糞窖子裏面去了。陸昭容道。爲什麼不把來焚燬了呢。唐寅道。一經焚燬。只怕淫穢之氣。散布空中。也不是辦法。所以丟入污穢所在。把他的邪術破壞了。待到來朝。吩咐園丁。填塞了這糞窖子。那麼這作祟的東西。再也不能爲害了。但是包裹雖然消滅。而藥方符咒。依然存在人間。只怕還有作祟的日子。余美顏道。小子承蒙大爺和諸位娘娘高抬貴手。不咎既往。這般大恩。永矢弗忘。藥方雖未消滅。但是永不製造這害人的藥。符籙和呪語。雖還記得。但是小子可以立誓。誓不再繪這害人的符。繪了墮指。誓不再念這害人的呪。念了斷舌。唐寅道。便算你的誓言作準。只怕你的老子。還有你的弟兄余美容余美姿二人。未必悔悟。吾的意思。你既悔悟了。你可以不必跟着余天福去。我給你些銀兩。做些

小生涯。也可活命。余美顏道。大爺的美意。小子自當感激。但是小子受了父親多年撫育之恩。他的行爲。雖然不軌於正。而小子便和他絕情斷義。也覺不忍。大爺放了小子回去以後。小子一定在他們面前。苦口相勸。勸他們別尋正當營業。休得再幹這忍心害理的生涯。倘使勸醒了他們。便不埋沒了大爺和諸位娘娘的美意。萬一他們執迷不悟。小子總算盡了自己的心。便和他們分道而馳。各行其是。也可無憾於心了。唐寅夫婦聽了。都是點頭稱善。陸昭容是胸無城府的人。恰才痛恨那廝的時候。恨不得咬去那廝一塊肉。現在呢。覺得這小子所幹的事。全是做那余天福的傀儡。他一切都不由自主。又覺得他身世可憐。便攬掇丈夫多給些銀兩。今夜暫許他住在旁落裏面。到了來日清早。便即打發他離開這裏。以便他自奔前程。重入正路。這一夜的喬坐衙。直到三更時分。方才告了一個段落。唐寅給了他一百二十兩紋銀。余美顏感激涕零。不在話下。所有繳出的衣服首飾。仍由各位娘娘接收。余美顏自往原處住宿。一

夫八婦。各返堂樓。陸昭容仍請唐寅在能靜樓中過夜。一宵易去。已到來朝。唐寅起身以後。正在提早梳洗。以便下樓去遣發那小子出門。誰知余美顏早已走了。留下一個柬帖兒。囑令唐興交付主人。柬帖上無非說些感戴二天的話。而且柬尾還題着四句四言詩。叫做

革故鼎新。請自此始。謂余不信。有如白水。

唐寅點頭道。這小子大有悔悟之意。果然把他感悟了。倒也是一樁陰德。自這天起。唐寅吩咐鸚哥芙蓉衆丫環。以及僕婦人等不許把余小姐的真面目。講給中門以外的僮僕們知曉。他們若問余小姐爲什麼匆匆便去。只說余小姐是一位深明閨訓的美千金。他因爲大爺回來了。倘在這裏長久居住。未免總有些瓜田李下之嫌。所以留下柬帖。匆匆便去。他們若問余小姐可要重來。只說。這倒不能說定。大約大爺在家時。余小姐未必再來。便是再來。也不會停眠整宿。除非大爺出外遊山玩水。不卽歸家。他才肯住到這裏來呢。丫環們遵着

大爺吩咐。便如是這般的到中門外面去宣傳。僮僕們聽了。誰也不會疑惑。所以余美顏喬粧女子的事。解元府中除卻九位娘娘。以及三五名僕婦丫環。其他的人。大都深信余美顏是一位貨真價實的美貌佳人。尤其是小廝唐興。倒累他害了幾個月的單戀病。只爲他自信這一雙品評花朵的眼睛。和大爺差不多。經他判定的分數。大娘娘見了也都心許。這位余小姐又是他引進的人。他稟告大娘娘時候。便說上門的女子。是一位十分美貌的人。大娘娘才令他。把余小姐引到九成堂上。後來大娘娘把余小姐留下了。唐興覷個機會。悄悄的向余美顏說。你小姐和諸位娘娘見面。虧得我添了許多好話。才許你上堂相見。我的介紹之功。卻不在小。不知你小姐何以報我。余美顏笑着回答。你的大功。我是永遠不忘。到了將來。你要什麼賞賜。我是決不吝惜。唐興是個色迷迷的家僮。金錢賞賜。他卻不在心上。他雖不敢希望着真個消魂。只須余美顏許他一部分的肌膚相親。或在唇邊。或在胸前。這酬報便勝過了金錢十倍。他

吞吞吐吐。正待把自己的慾望說出。卻聽得有丫環們來了。他只好退到外面。待到再有說話的機會。寧可被余小姐打嘴巴。這含蓄未伸的說話。一定要說個明白。這是昨天日間的事。誰知道只隔一宵。唐興恰才起身。便見余美顏從裏面走出。手拈着書柬。交付與唐興。說自己另有要事。須得清晨出門。你把這書柬交與大爺便是了。唐興見他去得匆促。好生疑慮。便道。余小姐出去以後。何時歸來。余美顏道。柬帖裏面寫的明明白白。不須多問。自會知曉。唐興不知他在葫蘆裏賣甚麼藥。只好由着他出門。余美顏正走到轎廳左近。時候還早。左右無人。唐興忽的追上數步。輕輕的說道。余小姐。你那天許我的賞賜。我是不喜金錢的。余美顏道。興哥。你不喜金錢喜什麼。唐興鬼頭鬼腦的向左右望了一下道。余小姐。你的一點櫻唇。勝過了萬兩黃金。你的兩座玉峯。勝過了百萬素封。說到這裏。手捧着兩片面皮。準備余小姐動怒。誰知余小姐並不動怒。只是回眸一笑道。興哥。奴家緊記在胸。說罷。金蓮急急的邁動。無多時刻。已出

大門而去了。轎廳上的唐興，呆呆的站着，做了一會子的天打木頭人。這緊記在胸四個字，不知道他是記恩，還是記恨。不過上面有興哥兩字做稱呼，大概不是記恨，而是記恩了。他癡想了一番，才把柬帖送入中門，自有丫環接去。守候大爺睡醒以後，才去稟告。唐寅看了信後，既經囑咐丫環，不許走漏消息。丫環們當然照着大爺囑咐的話，到中門外面去宣傳。真把唐興的想想，想得日月無光。他早知道余小姐此番一去，論不定回來不回來。他無論如何，總不肯輕放余小姐出門。他見余小姐徒手出門，沒有提着帶來的小包裹，以爲去了就回，不成問題。誰知他避嫌而去，礙着大爺在家，有什麼瓜田李下之疑。若要他重來，除非大爺再去游山玩水。有一月半月的停留，那麼他或者再到這裏來小住。既來小住，總有機會悄悄地問他。余小姐，余小姐，你那天說的緊記在胸，今日裏便要向你對一個下落了。只須他微笑不語，我便可以大膽的口接櫻脣，手撫玉乳了。唐興害了這莫名其妙的想想，呆呆的只盼着主人出去游

山玩水。偏是這幾個月。爲着天氣炎熱。唐寅懶於出門。只是科頭跣足。在家園中消遣時光。過了夏令。文徵明徐禎卿來約唐寅去遨遊東西洞庭。唐解元只爲上一次出門。是攜着唐壽而去。這一次想換個僮兒不帶唐壽而帶唐興。唐壽是性喜出遊的。得了這消息。異常的不起勁。以爲這個好差使被唐興奪去了。誰知唐興不願從遊。只願在府中聽候使喚。所以這一次出遊。依舊是唐壽跟隨。唐興以爲大爺一出門。余小姐便該到來了。癡候了一天。沒有消息。一天不來。第二天便該到來了。誰料連候三天。只是望眼徒穿。唐興以爲大娘娘不去相請。余小姐當然未便上門。看來大娘娘忘記着余小姐了。這小廝很熱心。逢到大娘娘傳喚他時。他便攛掇着主母道。大娘娘。何不去接取余小姐到來。趁着大爺不在府上。大娘娘含糊其詞。沒有什麼表示。過了兩天。依舊不見余小姐到來。這小廝益發着急了。逢到大娘娘傳喚他時。他又攛掇着主母道。大娘娘。倘要接取余小姐到來。是在這時候了。再過幾天。大爺便要回來了啊。

大娘娘發怒道。誰許你提起什麼余小姐。你再說時。家法板伺候。唐興碰了這個釘子。再也不敢多嘴了。但是緊記在胸的諾約。只怕要付諸東流。他以為大娘娘不接余小姐到來。無非為着吃醋起見。只怕大爺看中了他。又多添着一房夫人。以致愛博而不專。但是大娘娘吃醋。卻害了我小廝。只消受了兩聲興哥。從此便沒有見面的日子了。唐興這麼的朝思暮想。以致懨懨的害起病來。待到唐寅倦遊回來以後。一見唐興竟消瘦了許多。不禁詫異起來。偶和陸昭容談及此事。陸昭容便說他曾兩次攛掇我去接余小姐到來。看來他和余美顏未免有情。呆巴巴的盼他到來。豈不好笑。唐寅道。這件事有些左右為難了。告訴他余美顏的真相。防着他到外面去傳揚。不告訴他余美顏的真相。他始終在夢中。這想思病便害的太沒交代了。陸昭容便問秋香。作何辦法。秋香道。賞一名婢女給他做妻子。便可療卻他的想思病一半。余美顏的真相。小廝們不知曉。丫環們是知曉的。丫環嫁了小廝。夫婦之間。何話不談。當然要談及

余美顏是男非女了。丫環向他說破了祕密。他當然不敢在外面宣傳。但是他的想思病又可療卻一半了。唐寅聽了秋香之言。便把芙蓉許給與唐興。又恐唐壽不快。索興把鸚哥也賞給與唐壽。便在這一年中。兩書僮和兩丫環都成眷屬。唐壽結婚。不必提起。單道唐興結婚以後。和芙蓉備極綢繆。夫婦之間。無話不談。芙蓉笑道。聽說你爲着余美顏。害起單想思來。天下的癡人。你是第一。你道余美顏是怎樣的一個人。唐興道。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女子。芙蓉笑道。你這個癡人真正癡煞也。枉誇着自己有品評美人的真眼光。連那雌雄都不知曉。你道余美顏是女子麼。須得轉世投胎。才是個女子咧。唐興大驚道。難道他是個男子。芙蓉道。不是男子是什麼。我和你只隔着一重中門。中門以內的姊妹們。都是清清楚楚。中門以外的兄弟們。都是糊糊塗塗。我爲着和你做了夫妻。才肯把今年五月裏的奇聞。告訴你知曉。只是言出我口。入於你耳。卻不能講給旁的人知曉。你肯若守祕密。我才肯原原本本。一字不遺的講個明白。唐

興見聽這奇聞。當然願守祕密。芙蓉便在鴛鴦枕上。把那夜丹桂軒中喬坐衙的事。從頭至尾。一一講給丈夫知曉。只這枕上的一番談話。便把唐興幾個月來藏在心坎裏的余小姐。驅而出諸方寸園地以外。往日相思。化作雲烟飛散。他的身子便一天天的健全起來了。這些都是後話。未來先說。表過不提。再說自從陸昭容的試金石政策。在丹桂軒失敗以後。他便自知一切粗鹵。遠不及秋香的精細聰明。所以事無大小。都要得了九妹的同意。他才敢放膽做去。這便合該秋香抬頭了。三娘娘在桃花庵中念了半夜的佛。到了來日出庵門。回歸堂樓。知道大爺沒有給余美顏試破。轉是余美顏給大爺試破奸謀。業已離開這裏了。九空是相信菩薩的。一切功德。他說都是菩薩的功德。若沒有菩薩默佑。怎會辨別真偽。從這天起。他連念了三萬卷心經。算是酬答我佛的靈感。古語道得好。「驚弓之鳥。見曲木而高飛。」陸昭容吃了這番啞苦。分明得了一場大大的教訓。以後見了初次相逢的女賓。便要動問秋香。這女賓可疑不

可疑。須得秋香下了一句斷語。他才敢深信不疑。以前的陸昭容抱着出風頭主義。他這一頂坐轎。非凡華麗。前傳中曾經提及。祝阿鬍子曾以一坐大娘娘的轎兒爲榮。現在呢。他不敢抱着出風頭主義了。自己這乘坐轎。改華爲樸。和普通的轎兒差不多。而且深居簡出。不敢招搖過市。只爲五月裏送行。一起九乘轎兒。坐着九位娘娘去送行。以致引動了路人駐足。過客抬頭。一場風波。便起於冷容誨淫之中。從此有事出門。決不成羣結隊的惹人注意。所以唐解元府中一切假排場。俗稱「唐款」的。也都改削了不少。一夫九婦在家中不嫌寂寞。又有一位玉雪可愛的玉麒。官官作陪。聰明敏靈。簡直和他的本生母憐香三娘娘一般。益發博得唐解元和諸美的愛憐了。秋香偶爾談起余美顏闖入府中的第一天。我們諸姊妹畢竟窺不破他的真相。惟有這玉麒的小眼睛。勝過了我們一起一十八隻眼睛。我們都和余美顏親近。惟有玉麒不願和他親近。抱玉麒的奶媽也說道。說也奇怪。我們的官官。一向不怕着陌生。尤其是

標緻的女人。無論認識不認識。便要張開着小手。攔着他抱。惟有見了那天這姓余的。他便如見了鬼魅一般。一見面便要催着我逃走。逃走。唐寅手撫着玉麒的頭。顫道。聰明的母親。當然會得生這伶俐的孩子。後來諸美在事後追思。覺得余美顏入門以後的事。頗有幾件令人懷疑。最可疑的。便是他在九成堂上。和六娘娘李傳紅對弈。本來他是大勝而特勝的。至少也要贏這三四十子。其時七娘娘蔣月琴。因爲佩服余美顏的妙擅絲絃。要和他住在一房。同眠同起。陸昭容和蔣月琴調笑。說幸而余小姐是女子。假使是男子。這便太難爲情了。大娘娘無心說了這句話。余美顏正操勝算的時候。聽得這般說。猛然間回轉頭來。好像受了什麼激刺一般。後來勉強終局。大勝變做小勝。被李傳紅恢復了一大塊失地。結果只輸卻三子。李傳紅本有些懷疑。心思靈敏的余妹妹。如何忽然之間。有這失著。現在大悟而特了悟。原來他的驚慌。驚慌在陸昭容的調笑之談。編者寫到這裏。不再絮絮。只說幾句概括之詞。大約余美顏破露

奸謀以後。諸美閑談。往往談及受欺的事。但是論根倒果。便要怪到老祝身上。以爲「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若沒有老祝讀了踏莎行。說這一篇挑撥之詞。陸昭容便不會收留這來踪不明的人。要他做丈夫的試金石。可見大風起於蘋末。余美顏誤作試金石。都發生於老祝幾句謠言之下。衆美的心中。大都要攛掇着丈夫。寫一封痛罵毒蛇的信。把這位在廣東做興寧縣知縣的祝枝山大令。罵的他體無完膚。惟有秋香不以爲然。他說我們的親事。大半都是他撮合而成。功大罪小。如何可以恩將仇報。唐寅道。九娘的話。說的很對。枝山雖然出言不謹。但是他的爲人很有熱腸。人家罵他一聲洞裏赤練蛇。實在是冤枉他。至於我唐寅在寧王未敗的時候。佯作色狂。有了這許多豔史。畢竟有些風流罪過。我看想了人家的閨眷。難保人家不來看想我的家眷。這一次余美顏混跡入內。未始非我生平自命風流之報。幸而上蒼見憐。沒有釀成中篝的醜聲。我已感激不盡了。爲什麼要去抱怨老祝呢。況且消息傳來。老祝到任

以後。他的官聲很好咧。列位看官。畢竟老祝有什麼政績呢。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昏迷藥呪。小施其技於桃奴。此作者之借竿立影法也。安眠香牛皮榻上之桃奴。竟受此酷烈之試驗。此固桃奴之不幸也。然桃奴之不幸。正諸美之大幸也。假使余美顏之技得售。則眼前之桃奴。卽諸美受蠱後之現形。而首承其害者。卽爲自誇妙計之陸昭容。宜乎奸謀破露之時。陸昭容屢吐其舌尖也。

此回文字係承上起下之總關鍵。桃花塢義釋人妖。唐解元府中之事。已可告一段落。自下回起。卽可舍唐而敍祝矣。然而舍唐而敍祝。必將義釋人妖以後之餘波。一一交代明白。如秋香之出人頭地也。唐興之誤惹情魔也。唐解元與文徵明徐禎卿之遨遊東西洞庭也。鸚哥之嫁唐壽芙蓉之嫁唐興也。文章有詳略法。詳言之。洋洋十餘回不爲多。略言之。寥寥百餘字不爲少。

亦各從其所宜而已矣。

由唐入祝之過渡語。卽陸昭容歸罪老祝。而秋香則諒之是也。唐寅云。「消息傳來。老祝官聲很好。」卽此兩語。已爲祝縣令傳之弁言矣。

醫藥顧問

四版
出書

全書四冊
二十萬言
裝一錦盒
定價大洋
二元五角
實價六折
寄費加一

指示醫藥常識
羅列各病驗方
一人購備此書
一鄉購備此書
若能詳究此書
預防病魔侵入
救治輕恙重症
終身可以無病
一鄉人可無病
不難立成名醫

本書十大特色

- (一) 各科病症應有盡有
- (二) 採自名著藥到病除
- (三) 醫理淺近容易明瞭
- (四) 藥餌普通易於措辦
- (五) 大劑小劑無不匯列
- (六) 所載諸方實驗如神
- (七) 家居旅行利己救人
- (八) 文字淺顯盡人可讀
- (九) 分類清晰一查即得
- (十) 印刷優良定價低廉

上海
大眾
書局
發行

第四十回 小家奴權充風憲官 老媽子不懂蘇州話

自從祝枝山赴任以後。久沒有提起他的大名。他也是續四傑傳中主角之一。怎麼可以把他擱在一邊呢。其實編者並沒有把他丟掉了。以前十多回文字。雖是說的唐解元府中種種撲朔迷離的趣聞。但是種種趣聞。全出於老祝的幾句戲言。以致釀成了大錯。可見十數回文字。表面上寫的唐解元府中的趣聞。實際上便是寫的老祝幾句戲言的結果。現在陸昭容錯認裙釵的事已告了一個段落。筆尖兒騰出餘閑。便可以離卻東吳。來到東粵。補敘這位願作好官的祝枝山大令。原來祝枝山有了貪色貪財的癖。人家以為他無論怎樣的革故鼎新。勤求治理。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切難關都可以跳過。總跳不過這美人關和金錢關。非但不相干的人。這般說。他的好友也是這般說。非但好友這般說。他的娘子也是這般說。哼。休得小覷了祝阿鬍子。他不抱定宗旨。便罷。他既抱定了宗旨。「咬一口生薑。喝一口醋。」無論如何。總要出於

人家的意料以外。他對祝大娘娘說。太太。你不要聽了旁人的話。門縫裏瞧人。把人都瞧得扁了。「智者不爲人所料。」爲人所料者必非智者。我老祝在蘇州的名譽。被人家弄壞了。我何嘗毒害人家。人家總以洞裏赤練蛇相稱。我自然心灰了。任憑怎樣的革故鼎新。人家總不肯磨滅這口碑上面的洞裏赤練蛇五字。我到了廣東。那邊的老百姓。誰都不知我有這洞裏赤練蛇的譚名。只要我努力做清官。三年滿任以後。一定可以博得許多萬民傘萬民旗德政匾德政牌。回去給那輕脣薄舌的蘇州人看看。你們口中的毒蛇。卻是廣東人口中的青天。那麼我的惡名聲便可洗刷淨盡。非但人家看重我。便是我的好友。也都要另眼相看。周老二和我賭下的東道。我老祝可以穩贏無疑。祝大娘娘道。你雖然說這成人的話。但是到了財色關頭。只怕此心把握不住。枝山道。我既這麼說。十分把握不敢說。大概總有六分把握。祝大娘娘道。那麼你還有四分靠不住。只怕便在四分上出了毛病。枝山道。那便要請你做內場的監察御

史了。假使我有什麼不是之處。你休把我當做丈夫看待。罵我也不妨。罰我也不妨。總須我改過以後。才把我當做丈夫看待。有了你這位內場監察御史。那麼我立志要做好官。便有了八分把握。祝大娘娘道。便算我監察的緊。只可以監察內場。不可以監察外場。那麼你還有二分靠不住。只怕便在二分上出了毛病。枝山又喚祝僮至前。要委任他做一位外場的監察御史。無論本人走到那裏去。總要祝僮緊緊相隨。假使本人有什麼不是之處。你休把我當做主人看待。罵我也不妨。罰我也不妨。總須我改過以後。才把我當做主人看待。那麼我做好官。便有十分的把握了。祝僮道。大爺雖然這般說。但是做奴才的。怎敢辱罵主人。罵都不可。何況是罰。只怕小人稍有言語高低。主人板起面孔。喝一聲打這該死的狗頭。小人不是自討沒趣麼。枝山道。你不用慌。做主人的果有什麼不是之處。你便有罵我的權。罰我的責任。我只有受罵受罰。倘要難爲你。便可稟明大娘娘。把我加倍的罵。加倍的罰。你總可以放心了。自從祝枝山有

了內外兩員監察御史。到任以來。果然大得民心。興寧縣在廣東的東境。四季溫暖。稻田再熟。本是一個膏腴之區。無奈這地方的民衆。飽食煖衣以後。未免逸居無教。有許多游手好閑的子弟。吃飽了白米飯。沒有什麼事幹。不是在釵裙隊裏去追求。定是呼盧喝雉。夜以繼日的大開賭場。再不然。終日昏昏在醉鄉。又不然。便是遇事生風。訛詐人家的財物。祝枝山訪聽得實。便和祝大娘娘商議。要改革地方上好色好賭好飲好貨的四種不良習慣。祝大娘娘笑道。你清夜捫心。問問自己吧。好色好賭好飲好貨。你這位知縣大老爺沒有出山的時候。那一樁不犯。你倒想去禁止他們麼。據我看來。不如與民同之吧。你既好色。不妨約着子民同去尋花問柳。遇見什麼喬粧改扮的鄉下大姑娘。你不妨率領子民。同喚一聲許大好妹妹。你既好賭。不妨約着子民同去呼盧喝雉。要是連戰連北。便不妨跟着祝僮。叫他天天倒錢筒。應了周二叔「筒倒竹嘔錢」的一句對子。你既好飲。不妨約着子民同去傳杯弄盞。「聽說吃。撞塌壁。」

不管認識不認識。老着面皮去闖席。你若好貨。不妨率着子民同去遇事生風。大除夕寫無字對。便可以大發財源。開一篇損失帳。便可以寫上損失吟髭七十五莖半。索賠紋銀一百五十一兩。枝山皺着眉道。太太。你怎麼專揭下官的痛瘡。這是已往的事。自古道。『已往不可追。來者猶可及。』這四樁惡習。下官未出山時。雖然般般都犯。但是『捕快本來賊出身。』越是下官犯過的惡習。越是要禁止子民。不許以身嘗試。祝大娘娘道。你休着急。『前言戲之耳。』你要禁止這四樁惡習。我是很佩服你的。不過你做了父母官。須得以身作則。你本身除絕了四樁惡習。那麼『其身正而天下從之。』還怕百姓不服麼。枝山連連點頭。他的四樁惡習。果能一樁不犯。好色兩個字。他本來有限止的。唐文周三解元。都是左擁右抱。備極人間的豔福。惟有祝枝山計賺雲裏觀音時。他的丈人峯趙星海早有宣言。只許一夫一婦白首偕老。不得另納姬妾。枝山接受了這條件。方才完姻。這條件是永遠有效的。所以枝山在蘇州時。雖不免在

花街柳巷中時時行走。但是娶一個回家。是受着條件束縛。萬萬辦不到的。只不過「肉麻當有趣。」談及女人。時時要流涎罷了。自從到任以後。休說要納姬妾。便是談及人家閨閣。也在監察御史の禁止之例。有一天。退衙以後。回到上房。偶然談及唐伯虎の豔福不淺。這位九娘娘。端的人間第一。世上無雙。談得津津有味時。一團茅草裏面。不免掛下了兩道饞涎。祝大娘娘老實不客氣。便行使他的監察御史の職權。罵一聲騷鬍子。你這一偷食貓兒性不改。人家擁有九美。和你何干。誰要你言之津津。騷鬍子裏面挂下涎來。枝山道。太太原諒。下官爲民父母。怎敢犯那色字的關。不過回到上房。談談人家的嬌妻豔妾。掛下幾許饞涎。這有什麼妨礙。何勞你監察御史彈劾。祝大娘娘道。我的監察御史是很嚴厲的。非但禁止你有這好色的舉動。而且禁止你說這好色的話。流這好色的液。單是說說好色的話。罰你一夜獨睡。說了好色的話。且又流了好色的涎。罪上加罪。一起罰你獨睡三夜。執法如山。令在必行。便吩咐丫環在

後房替大爺安排牀鋪。過了三夜。才許拆除。枝山受了這一次的罰。他這張不說好話的嘴。再也不敢輕談人家閨闈的事了。又有一天。他坐着官船到鄉間去視察田畝。官船裏面。自有祝僮常川伺候。祝僮要試驗試驗主人好色的心。可曾澈底遏止。經過一處鄉村。正有一個妙齡女郎。在那河濱石踏步上洗菜。祝僮喃喃自語道。到了這裏。今天第一次遇見這麼一個美貌女郎。他的面龐兒。倒有幾分。和唐大爺府中的九娘娘相像。只這幾句話。便挑動了這一位鬚子。知縣獵豔的心了。不由自主的在袍袖中摸出一個單照。憑着船舷。飽餐秀色。偏又不湊巧。這女子蹲着身兒。低着頭兒。倉卒之間。瞧不見他的花容月貌。船已過去了。枝山兀自探身船外。眼光從單照中穿過。向那洗菜的女郎行注目禮。祝僮忽的在艙中。屈着一膝稟報道。啓稟大爺。風憲衙門中的都老爺到了。枝山趕快回頭。忙問都老爺在那裏。祝僮不慌不忙的在枝山對面大馬金刀般的坐着道。若問都老爺在那裏。本官便是監察御史。哼。貴縣太荒謬了。枝

山怒道。祝僮你癡了不成。祝僮也怒道。貴縣益發荒謬了。你有了不端之處。落在本御史眼裏。本御史鐵面無私。無論如何。總要參你一本。枝山才想到了。憑艙獵豔。分明犯了好色的戒。所以這小廝才自命爲監察御史。要彈劾我的過失。便笑着說道。憑艙眺賞風景。並不有玷官箴。何勞你都老爺上章彈劾。祝僮道。貴縣手執單照。並非眺賞風景。卻是垂涎女色。況且一看是君子。再看是小人。船已過去。貴縣的眼光。仍注射在石踏步上的洗菜女子身上。貴縣的居官四戒。已犯了第一樁的色戒。本御史如何不把你嚴參一本。枝山申辨道。便算本官有玷官箴。也是你都老爺在旁誘引。才引動了本官的狂奴故態。方才本官好好的端坐官艙。都是你喃喃。說什麼美貌女郎和唐家九娘娘相似。以致本官不得不憑艙一看。可見憑艙獵豔。並非出於本官的本心。你這彈劾便不免多此一舉了。祝僮正色說道。貴縣竟敢不服彈劾。爲官之道。須得自定主意。任憑有人在旁邊百般誘引。你只巍然不動。這才是一員好官。假使有

人誘引你。便不免搖動了主意。那麼你的官聲。就要有始無終了。今天有人把女色引動你。你便要摸出單照。看一個飽。明天有人誘引你狂飲狂賭。以及貪贓納賄的事。你也要打破了好酒好賭好貨三戒。那麼你這知縣還做得好麼。枝山受了他一頓訓斥。沒有什麼說話可說。只說。貴御史的教育。都是金玉之言。本官從此以後。一切防微杜漸。任憑有人誘引。力持着四戒。要保守的和銅牆鐵壁一般。永遠巍然不動。祝僮聽了主人服善的話。本來大馬金刀般的坐着。現在趕緊離座。向着主人一屈膝道。大爺永守這四戒。一定可以德政在人。永遠不朽。小人特向主人叩賀。枝山見這光景。不覺好笑。笑這僮兒忽做御史。忽做家奴。自己稍有些不慎的行爲。祝僮便是鐵面無私的御史了。自己恍然悔悟。力改前非。這很峻厲的鐵面御史。又變而爲屈着一膝的家奴了。這一番回衙以後。祝僮不能夠科罰主人。卻把主人手執單照。飽看女郎的罪狀。照會內場監察御史。祝大娘娘知曉。祝大娘娘又罰令枝山獨睡一宵。算是實行他

的丈夫懲戒法裏面最厲害的一條。枝山有了這內外監察。便是不想做好官。也要變而爲「吏行冰上人在鏡中」的一員好官。何況他的出任。專爲做着好官而來呢。他既厲行此四戒。專從本身做起。興寧縣的民風。居然爲之一變。他又獎厲耕稼。不使膏腴的土壤。歸於荒蕪。凡是四鄉游民。都督促他們去盡力田畝。從者有賞。違者有刑。離興寧縣城東五里。他建築了一所勸稼亭。離興寧縣城南三里。他又建築了一所省農亭。每逢春耕時。他總出城。常到勸稼亭上去勸耕。每逢秋收時。他又到省農亭上去省農。這不是編者嚮壁虛造。把祝阿鬻子說得這般的仁義道德。其實他的官聲。都在興寧縣的縣志上面。而且勸稼省農二亭。縣志上都有記載。這可見得他的德政在民了。凡是地方上。不。太平。都由於務農者少。遊手者多。務農者太少了。便不免農村破產。良田化而爲草萊。遊手者太多了。一切酗酒打架。開場聚賭。爭風奪婦。詐欺取財等不良習慣。便卽隨之而起了。枝山治民。卻在根本上着想。對於勸耕省農二大政。用

着全力去督促。不肯虛應故事。到任的一年。又是年歲大有。收穫豐盛。其時家給人足。很有些太平景象。祝知縣的口碑益發好了。他是不擺架子的。每逢下鄉去勸稼省農。總是穿了便服。只隨帶着一名長隨。且這長隨便是又做奴才。又做監察御史。的祝僮。枝山常在亭子裏面。和許多村老村嫗。娓娓談話。倘有不孝兒子忤逆媳婦。便可由家長在亭子中口頭告狀。省卻經着差役的手。不免要婪索銀錢。枝山準了告狀。便傳喚那被控的人。來到亭中。向着他好言相勸。要是勸導無效。便拘到縣裏去治罪。然而經他指導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恍然醒悟的。每逢夕陽光裏。石條上坐着一個鬍子。草地上坐着兩三個村男村女。那鬍子掙着亂蓬蓬的茅草。娓娓談話。談到起勁時。不免唾花飛舞。草地上的村男村女。都是傾耳靜聽。聽到感觸處。不免涕泗交流。這便是祝知縣在鄉間審案。審案的結果。經他調和了許多家庭訟事。一時四鄉八鎮。便同聲的喚起祝青天來。每逢下鄉。總是歡聲載道。他不肯騷擾民間。要是地方上備着盛

宴請他。他非但不肯享受。反而要把那備筵的民人。一頓訓斥。說他只知獻媚上官。不知愛惜物力。如有鄉村人家。備着粗茶便飯。請他胡亂果腹。他倒肯領受人情。不過飯罷以後。總有相當的酬謝。決不使老百姓破費着一文半文。地方官的官聲。都在童謠中判別優劣。老祝做了這裏的父母官。博得地方上許多好感。自有人編了歌謠。教孩子們在街頭巷尾唱個不停。傳到了祝僮耳朵裏。喜的這小子手舞足蹈。乘着祝枝山在宅門裏面飲酒的當兒。便向着主人一屈膝。連稱賀喜。枝山聽了奇怪。忙問喜從何來。祝僮道。恭喜大爺高升了。枝山益發奇怪。他想自己別無奧援。並不鑽謀。怎麼到任未久。便有升官的希望。忙問祝僮。你從那裏得來的消息。只怕未必是真。祝僮道。這叫做老太婆刺繡底。千真（針）萬真（針）本縣的城廂內外。男男女女都是這般說。小人聽得這般消息。喜極欲狂。所以特地來報這消息。說罷。喘個不止。枝山看這小廝。不像是假報喜信。祝大娘娘禁止丈夫在外面狂飲。但是退到裏面。大娘娘總備着

一壺美酒。幾色佳肴。以供丈夫小酌。大娘娘不飲酒。正在上房。替祝續小官官縫紉小衣裳。聽得祝僮這般說。便放下了手頭針黹。來到外面。盤問這小廝道。大爺畢竟升了什麼官兒。祝僮道。大娘娘有所未知。大爺這一升。真個非同小可。喜煞小子了。枝山放下酒杯道。這小子少見多怪。知縣升官。升不到那裏去。左右不過升做了通判。知縣升通判。也只是明升暗降。祝僮搖頭道。不是不是。若是大爺升了通判。用不着小的這般面有喜色。枝山道。難道知縣。截取御史。升做了都察院裏的都老爺。祝僮搖頭道。不是不是。若是大爺升了都老爺。有什麼希罕呢。小子也曾做過一次都老爺。大爺至多和小的一般。用不着小的這般手舞足蹈。枝山道。究竟升了多少級呢。祝僮道。若問升了多少級。算都算不清。把手向着階下一指道。以前的大爺。不過是這般。又把手向着天空一指道。現在的大爺。竟是那般了。一上一下。相隔着天差地遠。並不知升了幾千萬級。枝山自捋着鬍子。表示不信。祝大娘娘也覺得這小廝言之過甚。便道。祝僮

休得打誑。七品知縣不見得會升做了一品當朝。祝僮道。小的怎的打誑。假使七品知縣升做了一品當朝。小的便是歡喜。也不會歡喜到這般地步。只爲大爺的高升。比着升做了一品當朝。還要高上幾倍呢。枝山怒道。這小廝發瘋了。太太不須睬他。祝僮道。並不是小的發瘋。只爲有幾句話。當着廣東老媽子。即便說。大爺叫他們迴避了。小的才敢告稟。枝山操着家鄉土白道。弗翻淘。弗翻淘。倪搭耐講蘇州話。怕俚篤作啥。俚篤聽見仔。賽過山東人吃麥冬。一懂匣弗懂。枝山的意思。是說無用顧慮。只須操了土白。他們便莫名其妙了。祝僮會意。便操着土白說道。耐末我拉裏說家鄉話哉。大爺拉篤蘇州。耐個雅號。着實有幾分漁樵耕。人人叫耐洞裏火赤練。當仔耐一條毒蛇。還要說耐伴拉洞裏。耐個名聲。實在有些「廳堂上掛藁薦。弗成其畫。」枝山道。臭耐個賊。吃仔鮮米飯。倒拉篤撒哈個隔夜屁。祝僮道。大爺弗要發急。現在高升哉。一條火赤練。變子一條天浪個東西哉。從前伴拉洞洞裏。現在到子雲端裏去哉。枝山道。熱子

耐個總昏。咿篤大娘娘是雲裏觀音。應該拉篤雲端裏住。咿篤大爺撥拉人家叫仔洞裏赤練蛇。那啻會到雲端裏去。難道以前是一條洞裏赤練蛇。現在變仔一條雲裏赤練蛇。祝僮道。高升哉。高升哉。一條淡飯粗。變仔一條近鄰共哉。原來祝僮既說土白。又說歇後語。廣東老媽子聽了。完全莫名其妙。枝山素來厭恨這洞裏赤練蛇的渾名。現在聽說洞裏的蛇。一變而爲天上的龍。當然要盤問祝僮。這件事從何說起。祝僮不慌不忙。便把外面的童謠。告訴主人知曉。童謠唱的是

祝公祝公人中龍。勸我稼。省我農。祝公祝公人中龍。萬代俟。

萬代公。祝公祝公。福祿無窮。

枝山聽了這童謠。便證實這條洞裏的蛇。已變而爲雲中的龍。這一喜真非同小可。連乾了兩杯酒。操着土白向祝大娘娘說道。太太。耐一向取笑我。說我搭耐兩家頭。一個拉篤雲端裏。一個拉篤陰溝洞裏。實在有些弗配孚。現在好哉。

我匣到雲端裏來哉。祝大娘娘喚着祝僮的渾家道。錦葵耐搭我拿房裏個剪刀出來。綽搭兩剪刀。拿大爺兩隻手浪個第六個節頭。一搭刮子齊根剪脫俚。枝山奇怪道。太太耐開啥個心。祝大娘娘笑道。只有五爪龍。那有六爪龍。你要做龍。這枝指不該剪去了麼。於是衆人聽了。一齊大笑。廣東老媽子圓睜着眼。不知他們有什麼好笑。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此回入祝枝山傳。枝山個興寧縣之循吏也。自經彈詞家以毒蛇目之。於是一代循吏。乃蒙不白之冤。其誣枝山較之誣伯虎爲尤甚。無論婦人小子。咸知祝阿鬚子者。一貪財好色之人也。遇事生風之人也。枝山循吏之名。掩於衆口鑠金之下。一身後是非誰管得。沿街聽唱蔡中郎。一顛倒黑白。古今同慨。幸有續四傑傳。不沒枝山之善而表彰之。老祝有知。亦當掀髯於地下曰。程子知我。程子知我。

枝山之政績。得力於夫人。尤得力於書僮。唐祝文周各有僮役。卒無有勝於

祝僮者。舟艙中露章彈劾。又嚴厲。又詼諧。祝僮祝僮。洵是可人。唐寅爲枝山寫照。須借利斧。砍去其足。祝大娘娘嘲笑枝山。須取快剪。去其枝指。未說破時。同一不可思議。已說破後。同一令人絕倒。

連

環

圖

畫

楊家將

全書十二册合裝一錦盒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七折

說唐

全書十二册合裝一錦盒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七折

包公出世

全書十二册合裝一錦盒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七折

征東

全書十二册合裝一錦盒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七折

三笑緣

全書十二册合裝一錦盒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七折

本書搜集各種舊小說中比較有趣味之事蹟，用美麗活潑的圖畫，一幅一幅表現出來；上面再用簡潔明白的文字說明。幅幅連續，活龍活現，比看影戲還要有味。無論男女老幼，在閑暇的時候讀此書，既可消遣解悶，又可得到歷史上的見識，更能增加個人道得之修養。

本書封面全用五彩布紋紙，裏頁全用六十磅厚報紙，與市上用油光紙所印者不同。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四十一回 割雞頭止鄉女淫奔 啖蛇肉觸縣官忌諱

祝大娘娘吩咐錦葵。要把老祝的枝指剪去。要教他六爪龍變成五爪龍。這時候。引得主人和僕婢。一齊好笑。只有廣東老媽子莫名其妙。只是呆看。枝山笑了一陣。重又說道。太太。我道你是一個老實人。誰知你也會說這俏皮話。還算你手段不辣。但要斷我的指。不要截我的足。但要用着剪子。不要用着斧頭。祝大娘娘聽了不懂。便問誰要把斧頭截你的足。枝山礙着廣東老媽子在旁。便操着蘇白回答道。太太。耐個說話要算促狹。小唐還要比耐促狹。有一天。我請俚替我畫一個小照。只爲我個牛頭馬。俚看得七生八。畫起照來。容易相像。落里曉得俚冷冰冰說一句話。說要拿一把斧頭來。我只當俚說個謙虛話。算是班門弄斧。所以要拿一把斧頭來。落里曉得俚又說兩句促狹話。俚說替耐畫照。先要拿板斧斬脫耐兩隻敲釘轉。免得我畫蛇添足。太太。幸虧大家才是說說笑話。如果真正有個樁事。小唐斬脫我個脚。太太又要斬脫我個指頭。我老

祝還像啥個東西。枝山說罷。除卻廣東老媽子。大家都是笑不可仰。這一天。老祝酒落歡腸。是他到任以來第一件得意的事。原來在蘇州時。喚做毒蛇。到了廣東。便喚做神龍。蛇化爲龍。不知超升了幾千萬級。怪不得祝僮要向他賀喜不絕。從這天起。枝山吩咐着帶來的祝僮夫婦。以及僕婢人等。彼此都要口頭謹慎。不要把他洞裏赤練蛇的聲名洩漏與這裏的子民知曉。倘然他們問及祝知縣居鄉的情形。好在沒有對證。儘可向他們誇張大口。只說祝知縣居鄉的時候。也很受鄉里的愛戴。只爲他一不貪財。二不貪色。三不貪杯。替地方上排難解紛。博得上中下三等人物。都替他老人家上一個徽號。尊他一聲雲裏金龍。非但知縣是做人很好。便是知縣太太的居心。也和觀音大士一般的慈悲。所以知縣太太居鄉時。人家也尊他一聲雲裏觀音。祝大娘娘聽了暗暗好笑。我的雲裏觀音是真。他的雲裏金龍是假。似這般半真半假的宣傳。由着他去鬧這頑意兒吧。這宣傳很有效力。興寧縣的百姓。正在把知縣老爺愛戴如

龍的當兒。卻聽得說知縣居鄉的時候。本有雲裏金龍的美稱。衆子民益發欣喜。一者欣喜地方上有福。來了這位雲裏金龍的父母官。興雲作雨。惠及田間。怪不得年歲和豐。二者欣喜百姓們有眼力。百姓們尊他一聲人中之龍。原來他在家鄉也是一條雲裏的龍。可見得老百姓的眼力非凡。枝山知道興寧縣的風俗。不免有些桑間濮上的行爲。尤其是農村裏面男女們野田相逢。往往有這不瞞天地的野合笑話。有一天。老祝輕車減從的到鄉間去諭話。農場上面。聚了多少的村男村女。聽他口講指劃。無非說的「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的經訓。到了「男大須婚。女大須嫁」的當兒。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堂堂正正的成爲夫婦。才是做人的大道理。倘使不經明媒正娶。便幹這偷偷摸摸的行爲。已要被人家看賤。何況草田野合。上不避皇天。下不避后土。這還成了一個什麼。本官雖然愛民如子。却也嫉惡若仇。經過這番誥誡以後。你們倘不澈底改革。一定罪上加罪。決不輕饒。只爲本官的素性。是個非禮不視的。

人。道遇美人。目不邪視。生平最恨輕佻之徒。見了美色。便不顧着自己的身份。幹出種種可恥的舉動。所願你們在色字上頭。都把本官做一個良好的模範。那麼一切姦情的案件。便可以減少了。祝僮在旁聽着。只是暗暗的好笑。惟有本縣的子民。對於枝山非常信仰。所以枝山說的幾句老生常談。村男村女們聽了。都覺得津津有味。尤其是黃大嫂。聽了連連點頭。又不住的看着旁邊的女兒翠妹。只爲翠妹生性風騷。黃大嫂替他配親。他不贊成。只在外面做那一軋姘頭」的勾當。有一天。被人家撞見他和一個男子。在那綠陰之下。實行那妖精打架。以致醜聲四播。常被人在背後指點。今天知縣的諭話。好像便是爲他而發。所以黃大嫂一壁點頭。一壁向着翠妹注目。誰知農場上面。有兩隻不懂人言的雞兒。任憑知縣官談什麼羞惡之心。再也不能阻止他們的性慾衝動。這頭雌雞。以逸待勞的蹲在枝山的靴子旁邊。那頭雄雞。上不怕天。下不怕地。中不怕父母官。竟爾張開兩翼。直撲到雌雞的身上。實行交尾起來。枝山雖

然短視。但是在他足邊交尾。他畢竟也知道了。這一對雞兒。恰是黃大嫂所蓄養的。他怕知縣官不好意思。趕快上前干涉。要他們脫離關係。但是雄雞抱着「大無畏」的精神。雌雞抱着「不可須臾離也」的主義。任憑干涉。總是沒用。枝山却教黃大嫂不用上前干涉。你只說這一對雞值錢多少。黃大嫂說值錢一千。枝山便令祝僮。給那雞主人一千青蚨。這一對沒有廉恥的雞兒。本官便要當衆判罪。那便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祝知縣審判交尾的雞。可稱咄咄怪事。那時枝山不慌不忙。大筆淋漓的判着雞的死罪。他的判詞是一首詞。寫的是

爾家禽。非蠢獸。風流事。誰不有。至多背地偷情。那許當場弄醜。若是依律問罪。應該笞杖徒流。從重罪加一等。殺來與我下酒。

枝山判罪完畢。便即吩咐村人。把這一對不識羞恥的犯雞。就地正法。血淋淋的兩顆雞頭。掛在村前示衆。自古道。「殺隻雞給獍獠看。」枝山參用這個法

兒却是殺雞給百姓看。執行完畢。還向着青年男女誥誡一番。須知雞是一種家禽。本不知羞恥爲何事。爲着情不自禁。當場弄醜。尙不免今天在刀下喪生。你們都是良民。又經着本官的諄諄誥誡。倘再不知悔改。仍舊幕天席地。做出那雞兒交尾的醜事。那麼今天的兩頭雞兒。便是你們的榜樣。本官言出法隨。你們休得自誤。所有這一紙「殺雞判」。留在本村。裝璜張掛。以便觸目驚心。轉移風俗。枝山諭話完畢。帶了沒頭雞。自回衙署。待到飲酒的時候。真個把那犯姦的雞。做下酒品。誰知這含有滑稽性的殺雞判詞。果然大有效力。殺雞雖然是很尋常的事。但是枝山提筆寫判的時候。面如鐵色。彷彿活閻羅一般。黃翠妹瞧在眼裏。不覺着驚。回家以後。又加着黃大嫂再三恐嚇他。說什麼你再不悔改。死日便在眼前。祝青天是說得到辦得到的人。你不見他寫判的時候。滿面就是殺氣。絡腮的鬍子。一根根的怒張。簡直和那吃小鬼的鍾進士一般模樣。好女兒。爲娘的撫養你長大。很不容易。指望你嫁一個如意郎君。似這般

的樹下野合。早晚總要被祝青天捉獲。一刀兩段。豈不可痛。黃翠妹沒口子的喊着女兒不敢了。後來黃翠妹真個不再胡行亂爲。由着黃大嫂替他定下了一頭親事。出嫁以後。很規矩的做起人家來。這些都是祝枝山一紙殺雞判的。功效。鄉村裏面。互相宣傳。桑間濮上之風。一時丕變。祝枝山的殺雞判。衆子民當做寶訓。直到明末清初。有人游歷興寧縣。聽說這一紙殺雞判。尙在收藏家什襲珍藏。而且裱成了手本。經過許多文人學士的題跋。枝山的政績。流傳不朽。這些都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枝山得了地方上的好感。不但老百姓歌功頌德。便是他自己心中。也是非常得意。公事餘閑。退到內衙。舉杯小酌。飲酒中間。無非講些自己的政績。果然半年有餘。得到地方上這般的愛戴。可惜周文賓。唐子畏不在這裏。要不然。請他們在興寧縣探聽輿情。便該知道我今非昔比。祝大娘娘坐在旁邊做針黹。聽着笑道。說什麼今非昔比。昔日是絡腮鬍子。今日仍是一個絡腮鬍子。昔日是豆目寸光的近視眼。今日仍是一個豆目寸

光的近視眼。昔日是足尺放二的十二個手指。今日仍是足尺放二的十二個手指。枝山笑道。太太。你又來取笑下官了。下官說的今非昔比。不是說下官的軀體。是說下官的名譽。名譽今非昔比。身子是不會變的。下官又不是孫行者。怎會有七十二般的變化。說到這裏。瞧一瞧廣東老媽子不在左右。又笑說道。雖沒有七十二般的變化。但也會變這三變。祝大娘娘停針問道。怎樣的三變。枝山道。我仿着論語的句調。叫做人一變。至於蛇。蛇一變。至於龍。這不是三變麼。太太。人變爲蛇。是我祝某的晦氣。蛇變爲龍。是我祝某的運氣。下官到任以來。第一得意的事。便是人人知道我是龍而不知道我是蛇。祝大娘娘笑道。這不但你歡喜。我也歡喜。不瞞你說。自從你行使詭計。把我娶入門中。我雖然很欽佩你的大才槃槃。但是。你有了這個惡劣渾名。教我做妻子的。也是受累無窮。自從你被陸昭容逼走了。我每逢出門。常常在轎中聽得有人在道旁說什麼俏皮話。有的說。好一位觀音。可惜嫁了赤練蛇。有的說。好一位雲裏觀音。變

做了蛇蟠觀音。有的說。觀音肚皮高聳聳。一條小蛇要出洞。這般的取笑。豈非都是你害我的麼。枝山道。以前的事。不用提起了。現在是妻以夫貴。我做了青天。你便是青天太太。我做了龍王。你便是龍王娘娘。太太告訴你。畢竟是蘇粵遠隔。消息不通。自從祝僮在外面放了謠言以後。衆子民個個信以爲真。都說怪不得祝青天這般的廉明。原來他在鄉是一條龍。居官也是一條龍。在鄉是一條雲裏龍。居官是一條人中龍。我們好大福分。有這位龍王爺爺來做我們的父母官。祝大娘娘道。我所歡喜的。也是人人喚你是龍。若在別人。還不足喜。喜的便是洞裏蛇一躍而爲雲裏龍。正要說時。外面老媽子傳來一封稟函。說是村民黃大嫂遣人送來的。信外還有一隻竹篋。究竟受他不受他。請老爺看了書信。再作道理。枝山取着書信。笑語祝大娘娘道。黃大嫂的女兒。便是下官殺雞取威以後。方才洗心革面。成了一個正經的婦人。他今天送東西來。敢是酬謝下官不成。但下官早有宣言。不取民間一文半文。便是餽送東西。也得估

價給錢。否則拒絕不收。那天下官下鄉。在左近土地堂裏打尖。黃大嫂感激在心。備着簞食壺漿。前來歡迓下官。下官念着他一片誠心。收了他的一籃飯。一碗清湯。便在土地堂裏午餐。畢竟田家的東西。別有一種風味。飯是香粳。果然很妙。那一碗清湯更妙了。鮮於雞湯。腴於江瑤柱湯。吃過了。兀自津津有味。我便開發了二兩賞號金。稱讚他的羹湯做的很妙。今天送東西。敢是送清湯來麼。但是清湯不能盛在竹篾裏的。這倒奇了。祝大娘娘道。你別稱奇。看了書信便明白了。枝山看了封面。搖搖頭兒道。不知那一個拆字。先生寫的裏面的文理。便可想而知了。拆開看時。才看得兩三行。已皺着眉頭。連喚放屁。原來拆字先生的大筆。怎懂得公文程式。開端便是這麼的兩行。

青天大老爺明鏡高懸。小婦人感激

大老爺公猴萬代。衙門中之小公子。將來一定公猴。

枝山搖頭道。放屁放屁。要是萬代公猴。我不是成了孫行者麼。又往下看道。

大老爺殺雞以訓小女兒。小婦人牢記在心。殺蛇以報德。

大老爺耳聞蘇州風俗。見蛇卽驚。聞蛇卽懼。此人曰。蛇毒物也。彼人曰。蛇毒物也。此人曰。青蛇毒也。彼人曰。赤練蛇更毒也。此人曰。水中青蛇毒也。彼人曰。洞裏赤練蛇更毒也。

枝山拍案怒罵道。黃大嫂不是個東西。恩將仇報。下官感化了他的女兒。他不知那裏得來的消息。竟敢把下官的渾名。在稟牘裏面百般取笑。又回頭怒視着祝僮道。我怎樣的吩咐你來。一家醜不可外揚。一都是你口頭不謹。無意之中。把我的渾名洩漏了。惹得他熱嘲冷諷的話。在稟牘裏面百般戲弄。左一個蛇。右一個蛇。知道本官忌諱。便句句道着本官。可惡可惡。原來興寧縣的民風。是這般刁鑽的。我的惡劣渾名。既被他們知曉。看來我的縣官也做不成了。到了明天。我要託病辭職回鄉去了。這裏的龍既做不成。倒不如回到家鄉做我的蛇去。祝大娘娘站在旁邊同看書信。也覺得信中的話。很有些古怪。但是共

有兩三頁八行箋。現在只看得一頁。下文如何。還沒有水落石出。便勸着丈夫。且把這書信看完以後。再作道理。現在且不用動怒。枝山道。太太言之有理。於是看了一頁。又看一頁道。

小婦人告稟

青天不用疑活。蘇州之蛇。毒也。興寧之蛇。不毒也。蛇在蘇州之洞中。毒也。蛇在興寧之縣中。不毒也。

青天可知道蛇之毒也。毒在蛇頭也。不是毒在蛇身也。此間民人喜吃蛇。但不稱曰蛇。而呼之爲龍。大紳士大商人所吃之龍虎大會。龍便是蛇。虎便是貓。即使蘇州人懼怕之赤練蛇。一到此間。截去赤練蛇之頭。而赤練蛇不毒也。赤練蛇可以教衆人共吃之耳。

枝山又不禁憤憤道。太太。你看這似通非通的書信。愈說愈放屁了。寫信的文。理還沒有通順。却會在文字中罵人。什麼截去赤練蛇之頭。而蛇便不毒。什麼

衆人共吃赤練蛇。太太。這不是「明明道着下官」麼。下官號稱才子。自命通人。却不料才子被不才子所笑。通人被不通人所罵。況且這裏的人民。居心險惡。下官何負於人民。人民却要截下官之頭。啖下官之肉。這裏的父母官還可。以做麼。唉。豈有此理。祝僮快把這書札焚去。不用看了。祝大娘娘道。且慢。我想你既愛民如子。百姓們決不會嫉官若仇。其中定有道理。且看完了再說。枝山勉強看下去道。

青天者。萬代公猴之好官者也。青天前日所吃小婦人之一碗清湯。連連斬不絕口。以爲好羹湯好羹湯。小婦人告稟青天。此湯者。蛇湯也。截去赤練蛇之頭。煮成一碗清湯。以此報德。

青天大老爺耳。今日小婦人捉到一條洞裏赤練蛇。裝入竹篋之中。伏乞青天截去蛇頭。拔去蛇骨。切成蛇段。煮成蛇湯。

青天大老爺吃一湯。

青天太太吃一湯。此後萬代公猴。眠眠不絕。

小婦人黃大嫂敬獻。

看到結末。才知道黃大嫂並無惡意。枝山夫婦恍然大悟。這是自己多心。並非毒罵長官。分明一種獻芹獻曝的意思。便令老媽子把竹簍子收納了。賞給來人銀兩。而且再三通知。以後不再要餽送禮物。倘再餽送。非但不受。而且要照納賄例究辦。這一次的誤會。總算化嗔怒爲嬉笑。枝山才知道那天所吃的一碗清湯。原來是赤練蛇所煮的湯。幸而沒有被蘇州人知曉。要是知曉了。又要在外面嚼蛆。說什麼祝枝山自己吃自己了。黃大嫂送來的赤練蛇。當然不敢把來煮湯。吩咐拋棄了。老媽子饑涎欲滴。說這是好東西。怎捨得拋棄了。賞給了我吧。枝山便教老媽子取去。老媽子感謝不絕。煮蛇忌用木鐵等器。老媽子生長興寧。是個煮蛇的老手。吃蛇的專家。他在砂鍋裏面把這條好東西煮好了。凡是蘇州帶來的奶娘。以及祝家的渾家錦葵。見了都是皺眉。老媽子請他

們略嘗一瓣。他們把手帕掩着嘴。就是逃避不迭。惟有祝僮却要嘗嘗這異味。只爲那天黃大嫂所煮的清湯。枝山曾經分給他一杯羹。頗覺津津有味。今天老媽子煮的蛇羹。不妨嘗這一嘗。所以老媽子請他共嘗異味。他便老實不客氣。和老媽子同吃。做那下酒東西。錦葵知道丈夫在那邊吃蛇肉了。本已走開。却又折回。向祝僮努努嘴道。好了好了。你不要「貪嘴不留窮性命」吧。祝僮笑道。你沒有嘗過。要是嘗過了。只怕吃了再要吃咧。說時。夾着一筷蛇肉。要喂給錦葵吃。嚇得錦葵轉身便逃了。到了裏面。兀自不放心。便在主人面前攛掇道。他見了主人。勸主人莫飲過量之酒。誰知他自己便是第一個貪杯。他和老媽子對酌。吃了再要吃。吃醉了只怕誤公。枝山便喚祝僮到來問話。祝僮見了主人。便問大爺何事見召。枝山看他面上。並沒有酩酊。便問你在外面做什麼。祝僮道。在外面吃東西。枝山道。吃些什麼東西。祝僮道。吃些便是大爺的東西。祝僮本要說吃那黃大嫂送給大爺的東西。只爲枝山盤問的緊急。他便慌了。

只說是大爺的東西。枝山怒問道。你是吃我的甚麼東西。祝僮道。吃大爺一塊塊的肉。話已出口。覺得這句話說錯了。忙卽轉變道。不是吃大爺一塊塊的肉。却是吃那赤練蛇一塊塊的肉。枝山拍案大罵道。狗頭無禮。嚇的祝僮下跪叩頭。錦葵卻站在一旁。把食指兒劃着粉頰。暗暗表示道。羞也不羞。祝大娘娘忙道。祝僮。你說的不明不白。究竟甚麼一回事。祝僮透了一口氣。才把老媽子煮的蛇羹。喚他同吃的話。一一的告稟了。祝大娘娘笑對枝山道。照這麼說。祝僮無罪。又是你多心了。枝山斥令祝僮退下。自己也暗暗好笑。怎麼今天起了兩次的誤會。祝大娘娘道。從此以後。你不要多心吧。你既成了人中之龍。你便是龍。不是蛇了。對於這個蛇字。有什麼忌諱呢。殺蛇也好。吃蛇也好。和你無關。便可以省却許多誤會。枝山聽了。點頭稱是。這一夜。祝僮和錦葵同睡。錦葵不要他睡在一頭。只爲他吃過蛇肉的嘴。防有毒氣傳染。祝僮道。你不要假惺惺了。那天黃大嫂所煮的清湯。大爺不知是蛇湯。吃着一大半。吃的很鮮。見我垂涎。

便道。你也鮮鮮吧。我把這小半碗鮮湯。吃的精光。回來和你說起。你說。畢竟是男人家好。跟着主人出去。有好東西吃。我說。我口中還覺得津津有味。和你親一個嘴。也教你嘗嘗這餘味吧。你昨夜沒有拒絕。很情願的和我親嘴。還說。這次所親的嘴。一經啣啣。很有些鮮味。大概是你喝了這碗清湯的緣故吧。錦葵回眸一笑道。你這狗肚皮。記性倒好。於是不睡一頭的提議。便自動的取消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枝山作令。雖有政聲。但判牘文章。多少總挾些滑稽意味。本回之「殺雞判」。其一也。夫治國若烹小鮮。割雞焉用牛刀。爲政之道。卽小可以喻大。陳平宰肉而天下治。枝山殺雞而一邑安。其揆一也。

洞裏赤練蛇與雲裏金龍。上者在天。下者在田。誠有雲泥之判。然爲龍爲蛇。其權在我。他人毀譽。何足計較。莊子云。呼我爲馬者。應之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爲牛。惜乎枝山無此器量。以龍稱之。則色然喜。以蛇呼之。則艷然怒。一

喜一怒。正示人以器量之不廣也。

昔人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滅。」今可廣其義曰。遇諱不諱。其諱自絕。」
枝山怕人呼蛇。成爲積習。蛇也者。枝山之絕大忌諱也。而不知多諱之人。如
畏影而卻走於日中。其走愈捷。其影之相隨也愈速。忽地書來。滿紙都是蛇
字。甚至欲截去赤練蛇之頭。使其不能肆毒。大啖赤練蛇之肉。使其不能爲
害。老祝聞此申申之詈。安得而不怒耶。

才子被不才子所笑。通人被不通人所罵。此枝山之憤語也。當爲之作一轉
語曰。惟其不才。所以喜笑人。惟其不通。所以嗜罵人。滔滔天下。正多此輩也。

第四十二回 楊永根控告僧女壻 祝希哲懲戒在家人

枕頭上的宣傳力。比着甚麼宣傳隊來得效驗如神。錦葵在先是聞蛇色變。自從這一夜。祝僮在枕邊讚美日間所嘗的蛇肉。怎樣津津有味。非但你們杭州人所吃的西湖鮮魚羹。比他不上。便是我們蘇州人所吃的長江着甲。木瀆縹魚肺。也沒有那般的肥美。做人一世。我們到了廣東。不吃這一樣好東西。便是虛生人世。似這般的宣傳。竟說動了錦葵的心。他見丈夫吃了蛇肉。並沒有中毒。過了一天。他便和老媽子合了股分。買蛇做羹湯吃。吃過一次。便吃出他的饑癆來了。從此每隔三五天。便要嘗嘗這異味。祝大娘娘在先也不敢吃。見祝僮夫婦吃了無恙。他也來嘗這一瓣。只這一嘗。也嘗出滋味來了。祝大娘娘既有了啖蛇癖。枝山是曾經知味的人。當然也在贊成之列了。在先烹調的方法。是要借重老媽子的。後來錦葵也學會了。果然烹調得宜。和老媽子不相上下。一天。枝山又動了啖蛇之興。笑向祝大娘娘說道。我又要自己吃自己了。祝大

娘娘笑道。這很容易。吩咐廚役買了這避諱的東西到來。好在錦葵也會烹調了。他是很精細的人。烹調的東西。總比假手廚役好了許多。枝山點頭稱善。待到午飯的時候。忽聽得祝僮進來稟報。說什麼外面捉住了一個和尚女壻。老丈人出頭。前來告狀。專候祝青天升座審訊。向例祝枝山一有訟案。隨到隨審。便命祝僮到外面傳喚衙役。伺候本官坐堂。祝僮領命而出。祝大娘娘請丈夫進了午餐。好去坐堂。便催着錦葵把這烹調的美味盛出。大爺要去坐堂了。錦葵應諾以後。便去開那鍋子的蓋。不開便罷。一經開了這個木蓋。猛然間喊着不好了。怎麼切斷的蛇肉。一段段都活起了。祝大娘娘道。休得大驚小怪。取來我看。錦葵便抬着鍋蓋。來見主母。祝大娘娘不看便罷。一經看了這個木蓋。也不禁目瞪口呆。原來吃了多次的蛇肉。並沒有作怪。這一次却作怪了。不知什麼道理。明明放在鍋子裏的蛇肉。卻會離了鍋子。吸住在這木蓋上面。寸許長的蛇肉。一段段的黏在鍋蓋的反面。一種蕩丁蕩丁的模樣。恰和蠟燭鋪子裏

倒掛的蠟燭一般。枝山忙道。奇怪奇怪。這一鍋子的東西。吃不得了。於是胡亂吃了一碗飯。外面已敲動升堂的鼓。催請縣官升堂。枝山整理冠服。便到外面大堂升坐暖閣。卻見庭心裏面。已擠着許多百姓。爭看祝青天坐堂審案。枝山傳喚兩造上堂質訊。但見一個鄉下土老兒。扭住了一個少年男子。從人叢中走上堂來。一齊跪下。枝山先問原告姓甚名誰。爲着何事。前來告狀。那土老兒道。小老楊永根。住在西鄉。爲着略有些田產。單生一女。不忍出嫁。所以招贅一個女婿。以作半子之靠。誰料被一個和尚知曉了。蓄長了頭髮。自稱是一個書生。願作小老的贅婿。小老看他人品斯文。能書能算。便認爲滿意。把他招贅入門。作爲女婿。誰知過了三朝。本相便露。原來他不是書生。卻是一個賊禿。小老好好的。一份人家。如何招了一個和尚做女婿。被人家知道了。也要取笑。叩求青天大老爺作主。把這婚姻斷離了。小老感激不盡。枝山道。他的本相怎樣破露。敢是發見了你女婿頭上燙的香疤不成。楊永根道。這和尚還沒有受戒。所

以他頭上不曾燙有香疤。枝山道：「既不曾燙有香疤，你怎麼知道他是一個和尚？」楊永根道：「青天大老爺聽稟，只爲他自稱擅長吟詠，一揮而就。小老聽了，很覺歡喜。我們鄉村人家，招贅了一個慣會吟詩作對的女婿，確是萬千之幸。只怕他口出大言，中無所有。」小老便出了一個題目，試他一下。他的詩才倒也不弱。一寫便是四句。前面三句還沒有露他的本相，但是寫到第四句，便露了他的賊禿行徑。枝山道：「你出的什麼題目？」他做的怎樣四句。楊永根道：「小老的天井裏面，供着一種盆景的橘樹，結的小橘子鮮紅可愛，便把盆橘爲題，教他吟詩一首。」他吟道：

盆內一株橘，風吹紅滴滴。
有人剖食之，甜若波羅蜜。

小老雖然不解吟詠，但是波羅蜜三個字，記得是多心經中的句子，便疑及他不是書生，是個和尚。枝山道：「道了波羅蜜，未必一定是和尚。這是你多疑了。」楊永根道：「小老雖然懷疑，卻不敢說定他是個和尚。後來和小老的女人說了，女

人也出一個題目試試他。誰知他所吟的四句。也在最後的一句露出了和尚的本相。小老便猜度他十有七八是和尙了。後來又和小老的女兒說知。女兒也出一個題目。試試他的丈夫。他的丈夫口吟四句五言詩。也在最後的一句。露了馬脚。那便斷定他是個馬騾子無疑了。枝山道。你的女人和女兒。出的什麼題目。他的詩句又怎麼樣。楊永根道。小老的女人。也要試試女婿。恰見籠內罩着一隻金雞。便把金雞爲題。教他吟詩一首。他吟道。

籠內一金雞。身穿五色衣。東方紅日出。三藐三菩提。

在這三藐三菩提上。便斷定他十有七八是和尙。我女兒還要試他一試。恰見池塘上面浮着一隻鴨子。便把鴨字爲題。教他吟詩一首。他吟道。

波面一頭鴨。百日便堪殺。熱水擗羽毛。淨光王菩薩。

在這淨光王菩薩上。便斷定他確是一個馬騾子了。青天大老爺。你想這賊禿可惡不可惡。他早早說明是一個和尚。任憑他有天大的學問。小老也不會贅

他爲壻。他欺騙了小老的夫婦。又誤了我女兒的終身。青天大老爺快替小老作主。重重的辦他一辦。萬代公侯不絕。枝山見那和尚跪在一旁。俯着頭不作一聲。枝山拍案罵道。你這和尚。叫什麼名字。怎麼不守清規。冒充在家人。騙取良家女子爲妻。那和尚道。小僧法名色空。本不敢希圖做人家的贅壻。只爲楊老賞識小僧的文學。以致成就了眷屬。枝山道。你休狡辯。他贅你爲壻。只爲不知你是一個和尚。你若早早說明是一個和尚。他便不贅你爲壻了。色空道。青天大老爺明鑒。小僧在入贅以前。便申明是一個會得吟詩的僧人。並沒有冒稱在家人。枝山拍案道。你又胡說了。據楊永根說。你自稱是一個書生。何嘗說明是和尙呢。色空道。啓稟大老爺。這是楊老誤會了。小僧向他說的是一個詩僧。不是一個書生。是吟詩之詩。山僧之僧。不是讀書之書。先生之生。枝山暗暗好笑。這禿驢簡直可惡。他竟把諧音的字在我座前強辯。這真叫做「班門弄斧」了。我不妨也來戲弄他一下子。於是和顏悅色的說道。原來如此。色空你

沒有錯。錯在你的丈人。你事前聲明是一個詩僧。卻沒有冒稱在家人。你的丈人誤聽是書生。招贅你爲壻。楊永根忙稟道。大老爺休聽他胡言。他當時明明冒稱是書生。並不曾說是會得吟詩的僧人。他想朦蔽青天。才把這音同字不同的詩僧兩字來抵賴。再者。他既聲明自己是一個僧人。爲什麼蓄着頭髮。裝着俗家人的打扮。枝山又向色空說道。那麼你也有些不是。你雖自稱僧人。但不該蓄着頭髮。犯着詐欺的嫌疑。我和你們解開這怨仇吧。誤聽書生。是楊永根的不是。蓄着頭髮。是色空的不是。於是傳喚差役。取着快剪刀。把色空頭上的長髮剪去。只留着前髮齊眉後髮披肩。是一個頭陀的模樣。剪髮完畢。便吩咐楊永根道。你領了你的女壻回去吧。他有冒充在家人的罪名。不該蓄長頭髮。意圖含混。本縣已把他的長髮截短了。你雖沒有書生爲壻。但是有一位詩僧做令坦。也是一般的。你回去向女兒說知。自古道。一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一嫁了一個會得吟雞吟鴨的詩僧。也算不曾辜負了你們的鄉村人家。去吧。去

吧。堂上這般的吩咐。喜煞了色空僧。急煞了楊永根。還有許多堂下觀審的衆子民。都在那裏竊竊私議。有的說。祝青天向來判案是很公平的。今天這般判決。太便宜這刁僧了。有的說。不公不公。祝青天存了偏見了。有的說。祝青天是讀書人出身。一惺惺惜惺惺。一這和尚會得胡謔幾句詩。當然佔着上風了。不談衆人私議。且說楊永根不敢遵斷。帶回這和尚女壻。向着枝山連連叩頭。口稱青天大老爺太幫着這淫僧了。小的不敢遵斷。我們鄉村人家。彼此連絡一氣。要是招了一個和尚爲壻。要被全村的人。指指觸觸。非笑卽罵。小老如何再能在鄉間居住。再者。這淫僧沒有剪去頭髮時。我女兒知道他曾作和尚。尚且心中不願。現在已成了一個頭陀模樣。我女兒如何再願嫁他。青天大老爺。公侯萬代。替小老斷離了吧。枝山道。這倒難了。早知如此。本縣便不把他的頭髮剪去了。楊永根。你將就一些吧。有髮的是你女壻。無髮的也是你的女壻。楊永根只是叩頭。不肯遵斷。色空見縣官幫着他。也叩頭稟告道。青天大老爺。這是

不妨礙的。小僧頭髮雖短。只須戴了一個網巾。便和在家人一般。枝山點頭道。你這法兒倒是很好的。帶了網巾。便是在家人了。你喜作在家人麼。色空道。小僧喜作在家人。只爲喜作在家人。所以做人家的女婿。枝山又道。你不喜做出家人麼。色空道。小僧只爲羨慕少艾。所以做了在家人。永遠不願做出家人了。枝山掀髯笑道。那麽容易辦了。本縣便教你當堂戴上一個網巾。永做在家人。不做出家人。你情願麼。色空叩頭道。小僧一百個情願。嚇得楊永根連連稟告道。大老爺莫中了奸僧的計。他說永作在家人。便是希圖永作小老的女婿。小老寧死不願有這禿驢做女婿。枝山拍案道。胡說。戴了網巾。便不是禿驢了。斷離斷合。本官自有權衡。誰要你這老頭兒多嘴。楊永根見堂上發怒。怎敢衝撞。但是堂下許多人都有些心頭憤憤。恨不得擠上堂去。說幾句公平話兒。枝山又令衙役去找一頂舊網巾。給他戴上了。在戴網巾的當兒。枝山又問道。色空。你戴上了網巾。願做在家人麼。色空道。小僧願做在家人。枝山又問道。你做了

在家人。永遠不願做出家人麼。色空道。小僧做了在家人。永遠不願做出家人。堂上許多人。又在心頭盤算。今天的祝知縣。怎麼變了常態。向來判案是很敏捷的。今天怎麼把這沒味的出家人在家人問個不休呢。他做了在家人。當然不願做出家人了。問了一遍已夠。何況問了又問。枝山見色空的網巾業已戴好。一副賊態嘻嘻的面孔。表示他的滿腔得意。安排回去和楊永根的女兒做永久夫妻。楊永根氣的發抖。只怕祝知縣強迫他把女壻領回。堂下許多觀衆。都是噠噠地燃起着不平之火。暫時冷眼旁觀。只要知縣真個強迫着楊老頭兒領回女壻。衆人便不免囉唆起來。也要請堂上把這起案重行審判。這時候。暫守忍默。衆子民都是寂寂無聲。大有一萬木無聲待雨來的光景。枝山忽的沈着臉道。色空。這是你自己說的。出家人要做在家人了。便即吩咐衙役。快取一面結實的枷來。把這賊禿永遠枷號示衆。堂諭一下。許多聽衆。都是歡聲雷動。都說祝青天畢竟青天。似這般不法僧徒。枷得好。枷得好。色空跪在地上。

叩頭如搗蒜。口稱小僧無罪。枝山道。本官很想超豁你。免你戴枷。教你做一個出枷人。偏是你情願戴枷。不願做出枷人。却願一輩子做在枷人。本官着你戴枷。便遂了你永做在枷人的志願。你還有什麼呼號呢。色空道。小僧有辯。大老爺說的在家人出家人。小僧以爲是家室之家。所以願做一輩子的在家人。卻不知道大老爺說的是枷鎖之枷。枝山道。這是你聽錯了。本官說的是枷鎖之枷。不是家室之家。你把枷字認做家字。宛比楊永根把詩僧認做書生。這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楊永根認詩僧爲書生。把你誤贅爲婿。你今天認在枷爲在家。只好永遠戴枷。至死方休。還有什麼話說。又吩咐楊永根道。你且退去。本官和你斷離了。你的女兒。儘可另贅東牀。這賊禿孽由自作。他羨慕做在枷人。本官着他做一個至死方休的在枷人。楊永根連喚青天。叩頭退下。堂下衆百姓也是連喚着青天。青色空懊悔嫌遲。知道祝枝山借着諧音的字。把他作弄。分明是「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便連連碰頭道。小僧知罪。

了。懇求青天大老爺法外施仁。從寬發落。枝山道。做一輩子的在枷人。有什麼不快活。值得這般着急。色空又碰着響頭道。小僧戴枷。所不敢辭。但求大老爺定下一個期限。期滿開釋。以便小僧洗心革面。永遠奉佛。若是一輩子的做在枷人。小僧便要死在枷鎖之下。說罷。哀哀哭泣。頭皮上都磕出了一個大疙瘩。枝山笑道。在枷容易出枷難。你本是出枷人。做什麼在枷人呢。你貪了家室之好。便是受了枷鎖之累。你死在枷鎖之下。也是應該的。色空聽了。不禁號啕大哭。枝山催着衙役。替他上枷。衙役一聲吆喝。正待強制執行。楊永根是一個軟心腸人。重又上堂。替他跪求。衆子民竊竊私議。以爲色空雖然可惡。但是把他枷斃。也覺罪輕罰重。枝山道。色空。你怕做一輩子的在枷人麼。本官罰你做一副自供罪狀的對聯。做的好。枷號一月。期滿責放。做的不好。永遠枷號。至死方休。色空道。請給紙筆。小僧願做。枝山着令衙役。給他紙筆。色空沒奈何。只好自嘲自笑的寫了一副聯語道。

出枷人變做在枷人。小和尚害了大和尚。

枝山見了。不覺掀髯一笑。便在封皮上判了「枷號一月限滿責放」八個字。總算從輕發落。把色空枷號在縣門口示衆。然後退堂入內。這一番滑稽判案。博得衆子民個個滿意。衙門口常有三三五五的人。停着脚步。來看這枷號的僧人。看到他自寫的一副聯語。除卻不識字不通文理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拍手大笑。這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枝山退堂以後。回到裏面。把恰才審案的情形。略述一遍。已博得祝大娘娘笑個不休。於是卸下公服。換了便衣。又問及方才所煮的蛇肉。怎麼有這變化。可曾拋棄。看來是吃不得的了。錦葵道。正待拋棄。給那廣東老媽子見了。連說不妨。便把筷子夾着蓋上的蛇肉。一段段的丟入湯裏。換了一個瓦蓋子。重又煮了一下子。我們依舊不敢吃。但是老媽子卻很好吃。的拿去受用了。枝山道。可曾問老媽子。爲什麼這東西會得黏住在蓋子上面。錦葵道。燒這東西。本來忌着鐵器與木器。用了鐵器。湯汁便變黑色。用

了木器。蛇肉便被木器吸牢。恰才煮這東西的時候。只爲砂鍋的蓋。一失手打破了。忘卻老媽子的叮囑。竟把飯桶上的木蓋。蓋這砂鍋。以致木蓋作怪。把一段段的蛇肉。吸收到蓋子的底下。和倒簽的蠟燭一般。我們在先驚異。經着老嫗子說明了原委。我們便不驚異了。枝山笑道。原來是一種物類相感。我們卻少見多怪了。正在談話時。祝僮來稟。說有兩位本縣秀才。具着治晚生的柬帖。要來稟見大爺。不知道接見不接見。枝山看了名帖。一是蕭秉禮。一是古可風。便道。既是庠序中人。倒要以禮接見。你去請他們到花廳上坐。說我便卽出見。祝僮領命而出。枝山歎道。做官怎及居鄉的好。才卸去公服。又要穿上了。於是整頓袍帽。靴聲橐橐的出去應客。卻見蕭古兩秀才。都是四旬左右的年紀。見了枝山。一拱到地。枝山還禮不迭。便分賓主坐定。僕人送上香茗。蕭秉禮道。老公祖一到敝縣。便如一撥雲霧而見青天。一不上一年。口碑載道。可見名下自無虛士。老公祖居鄉時。是雲裏金龍。老公祖到了敝縣。是人中之龍。枝山暗喚

慚愧。但是態度從容。面無窘態。笑說道。本官何德何能。竟博得人中龍的稱譽。若說居鄉時。鄉人雖以雲裏金龍相呼。本官總覺得受寵若驚。只爲以人比龍。談何容易。李老君道號猶龍。諸葛孔明別署臥龍。至於下官。既不是人中龍。也不是雲裏金龍。只是……說到這裏。略作停頓。祝僮站在旁邊。暗替大爺着急。不要一個不留意。把自己是一條洞裏赤練蛇告人。其時枝山徐徐的說道。下官只是一個所見不廣的井底蛙罷了。古可風很恭敬的說道。老公祖太謙了。老公祖「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賢有司。古可風讀這兩句引用的詩經。論理委蛇的蛇字。要讀作移音。但他誤讀作蛇字的本音。枝山知道他讀錯了。祝僮卻在奇怪。大爺在裏面煨蛇吃。這秀才怎會知曉。說什麼煨蛇煨蛇。枝山又遜謝道。本官蒞任以來。也不過行其心之所安。並無什麼德政在民。談不到賢有司三字。蕭秉禮歎了一口氣道。「不見高山。那見平地。」做縣自從一位進士出身的書獃子胡公來作縣令。不明事理。授權旁人。弄

得地方上七亂八糟。幸而胡大令被劾去官。繼任的便是你這位清廉幹練的老公祖。晚生說的「撥雲霧而見青天」。確是實情。並非恭維之詞。枝山也知道前任胡知縣是一個不明事理的書獃子。他到任的時候。那胡知縣已落職他去。縣印由縣丞暫署。交代的時候。枝山並沒有和胡知縣會面。不知這個書獃子和華太師的兩位公郎比較起來。端的程度如何。忙問蕭秉禮道。聽說前任胡大令優於學問。絀於政治。賦詩飲酒。不理民情。可惜本官到任時。他已去職。不會和他會面。究竟他的政績如何。蕭秉禮道。提起這位胡公的笑話。可以編成一部笑話大觀。晚生一時也說不盡。只揀一件最可笑的事情。告稟老公祖知曉。枝山道。願聞。蕭秉禮道。老公祖所聞的賦詩飲酒。不理民情。確是切中胡公的八字考語。他有一天。喝醉了酒。到外面去坐堂。嘴裏咿唔着詩句。差不多是醉後吟詩。恰有一個男子上堂呼冤。一聲「大老爺伸冤理枉」。竟把胡公的詩興打斷了。不禁勃然大怒。拍案喝打。卻沒有擲下籤來。衙役屈膝啓問。

道要打多少。這胡公一時糊塗。以爲問他打多少酒。便豎起三個指頭道。再打三斤。引得哄堂大笑。枝山聽了這笑話。還強忍着不笑。祝僮卻忍不住了。掩着嘴逃到裏面。放聲大笑。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蛇肉生變。讀者急於閱看下文。忽橫插一色空之案。使人不得不移轉目光。此左傳紀「楚子狩於州來」之筆法也。作者慣以左傳筆法行文。特表而出之。

老祝慣與僧人開頑笑。前傳趁航船之讓船塢。本回之和尙女壻。下文之送子羅漢。無一非與僧人相關。

金聖歎云。人卽愛好。何至向西施顰眉。人卽多財。何至向海龍王鬪寶。人卽予聖。何至向孔子徐步。人卽慢上。何至向釋迴牟尼哈哈大笑。吾請續一語云。人卽弄巧。何至向祝阿鬚子說諧音字。大掉槍花。色空之敗。不亦宜乎。胡縣令再打三斤。足與荷鍤劉伶。同列一傳。

黎錦暉 編 最新 歌曲 集

三星歌集

黎明暉編 一冊實價三角

四美之歌

薛玲仙編 一冊實價三角

明月夜曲

張簧編 一冊實價三角

都會之歌

羅靖華編 一冊實價三角

隔牆歌譜

張弦編 一冊實價三角

玫瑰室曲譜

王人美編 一冊實價三角

出塞新聲

胡笳編 一冊實價三角

甜歌一打

黎莉莉編 一冊實價三角

倚琴樓歌譜

徐來編 一冊實價三角

芸窗歌選

張靜編 一冊實價三角

天聲曲集

白麗珠編 一冊實價三角

黎明之歌

于斯泳編 一冊實價三角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四十三回 照夜樓盛筵款貴客 獨釣圖重價索題詞

祝僮跑到裏面。笑了一會子。笑的直不起腰來。錦葵見了奇怪。忙問何事。祝僮照着蕭秉禮的報告。述了一遍。笑能傳染。這笑聲又過渡到錦葵身上來了。錦葵又掩着口跑到裏面。見了祝大娘娘。放聲大笑。祝大娘娘道。錦葵。好端端。你笑什麼。錦葵只顧着好笑。回答不得。祝大娘娘道。錦葵該打。旁邊一個小丫頭湊趣問道。該打多少。錦葵豎起着三個指頭道。該打三斤。說畢。又是一陣大笑。祝大娘娘怔了片晌。向他盤問子細。他把祝僮講給他聽的再打三斤。述了一遍。祝大娘娘也傳染了這笑聲。笑的花枝招展。不談宅門裏面的好笑。且說花廳見客的祝知縣。聽了第一個笑話。強忍不笑。講到第二個笑話。也不由他不掀髯大笑了。第二個笑話。是古可風講給他聽的。古可風道。從前這一位胡知縣。還有一樁可笑的事。晚生也來講給老公祖知曉。胡知縣每逢出外。照例坐着四人大轎。但是他開發轎夫的工錢。只給兩名。轎夫稟道。大老爺坐的是四

人大轎。不是兩人小轎。開發時合該開發四名工錢。不該開發兩名。胡知縣道。胡說。本縣坐轎時。只見兩名轎夫。怎麼謊報四名。轎夫道。啓稟大老爺。這是前面的兩名轎夫。還有後面兩名轎夫。大老爺目所不見。胡知縣沈吟片晌道。前面兩名。後面兩名。算來算去。只有兩名。怎說是四名。該死的奴才。你道本縣糊塗麼。本縣再也精明不過。轎夫道。大老爺弄錯了。後面的兩名和前面的兩名合在一起。便是四名。胡知縣道。抬轎的時候。爲什麼不合在一起兒呢。爲什麼本縣只見着兩名轎夫呢。轎夫道。大老爺又來了。躲在後面的兩名。你可不會知曉啊。胡知縣大怒道。爲什麼躲在後面呢。可見便是你們的作弊。以後你們要領四名轎工錢。只許四名都在轎前抬轎。不許躲在轎後。古可風講罷。祝枝山任憑矜持。也不免掀髯大笑。幸而祝僮不在左右。要是不然。又要做笑的媒介。把笑聲傳給錦葵。又由錦葵傳給祝大娘。娘了。枝山笑罷。又問兩位秀才的來意。蕭秉禮道。晚生們的來意。爲着本縣的孔子廟。年久失修。以致岌岌可危。

在胡知縣任內。晚生等曾經謁見官長。稟請撥款修理。胡知縣發一奇問。說孔子廟失修。和本縣有什麼相干。卻要撥款修理。晚生聽了不服。立時回話。孔子係萬代師表。關係全國文運。晚生等小小生員。尙且不忘其本。老公祖發科發甲。以名進士。作宰官身。如何說這忘本的話。胡知縣沈吟片晌道。你這句話說的不對。本縣靠着一枝羊毫筆。才得發科發甲。和孔二先生何干。況且孔二先生的時候。還沒有發明羊毫筆。還沒有提倡科舉啊。枝山聽了。又是掀髯一笑。蕭秉禮道。爲着胡知縣不明事理。所以修造文廟的事。擱到如今。現在宮牆殘破。殿庭滲漏。比着胡知縣任內。益發圯敗了。晚生知道老公祖到任以來。百廢俱舉。對於勸稼興農。不遺餘力。昔人道得好。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一現值家給人足以後。便該振興教化。若不煥新文廟。便不足以樹厥風聲。伏乞老公祖鑒於修造文廟。關係一邑文化。早早撥款飭修。士林幸甚。學校幸甚。枝山點頭道。這是地方官應負的責任。興農以後。便當勸學。不知修造工

程。可曾估價麼。蕭秉禮道。在胡知縣任內。晚生等曾經估工。大概須銀一千兩。只爲胡老公祖無意興學。雖經估價。依舊作罷。忽忽數年。坍塌愈甚。大概原估的一千兩是不夠的了。古可風道。現在便卽興修。至多不過一千五百兩。若再遲誤。那麼工程愈大了。枝山道。若要本官撥款修理。勢必通詳上司。而且上司准許不准許。還在不可知之數。文廟傾圮在卽。須得急速動工。才是道理。本官到任以來。拒絕一切餽賂。兩袖清風。只恃着按月的俸銀過日。興寧縣雖非瘠缺。但也不是肥缺。只是一個中缺罷了。本官立誓不把做官的錢。帶回鄉里。一有盈餘。便卽用在地方的公益上面。去年多了紋銀一百兩。便在興農勸稼上面。建築了兩個亭子。以便本官下鄉時和百姓商量農事。比較陰晴。現在呢。本官又多了紋銀一百五十兩。正想在公益上面用去。既是兩位茂材公前來請款修廟。本官便首先捐助銀一百五十兩。雖然爲數不鉅。但已佔着全部工程的十分之一。其他十分之九。意欲向紳商那邊婉言勸募。但不知本縣首富。是

怎樣的幾家。蕭古二秀才見祝知縣很慷慨的捐助俸銀。當然十分欽佩。便說了幾處紳富人家。以便枝山按家去勸募。枝山道。這幾家紳富。是那一家最爲殷實。最爲慷慨。古可風道。殷實的不慷慨。慷慨的不殷實。若要又是殷實又是慷慨。這幾家裏面。竟找不出一家。古可風道。城中的紳富。要算木商許久卿最爲殷富。但是他並不慷慨。惟有一癖。他雖不大通文。卻喜收藏書畫。在那書畫上面。要他多出些銀錢。倒也容易。若在修橋補路上募他捐助。他卻一毛不拔。枝山點頭不語。兩秀才離座興辭。枝山送他們到暖閣旁邊。方才入內。一到了裏面。卸去公服。當然要休息一會子。祝大娘娘笑道。你去會客。聽了幾句笑話。倒被你搗了便宜。若在書場裏面。要聽幾個噱頭。是要費錢的。你卻分文沒有破費啊。枝山笑道。這裏的笑話。不容易聽。我攏總只聽了兩段笑話。卻花費了一百五十兩的紋銀。祝大娘娘忙問其故。枝山正待把花廳上的客談。細述一遍。祝僮傳來一副柬帖。上寫菲酌候光。下署治晚生許久卿頓首拜訂。訂定的

日子便是明日。明日是什麼日子。便是十月初六日。宴飲的地點。卻在老蚌湖。旁邊的蚌湖別墅裏面。枝山見了大喜。忙道。準去赴宴。準去赴宴。吩咐祝僮快。快回復來人。明日本官一定到蚌湖別墅去赴宴。祝大娘娘奇怪道。你到任以來。凡是紳士請宴。往往託辭不到。防着他們在酒酣耳熱的時候。有什麼夤緣請託。今天姓許的備帖請宴。你爲什麼這般歡喜。大有一聽說道一聲請。先是五臟神願隨鞭鐙。一的意思。枝山笑道。太太有所不知。下官爲什麼這般歡喜。爲着許久卿折柬邀客。倒是一個募修文廟的絕好機會。便把方才蕭古兩秀才的來意述了一遍。祝大娘娘聽了。方才恍然。一宵無話。到了來日。祝枝山坐着轎兒。帶着僕從。天色黎明。便去赴宴。爲什麼這般早呢。只爲蚌湖別墅。離着縣城有二三十里之遙。須得黎明出城。才能夠在午前趕到。原來興寧縣的老蚌湖。在縣境的東北部分。也是風景區域之一。相傳湖的裏面。有一隻千歲老蚌。其殼大於車輪。每到夜深。老蚌側立一殼。乘風往來。於是烟波裏面。吐出巨

珠。光芒直亙里許。那老蚌湖就此出名。到了後來。在狂風大雨中。有一條烏龍。要來攫取老蚌的巨珠。老蚌便和烏龍大戰。戰了一晝夜。畢竟烏龍佔了勝利。龍爪抓住了老蚌。直達霄漢而去。須臾不見。從此以後。老蚌湖空有其名。再也
不見大放光明了。這是老蚌湖相傳的一種神話。爲了這神話。倒供獻與文人
學士多少資料。凡是遨遊老蚌湖的。無論吟一首詩。做一篇賦。都要說到這一
顆大放光明的巨珠。便是木商許久卿的別墅。所以要建築在老蚌湖旁邊。也
是豔羨着珠光照夜的故事。別墅的一座樓上。題名叫做「照夜樓」。旁邊的
對聯。便是「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的兩句唐詩。居中一幅畫軸。便是繪
的蚌珠射月圖。許久卿今天的宴會。便在這座照夜樓上。許久卿羨慕這位祝
縣令。是江南的有名才子。枝山蒞任以後。他曾折柬相邀。枝山爲着公務很忙。
婉言謝絕。今次宴會。已是第二次相邀了。久卿心中。防着枝山不來。卻不料下
帖人回報。說祝知縣明天一定前來赴宴。許久卿好不歡喜。一者。知縣光臨。多

麼榮譽。二者許久卿附屬風雅。曾由畫師替他繪了一幅寒江獨釣圖。圖畫新成。尙無題詠。若得這位江南才子的祝知縣題這一首詩。他便出些潤資。也是很願意的。今天席間。他便要把此事相懇。料想祝知縣既來赴宴。一定可以卽席揮毫。使畫幅增光十倍。他今天所請的陪客。很有幾位咬文嚼字的人。他以為知縣是才子。陪知縣的當然也要請幾位風雅之流。才能夠互相對付。待到已刻光景。已遣着家丁。在長亭裏面守候。望見了知縣大老爺的轎子。便要騎着快馬。到別墅中去稟報。所以祝枝山轎到蚌湖別墅。許久卿早已整肅衣冠。在大門口迎接這位祝青天。待到枝山下轎以後。許久卿迎入裏面。先在花廳上分賓主坐定。又介紹兩位陪賓。一位是新科舉人胡調甫。是許久卿家中延請的西賓。一位是老秀才韓朗齋。曾任蚌湖詩社的社長。久卿以為論到科名。這位胡舉人是個秋榜中的人物。論到詩才。這位韓秀才是個詩社中的祭酒。至於本人雖是個大腹賈。但近年來也曾學作吟哦。會得調平仄。懂得押韻脚。

在許多商人裏面。也算得「鐵中錚錚。庸中佼佼。」所以他見了祝知縣。一味的咬文嚼字。表示着自己也是一位通品。枝山雖然目力不濟。但和三人坐的很近。覺得許久。卿腦滿腸肥。未脫儉荒俗氣。韓朗齋脅肩諂笑。不免病於夏畦。胡調甫唯唯諾諾。無非豪門中的應聲蟲。彼此敷衍了一會子。許久卿便引導着枝山。到別墅中去參觀一番。果然水木明瑟。別有風光。所欠缺的。便是主人翁太俗耳。參觀完畢。方才登樓入席。枝山的隨從祝僮。也有許姓的帳席先生。陪着在樓下飲酒。樓上的一席酒筵。異常豐盛。枝山肚裏明白。這許多佳肴裏面。難免沒有一煨蛇煨蛇。自己吃着自己。好在自己已成了人中之龍。龍吃蛇。便不成爲問題了。酒過數巡。許久卿便頌揚枝山的許多德政。枝山當然謙遜。不敢自居爲功。許久卿笑道。老公祖何須謙讓。自從到任以來。老公祖的愛民如子。有加無已。可謂「得隴望蜀。」胡調甫也不辨主人說的話。究竟得當不得當。便隨聲附和道。確是「得隴望蜀。」枝山知道咬文嚼字的主人翁。這

一句「得隴望蜀。」引用的不得當了。便笑答道。愛民如子呢。這是賢主人太獎飾了。本官未敢接受。至於「得隴望蜀」四字。施於本官是很不切當的。只好移贈賢主人了。韓朗齋暗想不妙。只好替主人翁轉圜其說道。老公祖誤聽了。許久翁說的是德隆望重。不是得隴望蜀。枝山笑道。原來如此。但是本官德既不隆。望亦不重。這四字褒詞。也只好移贈主人。許久卿仗着有韓朗齋替他辯護。益發大談其唐人詩句。枝山道。賢主人吐屬風雅。定有驚人佳句。願聞一二。許久卿便自命才高。朗誦他的七字佳句道。晚生做了多年的詩。只有一句「柳絮飛來一片紅。」自問頗有些唐人詩意。胡調甫曼聲吟這「柳絮飛來一片紅」七字。也說大有唐人詩意。而且不是初唐。不是晚唐。卻是盛唐。枝山微笑道。「柳絮飛來一片紅。」不知如何紅法。韓朗齋暗想不妙。主人又出了口銑了。柳絮是白的。如何可以化白爲紅。要是不替主人遮飾。豈不要當場受窘。於是想了一想。便又轉圜其說道。老公祖問及柳絮如何紅法。有問必有答。

主人的詩意。晚生便來代答了吧。原來許久翁的妙句。單就「柳絮飛來一片紅」七字而論。似乎匪夷所思。太覺奇突。實則他的詩句。確是即景生情。並非故作奇語。枝山道。「桃瓣飛來一片紅。」才是即景生情。「柳絮飛來一片紅。」再要奇突也沒有了。韓先生怎說並非故作奇語。韓朗齋道。單論這七字。似乎有些奇突。若就他的上句而論。這七字並不奇突了。原來許久翁的得意之句。卻是兩句。叫做

斜陽返照桃花岸。柳絮飛來一片紅。

許久卿聽得老韓替他補了這個漏洞。忙道。晚生的得意之句。確有兩句。恰才念了。下句。忘了。上句。胡調甫笑道。單說下句。叫做匪夷所思。有了這上句相襯。叫做入情入理。妙極了。「斜陽返照桃花岸。柳絮飛來一片紅。」柳絮本不是紅的。只爲飛近桃花岸邊。又經着斜陽的煊染。不紅而自紅了。這便含有「近朱者赤」的妙意啊。枝山見韓胡兩人的諂媚狀況。才知道財可通神。豪門裏

面的應聲蟲。大都靠着這般的伎倆生活。那時酒已半酣。許久卿吩咐捲起三扇湘簾。陡覺得十里湖光。都收入畫樓裏面。又加着小春時節。日暖風和。有多少漁舟。在清波上面往來蕩漾。一種純任自然的氣象。彷彿東坡公「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的快樂。枝山放下酒杯。掏出了單照。向着波面漁舟。出神了一會子。不禁微微太息。許久卿道。老公祖眺望風景。因何感歎。枝山道。世上有兩種神仙。樵子是陸地神仙。漁翁是水上神仙。本官見這往來漁舟。如在畫圖裏面。海闊天空。無拘無束。不禁自歎弗如。許久卿道。老公祖羨慕漁翁。晚生也是羨慕漁翁。枝山道。足下養尊處優。享受林下之福。怎麼羨起漁翁來呢。難道拋卻了高堂大廈。做一個獨釣寒江的漁翁麼。許久卿笑道。老公祖猜着了。晚生確曾拋卻了高堂大廈。做一個寒江獨釣的漁翁。枝山笑道。主人翁受得起這般辛苦麼。許久卿道。真個要晚生釣魚。卻是不慣的。晚生只在紙上釣魚。於是吩咐僮僕。把這幅寒江獨釣圖取來。供那貴客欣賞。於是在席邊另設

一几。攤着畫幅。請枝山觀看。枝山本是賞鑒專家。看了這一幅行樂圖。便知出於名人手筆。江上風光。寫來畢肖。只可惜獨立江干手執釣具的老漁翁繪的太俗了。雖然穿簑戴笠。模樣兒和漁翁相仿。只是這一幅腦滿腸肥的面孔。依舊是守財奴的尊容。而不是江上漁翁的本相。枝山在心裏鄙薄。口頭當然要說幾句恭維的話。許久卿聽了大喜。便說。這一幅畫圖。是出於第一流畫師手筆。當然也要懇求第一流名人題詞了。老公祖吳下才人。粵東循吏。若得揮灑數行。不勝萬幸。久卿道罷。胡調甫韓朗齋二人。也是代爲懇求。枝山道。本官居鄉時。雖然喜弄文墨。但是一行作吏。此事遂廢。所以到任以來。並沒有替人題過一首詩。作過一篇文。今日蒙賢主人厚意殷勤。卻之不恭。但是說到這二字。便不說了。許久卿便知道他無潤不寫。須索潤金。便道。若蒙老公祖賜一題詞。晚生願納潤筆之資。枝山大笑道。本官雖然出身儒素。卻看得財帛很輕。潤筆不要。所要的卻是潤廟。許久卿忙問什麼叫做潤廟。枝山道。本邑的文廟。若不

潤色一下子。坍塌便在目前了。自古道。「富潤屋。德潤身。」賢主人既然知道潤自己的屋。合該也知道潤聖人的廟。你要本官題畫。潤筆是不要的。所要的只是潤廟之資。許久卿忙問要多少潤廟之資。枝山舉起着一隻手道。賢主人肯出這起手之數。本官便立時替你揮毫。但是人家舉手。是表示着五數。本官一舉手卻表示着六數。只爲本官比人家多了一個指頭。本該五百兩的。也要變做六百兩了。許久卿覺得題一首詩。索價六百兩。似乎太老辣了。不過他提出修理文廟的大題目。似乎不能和他計較多少。便答應了捐助文廟修理銀六百兩。枝山又要他寫了書據。才肯揮毫題畫。於是落筆颯颯。寫着枝山拿手戲的一筆草書。寫的是

老翁不知何許人。披簑垂釣來江濱。龜……

寫到這裏。便停着筆。許久卿不識狂草。自有韓胡二人。念給他聽。但是寫到這一個其形難看的龜字。便停筆不寫了。單寫上面兩句。倒也罷了。多着一個龜字。

這幅名畫。便成廢紙。許久卿不由的便着急起來了。枝山道。賢主人不須着急。文廟的工程。不是六百兩紋銀可以竣事。賢主人倘能再捐四百金。湊成千金。那麼便可把這首題詞續寫下去。管教頌揚得宜。使那畫圖增重。要是不然。本官只可卽此爲止。不贅一詞了。許久卿捨不得這一幅名畫。歸於廢棄。不得已。又寫了續捐文廟四百金的書據。枝山便在龜字下面。添了六個字。叫做

龜蒙昔有天隨艇。

胡調甫拍手道。妙極妙極。只這一句。主人翁便是唐朝大詩家陸龜蒙先生了。韓朗齋道。陸大詩人自號天隨子。往往以艇爲家。老公祖把這位大詩人比例主人。可謂比喻確切。許久卿暗想多費了四百金。換得一位唐代大詩人的榮譽。倒也值得。正在得意時。枝山提筆又寫了三個字。叫做

君是龜……

寫到這裏又不寫了。主人翁不禁暗地裏叫起苦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

分解。

滄浪生曰。祝枝山滑稽斷案。已極可笑。而又補敘一酒水糊塗之胡知縣。可笑之中。更有可笑。正不知作者筆端。含有多少笑史。

枝山題龜。先以老蚌湖爲映襯。一蚌一龜。涉筆成趣。

昔有醫詩者。任何不通詩句。只須增添數字。便能化無理爲有理。許久卿之「柳絮飛來一片紅。」無理極矣。韓朗齋代添一語。便成寫景雋語。韓朗齋真善於醫詩者矣。惜乎寄跡豪門。巧言取媚。詩筆雖雋。愈見其人之卑鄙齷齪耳。有才無行者。大都如此。不禁爲之喟然。

有前傳唐解元之題賊詩。又有本回祝縣令之題龜詩。都能化詛咒爲揄揚。令讀之者忽啼忽笑。文人狡獪。大略相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5243B



~~1615570~~